

# 打回老家去





# 打回老家用去

— 戲劇集 —

張庚編

1936

# 打回老家用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編者：張庚

出版者：戲劇出版社

上海靜安寺路斜橋弄七一號

總經售：讀書生活出版社

電話：三〇三二五號

每冊定價五角五分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版

# 目次

尤兢

太平年

豐收

狂歡之夜

易揚

打回老家去

旅岡

水

禮物

目次

一

四一

六六

一一〇

一三二

一七三

## 章 泯

殘芽

.....一九〇

毒藥

.....二一七

(原名「東北之家」)

## 陳明中

沒有牌子的人

.....二五八

星火

.....二七三

## 張 庚

秋陽

.....三〇三

(原名「父親和孩子」)

後記

.....三二三

# 太平年

尤兢

人——

王朝奉

朱家西

李老板

蔣三爺

信差

老頭兒

太平年

咳嗽病婦人

青年男子

看熱鬧的男女老少間雜人等……

地方通信記者——黨部人員

鄉人甲,乙

保衛團巡查隊小隊長

團丁

一

打回老家去

二

警佐

大司務

警察

景——

熟悉江南鄉鎮當舖情形的佈景師，可以在導演的同意下自由地處理本劇的佈景。必要的東西是一座高而暗舊的櫃台，櫃台裏面須有抽斗；一扇通店堂的穿堂門，牆上掛一個極大的「當」字，字左有「記李裕泰當舖」和「今日洋價×千×百×十文」的牌子各一；當字右邊貼一張「天地玄黃……」的代月號碼；老殘的日曆上繞着陰陽合璧而顯着較大的「十二月廿四」這一頁。

幕——

王朝奉袖着手兒，僂在櫃台上，注視當棉袍的朱家西；朱憂愁地在作嚴重的打算。沉默中祇有觀衆看不見的李老板在櫃堂里踢踢搭搭地打着算盤珠兒响。

王（當舖朝奉特有的那付吃人似的尊容上，表示對這位不識相的當客討厭了）怎麼樣？主意



打定了沒有？

朱 求求你加一點吧！一塊三毛錢，實在太少了！

王 還太少？（提提櫃台上的棉袍）這是棉袍呀，不是龍袍！

朱 呃，先生，這是新棉袍呢！

王 我比你識貨得多！縫一件只消幾個錢？（把棉袍一推）

朱 （深怕牠掉下來地雙手去承托，可巧沒有掉下來。他意識地撫摸了一下，自語地）真是，實在沒有法子過年，才拿來當的！要不，這樣冷的天氣……

王 （鄙視地看着高的天花板說）我看，你也別過什麼年了，棉袍留着穿穿吧！（回過頭去看店堂里）這樣冷的天氣！

朱 （急了）先生，求你幫幫忙，寫兩塊錢行不行？

王 （頭也不會回過來）不行，（搖頭）不——行！

朱 唉！要是沒有法子，也不來麻煩你了。你行個好，加一點（停）……多寫兩毛，湊一塊半也不行嗎？

王（回頭）噫！你這人真麻煩。要在平時，多寫幾毛倒也可以。但是今天，臘月廿四了，過不了年的人，大家多拿東西來當。鄉村鎮上人除了棉衣棉被，還有什麼呢？倒不是棉貨不值錢，實在沒有這麼多的房子堆它……（隨便拿起一張報來看）

朱（完全失望了）好，不當吧，反正一塊來錢，也不頂什麼用。（把棉袍披在身上，一邊扣，一邊走出去）

王（在報上發現了什麼）李老板快來看！

李（什麼事？……呵，慢點，我這筆賬……賬，（算盤珠子又响了幾下，才見他立起來）什麼事？

王（示報）喏，你看城里鼎康錢莊倒閉了！

李（驚）呀！開了五十多年的鼎康怎麼也倒閉了？（看）唔，「週轉不靈，宣佈清理」……喏，還有，唉！元豐當舖也完了……（哭一樣的吐出）「止當候贖！」

王（什麼？元豐？元豐是城里唯一的當舖呀！

李（想不到今年的年關要過得這樣慘……豐收的江南，却比過去那一年都窮了！元豐不穩，那末

本鎮的元豐恆估衣店也要跟着動搖的！

王 李老板，我們跟鼎康的往來怎麼樣？

李 唔，和元豐沒有往來。大約虧鼎康三伯多……（盤算地）今天廿四，小年夜，還有五天……王朝奉，看上去，年內是只有當進，沒有贖出了！你扣得緊點，只消不讓現洋流出過多，我們還可以過太平年的！

王 不要緊，雖然當多贖少，可是當本都很輕。今天在半點鐘之內已經十九注生意了，——這抵得平時三四天的交易——不過其中就有十六注是當的棉衣跟棉被。

李 棉衣，棉被，更應該扣得緊點。這樣寒冬臘月當棉貨的，多是沒有能力再贖的人！

王 這我知道。方才你沒聽見一件八成新的棉袍，我出價一塊，加到一塊三，就死都不肯再加。沒當成，他就穿走了。

李 唔，儘管扣緊，當不成再好！

王 這，我知道。

(蔣聳肩打恭地進來，手里拿着一捲紙)

蔣 囉，王朝奉凡是棉衣棉被，一律不許當！

王 呵，蔣三爺，不是開玩笑吧，怎麼不許當舖當棉貨呢？我們這樣的鄉鎮小當舖，不做棉貨生意，難道還指望跟鄉下種田人做珠寶交易麼？

蔣 誰還有功夫跟你開玩笑，區長家里出了案子了！(把手里的紙捲拋上櫃台)這兒有「公事」

李 (立起)三爺，怎麼請進來說。(招待他進來)

蔣 (誇張地)呵，了不得！區長家里出了案子了，(走進櫃台來)而且這案子與你們當店大有關係。所以……

王 三爺，什麼案子？

蔣 案子是這樣的：區長太太房里失竊了，偷了不少東西！

王 區長太太房里失竊了什麼時候？

蔣 是昨天晚上晚間的事情，今天早晨發覺的。

李 區長太太沒有睡在房裏麼……保衛團怎麼不出來抓賊呢？——小小的毛賊都逮不住，那末大股土匪來了，保衛團怎麼辦？

蔣 所以，你聽我說呀！昨天是商會會長公子的喜事……

李 唔，唔。

蔣 原來看守區長公館的保衛團團丁，都到劉會長公館去保衛新房了……蔣區長跟區長太太在那邊吃了喜酒，又打了牌，天亮的時候才回來睡，賊就趁這個機會，偷了不少東西！

王 多些些什麼呢？很值錢吧？

蔣 值錢，值錢，多是貴重東西。所以，慢慢兒，你聽我說。

王 你說，你說。

蔣 （一貫地誇張）蔣區長的皮袍子，大衣……

王 乖乖，不少呀！

蔣 還有，你聽我說，還有區長太太的叫什麼皮，（想）呵，什麼毛的旗袍。還有手錶，皮夾子。還有皮

夾子裡的鈔票！

李 還有鈔票幾塊錢一張的多少張？

蔣 (低聲私語地) 是這樣的：前天沈校長來向區長商量借點錢去開銷學校欠的店賬，區長太太說「沒有錢」！所以現在失竊了，區長太太也不肯說倒底偷了多少鈔票！可是看區長的臉色，恐怕皮夾子里至少也有好幾百吧，所以……

王 真了不得，這賊可交了好運了！

蔣 所以，還有呢，這些全不要緊，還有區長太太的一個玉鐲子，最寶貴，最值錢！說是區長太太的一個闊朋友送給她的，所以……

王 那一定很值錢呢！

蔣 是呀，所以說玉鐲子是寶貝呢！

李 這個賊一定是外路來的好本領朋友，專偷闊人家的貴重東西的。

王 前幾天不是到了一大批外省逃荒來的災民難民，住在東嶽廟里麼？我說這件失竊案，一定是

他們幹的。

蔣 不住在東嶽廟裏的災民難民，有保衛團看守得動都不許動，他們那裏還會出來偷東西。所以你聽我說呀，偷區長太太房里的是本地人，（做神做鬼地把他們兩個頭接近來，輕聲地）說不定還要出更大的盜匪搶案呢！

李（驚）呵，你何以見得？

蔣 所以，你聽我說呀！多是因為這幾年來世道人心太壞，人心一壞，所以就窮了，壞人一窮，所以就只有一條路，借不到，就強借；再不成就偷；偷不着，就搶！前天德潤昌南貨店的小老板下鄉去收賬，不是就被土匪綁走了麼……所以，噯，我的話對不對？

王（同意地）噯——這話對極！

李 那末，現在怎麼辦呢……？但願能太平過年就好了！

蔣 現在，所以你聽我說：一方面叫公安局，保衛團派人巡街，捉賊追賊。一方面叫你們不許當棉衣棉被，免得這些窮人把棉衣棉被多當光了，飢寒交迫，挺而走險，再發生竊案。

李 呵，所以不許我們當棉衣棉袍了！

蔣 還有我上這兒來，看有沒有拿了賊物來當的？區長太太說，無論如何，總得把玉鐲子追回來的。  
王 對了！賊偷了東西，老是往當舖里送的。

李 那末，王朝奉我們留心點，不要放過了賊。

蔣 不，區長派我來守在這兒，專抓那個賊的。你想，城里的元豐當舖倒閉了。附近幾個鎮上，只有這兒元鎮有你們裕泰一家當舖，所以……

（商會里的信差，拿着一封通知書來交在櫃台上）

差 區長跟會長說，請李老板趕快到商會里去。

王 （略看信，招呼李）李老板，商會和區公所來了通知書。

李 （拆開來看，蔣也湊過）呀——？（驚訝）今天是十二月二十四了，區公所跟商會還開什麼  
聯席會議？

差 區長和會長說的，有緊急事情，請李老板趕快去。（下）



李 什麼事情呢？這麼嚴重？

王 （這時他看完了通知書）喏，這兒寫着有：「舉行緊急聯席會議，商量重要問題！」

李 什麼重要問題？三爺，你不知道？

蔣 呵，方才說呀說的，倒忘記了：聽說保衛團有兵變的謠言，區長爲了災民難民的事情，也要跟商會商量。商會呢，爲了德潤昌南貨店小老板被綁的事情，也要跟保衛團討論的。大概今天的聯席緊急會議，就商量這些事情了。

李 我說，災民難民的事情，倒容易解決，叫保衛團押送出境，不就完了麼？德潤昌小老板被綁架走了，現在既然送了信來要贖，也只消自認破財，花點錢去贖出人來就是了！只是保衛團要兵變，那怎麼辦……唉！這就該怪怨你們蔣區長跟保衛團的錢團長不好了！他們倆平時收了大家的保衛團捐稅，不發團丁的月餉，欠呀欠的，欠到現在，弄出有兵變的謠言來了……唉，這個年恐怕真過不太平！

王 李老板，你快去開會吧，大家商量，總會有辦法的。

李 但願是這樣，大家過得成太平年就好了！（整衣，取帽）好，我去了，王朝奉，你留心些！

王 你放心好了，棉貨不許當，大概沒有什麼可當的了！

李 蔣三爺，再見！

蔣 再見，再見。

（李出）

蔣 王朝奉，快把公事貼起來吧。無論誰來當棉貨，一律不許通融。

王 是三爺！

蔣 還有賊，千萬不能放過，所以……

王 好，大家留心吧。

（兩個人張貼起佈告來）

王 （一個老頭兒在他們張貼好了，對着佈告搖頭擺腦的玩賞中走了進來，躊躇地，憂愁地）  
（偶然回頭，見）你，要幹麼？

老 我，我，（有想退出去的神色）

蔣（捉賊的神氣）你，你是什麼人呀？

老（不得已地慢慢兒脫下身上的破棉袍，顫抖着手送上櫃台）我當袍子！

王 不當，不當！

老 我不當，不成呀！老板！（不斷地抖）借了人家一斗米，一定要還了他過年呢！要不還他……他

……他會逼死我的！

王 棉衣服不當！

老（着急）怎麼不當呢？我上次不是也當過的麼？

蔣（指佈告）你瞧，這兒有公事，不許當棉衣。

王 你還有別的東西當麼？這留着自己穿穿吧！

老（把棉袍挾在臂上，抖着走）我，我還有一條棉被，想留給我小孫子蓋的，那末，待我回去拿來

吧！（出）

王 不，棉被也一樣的不許當！

老 (回顧，驚) 呀——被也不要那末，我怎麼辦呢？(自語地走) 唉！我們真沒有日子好過了！天

啣啊！(出)

王 (同情地目送着他出去)

蔣 (拿出香烟來敬王) 王不吸。自己點燃了吸一大口，悠然地吐完了烟，對着王看了又看，笑着拍拍他的肩) 王朝奉，我有點小事情，想托托你！

王 (受寵若驚地) 什麼事？三爺，儘管說……

蔣 (賊頭鬼腦地私語，甚低)

王 (現着懷疑與恐懼的表情) 這，弄穿了，怎麼辦？

蔣 (又耳語) 上海來的，所以一模一樣，我保險弄不穿！(又低得聽不見地說了什麼)

王 (表示贊成，答應了) 好的，好的，試試看吧……不多吧？

蔣 不多，不多！(手探袋，摸出一疊鈔票給王指口袋) 這裏還有！

王 | (接看，從一個抽斗內取出一張真的來比了比) 好，試試看吧! (拔開一個抽斗來，看了看。關上。把假鈔放在另一抽斗內)

(兩人會心地微笑)

(在他倆的笑色中，一個婦人挾一包貨色進來，她習慣地把包拋上櫃台，接着一陣咳嗽)

蔣 | (注視婦人及包)

王 | (打開包來看) 這件絨繩衫當六毛錢。

婦 | (大不服氣地) 一磅多外國老牌繩子打的，怎麼只當六毛錢呢? (咳嗽)

王 | (冷酷地) 年關了，什麼都不值錢!

婦 | (着急，咳嗽) 正因為年關了，沒有法子才來當的。不然…… (咳) 那末，棉褲呢? 棉褲能寫多少? (咳)

王 | 棉褲不當!

婦 | (咳) 不當這是新棉褲呢?

王 | (討厭地) 不問新舊, 一律不當!

婦 | 那爲什麼? 我這條褲子在上海還當過的。(咳) 不當不行, 我等着要錢用呢!

王 | 不是我們不肯當, 你早來一忽兒就好了。

婦 | 此刻怎麼就不當了呢?

蔣 | (指佈告) 方才來了公事, (像殺有介事地) 禁止典當棉衣棉褲!

婦 | (懇求) 請你們通融通融吧, 我實在沒有法子。(咳)

蔣 | 怎麼好通融呢? (法官型地) 這是公事公辦呀!

婦 | (幾乎哭出來了) 對不起, 幫幫忙! (咳) 多少寫點吧!

王 | (冷笑) 你這忙我們幫不來。

婦 | (思索一忽兒) 那末這絨繩衫寫兩塊錢吧! 我在上海當過兩塊錢的。

王 | (生氣地把衣服一推) 那末拿到上海去當好了。開口上海, 閉口上海的!

蔣 | (打綑地) 你到過上海的麼?

婦（正是滿肚子話沒處說的時候）是的，老板，我原是本地人，因為家裏窮得不能生活了才到上海紗廠去做工的。（咳）誰知道辛辛苦苦地做了幾年廠，什麼都不曾賺到，倒弄得一身癆病（咳）回，回來（咳得說不下去了）

蔣（做好做歹地假人情）王朝奉，看她可憐，所以，給她就寫兩塊吧。

王這，我不能報賬呀，三爺！

婦（對王）真的，求你看我病人面上，多多寫點！

王好好，就寫一塊錢。（拿下繩衫去寫當票，從右抽斗中出幾個銅板，偷眼看蔣對他做鬼臉。又從左抽斗中取出一張一元的假鈔票給她）

婦（小心地收藏起，取棉褲，咳嗽着想走）

王喂，這兒還有三個銅子兒……當票上是一塊一毛，去了九分印花，還有這一分……

（婦取錢走出）

蔣你怎麼不寫兩塊呢？寫兩塊，這個（指左抽斗）可以出去兩張了！

王 三爺，不知什麼鬼！（良心發現地）他們，他們這樣窮，我覺得把這種東西給了他們，心上有點：  
蔣（奸笑）這有什麼呢？給窮人倒好，他們拿到手不會停留地就給了別人了，所以，只是借他們的手分散分開。所以，幾個轉手，就是看出真假，也找不出是從誰的手裏花來的了。所以，（拍王肩）王朝奉，沒有什麼！

（一個青年抱一條棉被進來，他性急地把牠拋上櫃台去，就自己解起包裹來）

王 你這是什麼？

青 一條被。

王 是當麼？

青 （不打算開玩笑地注視王）你說，不是當，我拿來幹麼，這樣冷的天氣？

王 要當，那末請你不必解開。

青 （似乎非解開不可地）不！我這是討老婆賠嫁來的三面新的新棉被呢，你還是看看的好，少了我是不當的！



王（指佈告）你先去看看公事再說吧。

青（矯捷地走過去讀）

保衛團團長錢

公安局局長趙

## 興縣元鎮

自治區區長蔣

區黨部常委朱

鎮商會會長劉

嚴禁典當棉衣棉被以維地方治安事

照得開設當店 原爲貧民方便

隨時有當有贖 藉此流通銀錢

每到年關歲尾 各方難于週轉

當店生意興隆 有如不息流川

大 平 年

爲

值此寒冬三九

人體不可無棉

青 (苦笑) 不可無棉……有什麼法子呢? 我此刻不可無錢呀!……我非常不成!

王 成也好,不成也好,反正這是公事(顧蔣)三爺,你說對不對!

蔣 對呀,這是公事!

青 公事,什麼道理呢?我們窮得什麼都沒有了,債主逼我還債,公事不許當棉貨,什麼道理,逼死人

……

蔣 (老奸巨滑地)朋友,告訴你,有道理的!

青 我不要聽你們的道理,這樣冷的天……

蔣 正因為這樣冷的天,才不許當棉衣棉被的。(教訓地指佈告)喏,——(接讀佈告的下半段)

當去棉衣棉被 勢必飢寒交煎

禁止典當棉貨 為維地方治安

大家飽食暖衣 以免挺而走險

凡爾當店當客 一律遵行實踐

倘有違反等情 定予重罰不寬

區局令出法隨 特此告示在先

中華民國 國歷廿二年一月二十日  
民歷廿一年臘月廿四日

告 示

王 (乘機接下去) 你知道嗎? 昨天晚上, 區長太太房里失竊了, 偷了很多東西!

青 那關我什麼事?

王 (不耐煩地) 就是怕當了棉衣, 飢寒交迫的人去做賊!

青 (被污辱地急接) 什麼你說我當了被是打算去做賊混蛋!

王 你罵誰(也生氣了)呀你……

青 罵你, 你們太欺侮人了!

王 (做好做歹地) 好了, 好了, (對青年) 這不是說你的, 是說怕有那些人, 當了棉衣, 飢寒交迫, 挺

而走險」……所以……

青（不願鬧下去）現在什麼廢話都不用說，債主坐在我家裏守我的錢，請你們做做主，（推被）多  
少寫點，我回去好對付債主。

王 我們作得來主，早不用吵這末半天了。（指佈告）你不是親眼看了公事麼？通融了，我們要受罰  
的。

青（無可奈何地對蔣）先生，你能幫幫忙麼？賣給你也可以，（摸被角）這是三面新的呢。

蔣 笑話，你以為我家裏沒有被麼？（賣弄人情地）所以……被倒的確是全新的。

王（順便地說）新是全新的。

青 怎麼樣幫幫忙吧！

王（搖頭）

蔣（計謀地）我說王朝奉你就多少給他寫點吧，他不急用不會來當的，所以……

王 受罰怎麼辦？

蔣（小聲）這不過是公事上寫寫而已，其實也不要緊的，誰還會去報告麼？所以……

青 是呀，我又不曾去報告。

蔣（對王做鬼臉，指指有假鈔票那抽斗）所以給他寫兩塊吧！

王（點頭，拿被）

青（自語）兩塊錢濟甚麼事……

（王從左抽斗拿兩張假鈔票，另外取幾個銅板，連當票給青年）

（青年尷尬地出）

王 三爺，給區公所或者公安局知道了，罰起來，怎麼辦？

蔣 不要緊，我保險（私語）你瞧，叫鄉下人不當棉貨，當店還有什麼生意？當店關門倒不要緊，「這

個」（指左抽斗）弄不出去，豈不麻煩！

王（點頭）

蔣 所以，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打了個呵欠）呵，人倒累死了！

王 (看門外，輕聲) 三爺，你瞧，那個人方才來當棉袍，不曾成功，現在又來了，樣子慌慌張張的，有點賊相。

蔣 唔，真的！

王 措了東西進來了。

蔣 他一定是賊，當心呀！

(朱家西又措了一大包進來，身子冷得直抖)

王 (有興趣地探訊) 你怎麼又來了？

朱 唉，不當不成呀！詹先生逼着要錢(把包放上櫃台)

蔣 (注視包和他的人)

王 (很快地打開包，方才那件舊棉袍之外多了一條破被，頓時感着失望了)

蔣 (面部表情也輕鬆了)

朱 (見他們那種失望的樣子，連忙說) 老板，棉袍就照方才的價錢寫吧，被能當多少？

王 不當，就照方才的價錢也不要了！

朱 怎麼了呢？

王 (指佈告) 有公事在這兒，不許當棉衣棉被，快點拿回去！(推)

朱 (把王推下來的衣被捲好，靠着櫃台放下，小心地由內衣袋裏摸出一個玉鐲子來)

蔣 (王同時緊張起來) 這是什麼？

朱 玉鐲子。(小心地放到櫃台上去)

王 玉鐲？

朱 他們說這玉鐲子是值得錢的寶貝呢！

(王蔣交換着看，就亮光裏翻復地照看)

朱 (看他們如此鄭重，倒有點胆怯了) 老闆先生，能當多少錢？

王 你說要當多少錢？

朱 我種田人那兒識貨你說值多少吧我……

蔣 (審訊地) 我說，這玉鐲是誰的？

朱 我拿來的，自然是我家裏的咯。

蔣 你家裏那兒來的？

朱 ……是拾到的。

王 (搶着問) 拾到的？

蔣 (口氣加重) 那兒拾到的？

朱 (莫明其妙了) 先生，你問那末多幹麼？快些當幾塊錢給我吧，先生守在我家裏等錢呢！

蔣 (厲聲) 我問你，這玉鐲是那兒拾來的？

朱 田裏，是我從田裏泥土裏拾到的。

王 奇怪呀，泥土裏會有玉鐲檢……

蔣 (突然走出穿堂門來雙手把朱抓住) 王朝奉，你快去報告公安局，叫警察來！

朱 (驚) 爲什麼？(掙扎)



蔣 哼，爲什麼你自己總有數吧！還裝什麼優！

朱 (掙扎) 我沒有做什麼壞事！

蔣 (用力扣住，王朝奉找出根繩子來幫着綑綁起來) 現在你逃不了啦！你趕快招認出來，你偷了區長太太的東西，藏在什麼地方？

朱 呀！你們說我是賊？有什麼證據？

蔣 這玉鐲就是證據！

朱 (大聲) 冤枉！冤枉！(幾乎哭了) 玉鐲是我自己的！

王 好，我去叫警察。(嚷着出去) 警察……抓賊……抓賊……警察……

(街上過路的男女老少進來看熱鬧)

蔣 看你賴得掉，你這瘟賊！

男 什麼事？

蔣 捉到賊了！

女 偷什麼地方的賊？

蔣 偷區長太太房里……

朱 冤枉，冤枉！

女 怪可憐相的，真是一個人好好兒地爲什麼要做賊呢！

老 我朝晨就聽得說，區長太太房里失竊了，果然這兒抓到了賊。（拉少）走吧，賊，有什麼好看！

少 （反對了）噫，我要看！

老 這種不要臉的人，做賊的，有什麼好看？（對蔣）把賊留在這兒幹麼？趕快送到公安局去治罪！

（說完獨自走）

蔣 已經去報警察了。

（閒雜人等湧進來，有挾着包兒要當的）

（保衛團團丁跟進來）

丁 什麼事？這麼多人到當舖裏來幹麼？

少 逮住賊了！

長 (跟進) 賊在那兒……

丁 (排開衆人) 大家讓開，隊長來了！

蔣 大家讓開，(迎出來) 隊長！

長 (見蔣) 呵，蔣三爺你……

蔣 案子破了，隊長！(指朱) 賊！

朱 唉，說我是賊，真冤枉！

男 (一種倚老賣老，愛管閒事的智識份子模樣的人) 他真不像是賊！

長 不許誰亂說話！

男 我看這個人很忠厚相的，他不會是賊……

長 是不是賊，由我來辦理。(對蔣) 事情是怎樣的？

記 (匆匆入) 什麼事情發生了？

蔣（報功地）呵，報館里的先生，黨部里的同志，你來得正好……（對隊長）隊長，今天一早，區長就派我來看守當店，看看有沒有賊來當賊。（指朱）他先拿件棉袍來當，不曾當成，就走了，方才又拿了（指）棉袍棉被來當了，王朝奉說（指）公事上禁止當棉貨，他就賊頭鬼腦地拿出這（示）玉鐲來，問可以當多少錢。（講到玉鐲，大家相顧，記者筆錄）隊長，區長太太不是失竊了這寶貝麼（大家點頭）所以我問他這玉鐲的來歷，他說是田里檢來的（大家驚訝，看朱）隊長，大家想吧，田裏那兒會有玉鐲呢？而且有玉鐲當，爲什麼要先當棉袍，再當棉被，後來才拿出來呢？所以，還有證人，王朝奉，他去叫警察了……

長（不等他說完）那一定是賊了！（對朱）識相點，快說出來，免得吃苦頭，你們有幾個同黨？（甲乙各挾包進來）

蔣 賊物藏在那兒？

朱 我不是賊，我是種田人……

（甲乙本來要當東西的，見狀呆住了）

長 不上刑，他是不會招認的，把他帶到保衛團去審，上刑……

乙 他是朱家莊人，姓朱的，他犯了什麼罪？

甲 是呀，他是素來安分的良民啊！

長 不許你們隨便說話！

朱 我是有家有地的種田人，他們（指甲乙）多是認識我的！

記 （用筆在手簿上寫了點什麼，問朱）你既是朱家莊人，你知道朱家莊的村長是誰……

長 報館里的先生，在這裏你先用問，請你跟到我們團部裏去等他招口供吧。

記 不，隊長，我等着調查點材料，寫好了托這班汽車帶到城裏報館去，明天在報上登載出來的。

朱 先生，求你千萬不要把我登報，我真不是賊呀！登了報，我以後就不好做人了！

王 （在人羣後面）警察來了！

蔣 （回頭）呵，警察！

（一個警佐跟警察，從衆人堆裏擠進來）

警（排開衆人）走開，沒有事情的人走開些！

佐（到隊長前，敬禮）隊長，敵敵分局長得了王朝奉的報報告，派兄弟來提提人的。

長不，警佐先生，這案子是我們保衛團巡查隊打這兒巡查破案的，犯人得由兄弟解到本團部去。不，敵敵公安分局負責地方治安，責任所在，本案有歸歸本局辦理的必必要……

長不，本保衛團有保衛地方之責，這案子……

蔣照我說，這案子還是讓區公所去審問，所以……呵，而且最好是讓區長太太親自審問……

記這樣未免太滑稽了！我說，這事情非由黨部負責不可呵，或者由黨、政、警和保衛團，共同組織委員會來進行這一件工作……

男商會裏正在開會，到商會去解決吧……

王對了，我們李老板也正在商會裏開聯席會議，請你們到商會去吧，這兒我還要做生意的。

乙真的，請你們讓我來當被……

王被不當，就是爲了這些，出了岔子了！

長 我們把賊弄出去再說……（命令丁）丁大坤把犯人帶走！

佐（同樣命令警）全得勝，把犯人帶走！

（丁與警幾乎是同聲答應後就同時動手拉朱）

朱（懇求同時拉住甲、乙）你們救救我呀，給我說句公道話，我沒有偷東西說我是賊，真冤枉！

蔣 冤枉？有玉鐲做證據，還冤枉麼？

甲 老朱你說呀，究竟怎麼回事！

乙 你說明白，我們應該幫忙的，總不讓你吃了人家的虧！

朱（悲憤沉痛地）那是前年的事情了，唉，說起來真傷心……你們是知道的我原有五畝靠河的好田的，可是前年築汽車路的時候，我的田全被蔣區長搶了去啦！

蔣（生氣地）胡說，區長怎麼會搶你的田呢？

記 三爺，請讓他說下去！

朱 原來汽車路的路線，是劃在蔣區長自己田裏的，後來，因為他花錢買通了測量師，測量師就把

路線彎到我田裏來了！

佐 這些話不許說！

長 現在不是說這些話的時候了，大坤把他拉走！

佐 不全得勝你拉！

（兩人同時去拉朱，朱左右掙扎）

記 這事情既然說出來了，我看且讓他說說看，這這是好新聞材料……

朱 ……可憐我的田完了，我一家人要活命，就租了田來種，可是稻谷又不值錢！收割到的稻，全償了田主的租還不夠。欠下債主的眼，拖欠到今天臘月廿四了，債主逼着我非還不可……我沒有法子，只能脫下棉袍，捲了棉被來當，他們（指王蔣）不許我當，說我是賊滾我……（哭不成聲）

記 那末，玉鐲是怎麼一回事呢？這是你做賊的證據呀！

衆 對了，快說玉鐲究竟是那裏來的！



朱 我的田被築成了汽車路還不算，硬派我去做工，說是「徵工築路」的……

乙 是呀，這個苦我他媽的也是吃過的

女 後來呢？

朱 ……後來，後來我在土裏鋤出了這個倒霉的東西，玉鐲子！鄉下人家說是米湯煮的料貨，我就帶回家去給小孩子玩兒。直到今天，債主坐在我家裏不肯走，要跟我拚命……後來看見了這個鐲子，他說或者是玉的，說不定可以值幾個錢，叫我拿來當，我不信，可是因為棉被棉袍都當不成，沒有法子，才拿出來試試，他們就說我是做賊偷來的。

衆 (男女甲乙等) 哈哈，(鬨笑)

蔣 (大聲，正色地) 胡說，大家別聽他胡說！

乙 你才是胡說，他不是賊！

蔣 誰嚷……一定是同黨，也是賊！所以……

甲 (怒) 什麼話，別冤人！

打回老家去

三六

蔣 抓起來！

(在擾亂的當兒，區長家的大司務進來)

大 三爺……蔣三爺！

蔣 什麼事，大司務？

大 區長叫我來請你回去。

蔣 區長跟區長太太知道抓到了賊麼？所以……

大 沒有，區長說要你到上海去抓賊……

(衆驚訝)

蔣 呸，賊明明抓在這兒了，幹麼還要到上海去抓呢？

大 呃，不說，是兩個賊趁第一班早汽車逃到上海去了！

衆 (同時)呵？

記 (連忙塗改他的記錄)樑上二君子今晨趁早車逃往上海(問)怎麼知道的呢？

大 昨天晚上區長太太吩咐女用人阿金，今天一早送「年禮」到王太太家去的，可是方才汽車站上的人來說，看見阿金跟男用人阿福各人措一個大包袱，偷偷摸摸地趁汽車走了！

蔣 照你說偷東西的是區長自己家裏的用人咯？

大 是呀，我們到處找阿福找不到，大家正在奇怪的時候，王太太家裏來人說，阿金並沒有送年禮去……呢，區長要你馬上趁汽車追到上海去！

蔣 呵，我就去。可是上海這麼大，所以……往那兒去抓這兩個賊呢……（走）

王 （拉住蔣）三爺，慢慢兒走，（指朱）這兒的賊怎麼辦？

朱 呀還要辦我麼？

蔣 呵，呵，這，你問問隊長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長 這，你問警佐先生吧！應該怎麼發落，公安局是「老公事」！

佐 不，不，還是請貴，貴團部法，法辦的好！高興怎麼樣辦多行。

蔣 呵，隨你們兩位の便吧，愛怎麼辦就怎麼辦……我，兄弟敢代表蔣區長說區公所方面毫無問

題，黨部先生，你說是不是。

記 唔，我們黨部方面也決不反對，絕對贊同……

蔣 (大司務跟着蔣匆匆出，蔣回頭對王) 王朝奉那件事費心你……(出)

王 唔，試試看吧……

(留下的人互相對看着)

(沉寂中突然有兩三聲槍響)

長 唔！(習慣地去摸手槍)

佐 什麼聲音？

男 槍聲！

女 是人家「謝灶」的爆竹吧，今天是臘月廿四！

男 不，「送灶」要在晚上……

(又來幾响)

佐 槍聲這，這……（駭極）

長 ……怎麼辦呢？

佐 該怎麼辦，我得回去請示了，敝局長然後再……

（長首先衝出，丁隨去）

佐 （對警）快走，我們回到局裏去的路不知還通不通……（兩人跌出去）

（槍聲繼續中，男女記者等惶惶出）

王 ……

乙 讓我們當東西吧！

王 我不能作主……你們快走吧！

（甲、乙出）

朱 你們替我解解繩子呀！（甲、乙回，解朱同出）

（槍聲）

李| (急入，與朱撞個滿懷) 不好了，王朝奉，保衛團真的兵變了，東獄廟裏逃荒來的災民難民也

……呵，快關門，關門……

(兩人去關大門時，青年持假鈔票進來)

青| 假鈔票，這票子是假的！

李| 假的關我們什麼事？

青| 你，你們……我方才當了一條三面新的新被……兩塊錢，兩張假鈔票……

王| ……

李| 滾你的蛋！外面兵變了，你想來趁火打劫！

青| ……放屁！你們才是趁火打劫！……

(李一下子把門關上，嘆氣，門外打門聲，槍聲，人聲)

——幕——

一九三三年之春作于故鄉

# 豐收

尤兢

人——

趙福裕

區長太太

趙福生

潘大先生

趙媽媽

桂生哥

余田林

時——

民國念一年秋天。

地——

江南某縣鄉間。

景——

簡陋的佃農家庭，後右面一門通內室。左方是一個稻園子。右前方是出入的大門，中間有棹

子，凳子，及農家日常應用物。

幕——

一陣麻雀聲中，幕慢慢地拉開；接着是婦女小孩駭趕麻雀的鼓噪聲。

福生（受傷了的左胳膊用布帶掛在頸子上，咬着半根煙頭在打算什麼重要的問題似地踱着，聽見麻雀及鼓噪聲，若有所悟，堅決地揚起右手）

媽媽（拿着一根趕麻雀用的竹竿，竿頭上用草繩掛着一把破芭蕉扇，喘着氣進來）唔，麻雀成了羣，連人也不怕了。

福生 媽！怎麼樣趕走了嗎？

媽媽 麻雀是趕走了，可是別處田裏的稻谷都收割完了，這些麻雀找不着吃的，還不是一會兒又飛到咱們田裏來嗎？（坐下，舒了舒氣）真是福生，咱們得趕快把這半畝田的稻子收割起來，要不然，給麻雀吃完了，到明年沒有種籽，可種不成田了！

福生 媽說起來你老人家又要罵我；到上海工廠裏去做了工回來，就不懂得種田了，你瞧，種田，種



「這年頭兒種田人倒活活地在餓死！照我說，這樣的種田，快他媽的算了罷！」

媽媽 瞧，你這話怎麼說？難道我們種田人家，還能不種田嗎？

福生 田當然要種，可是得爲我們自己種，只有……

媽媽 只有什麼？福生，你近來說的話，我有好些不懂。

福生 只有打倒他們，打倒那那般自己不種田，專吃種田人的大地主！

媽媽 (走到福生前) 噢，你快別說這些話，怪不得外面有人議論你呢！

福生 誰議論我？議論我什麼？

媽媽 隔壁的阿根，昨天到潘大先生家裏去還債，聽到潘大先生家裏有人說：余田林，潘德順，你們幾個上海做工回來的，都不是好東西！

福生 放他媽的屁(怒)！什麼叫不是好東西？

媽媽 啫啫，這就是你的脾氣不好了！幹嗎破口就罵人呢？總是你們對潘大先生不肯低頭服小，得罪了他。

福生！哼！對他們低頭服小他是我們什麼人媽？他們是我們的死對頭！

媽媽！瞧，你這孩子，說話不分輕重！人家潘大先生租田給咱們種，怎麼是咱們的死對頭呢？

福生！媽，他們又不種田，那兒來這許多田？咱們種田人爲什麼一畝田也沒有？

（余田林進來）

田林（一個勞動力被過度壓榨，現得衰老的中年工人，精細，可不及福生有決斷）呵，福生，在家裏和老伯母談論什麼？這樣高興！

福生！呵，老余你來了。

媽媽！余大哥請坐！

田林！啊，不用客氣（走，坐）老伯母，今年運氣好呀！收到這麼一大堆稻了。

媽媽！是呀！今年總算靠天靠地是個大熟年成。我說，余大哥今年的田稻，可真豐收呀！

福生！哼，大熟年成又怎麼樣？豐收又怎麼樣？種田人還不是和荒年一樣地餓死！老余！別看這一囤稻子，種田人什麼開銷，都靠着牠了，可是牠偏偏不值錢，單是還租納稅，兩項開銷，這囤稻就

不夠了！

媽媽（長歎）真的，這幾年來，種田人可也苦透了！你們在上海做工，不知道鄉下的苦處（沉思地）

前年旱災，去年大水災，淹得顆粒無收，今年好容易是個熟年，豐收了，可是稻穀又不值錢！

田林 是啊，稻價真低極了！嚇，提起來也真他媽的混蛋！本國的米，麥，已經這樣賤了，聽說官家還去借了美國的麥子來，賣給老百姓吃，你想，叫種田人的稻，怎麼能不便宜呢？

福生 弄來弄去，還不是弄死種田人！

媽媽 可是，種田人總不能拋下田不種，全都跑到上海去做工啊（停）其實做工又怎麼樣？你們還

不是被壓傷了，或是被開除了回來挨餓？

福生 媽，老余的被廠裏開除，不是白白的，是爲了在閩北跟日本鬼子打仗啊！我，我給機器壓傷了

手，可是我就白白地算了嗎？

媽媽 余大哥，上海不打仗了，你還想進廠去做工嗎？

田林（遲疑一下）唔，不想去了。

福生 媽，你去找件衣服來給我加一加，我要出門呢！

媽媽 洗了的一件，不知乾了沒有？我去收來啊。（走着說）唔，你們兄弟兩個統共只有三件小褂兒了，天冷了，可怎麼辦？（出）

福生 （和田林坐近些，親切地）老余怎麼樣？看見潘德順沒有？

田林 潘德順在橋那邊的土地廟裏，等着你去商量。

福生 出了什麼亂子嗎？是潘大先生他們說了我們的壞話不是？

田林 不全是爲了這個。東村那個叫江北村的，全住的江北人，種着張區長的租田，張區長欺負他們是客民，每畝田比人家多收二十斤租稻，他們不服，想跟區長去鬧。

福生 光是鬧鬧有什麼用？

田林 所以他們去找了潘德順，潘德順要找我們大家商量。

福生 綠坪溫州人的事怎麼樣了？

田林 溫州人，溫州人可不同，他們雖然也和江北人一樣是客民，可是他們就懶不買帳！他們說：逼

得他們要死的時候，他們偏要活！前天區公所去徵收什麼民衆教育捐，自衛團捐，地方自治辦公稅，這些他媽的苛捐雜稅！他們實在徵不出；區公所就告他們：抗租抗稅，叫警察下來逮人了。

福生 他們就讓他逮人嗎？

田林 那里聽說今天還要收什麼山薯稅，愛國捐的。今天區長帶着警察親自去收，一定要鬧出事情來的，（立起向趙耳語）老趙，他們說：不得開交的時候，打犁頭爲號，聽見打犁頭的聲音，各村的人就像麻雀一樣的集到土地廟門前來，大家商量。

福生 那末東村那些江北人也來了。

田林 這，潘德順等着我們去……

（媽進來）

福生 媽，衣服快給我加吧。（接衣，加）

媽媽 方才阿根老婆拉着我在門口，啼啼哭哭的說到現在，阿根家的稻，全給了債主還沒有夠。現

在家裏一粒稻穀也沒有了，小孩兒病着，想口稀飯喝都沒有！

福生 阿根不是種自己的田嗎？怎麼也窮到這樣。

媽媽 那兒還種自己的田？你不知道，他去年爲了討老婆，借潘大先生的債，把田產全都抵給潘大先生了。

福生 媽的，這年頭窮人別想有老婆。聽說世界上只有現在的俄國人，每人都有一個老婆。嘿嘿，好，老余我們走吧。

田林 那末，老伯母再見。

媽媽 福生早點回來呵，遇見潘大先生服小些啊！

(福生田林出，趙媽媽在室內整理東西)

(趙福裕進來)

福裕 (典型的中年農人，病着) 媽！

媽媽 呵，孩子回來了。快歇息吧！要喝茶嗎？(倒茶)

福裕 (接喝，舒氣，精神振作了些，注視稻囤)

媽媽 病，怎麼樣？

福裕 出去的時候倒還好，現在背上像冷水澆似的發寒，心口裏惡心得想吐。

媽媽 孩子，你別着急。欠了債，只能慢慢兒想法子還。(長歎)窮是命，急有什麼用呢！

福裕 (注視着稻囤)媽，有誰來過沒有？

媽媽 余田林方才來過，跟你弟弟出去了。

福裕 聽說區長太太就要來收米債了。(計算地拍着桌子)媽完了，這一囤稻，還了區長太太的

米債，就不夠還潘大先生的田租，還租就不夠還債，這這怎麼辦呢？啊！

媽媽 我想這樣，等到區長太太來了，我們好好兒求求她，請她讓我們還一半，欠一半。區長太太或

者會肯吧。

福裕 唔，沒有法子，只能求求她了。(寒顫地)媽，我身上發寒，實在受不住了！

媽媽 你快進去睡吧。

打回老家去

五〇

(福裕進去)

(媽媽悲憤地，迷戀地走到稻園前去撫摸牠，呆着一忽兒)

聲音

趙福裕在家嗎？

媽媽

(傾聽)誰呀請進來。

(區長太太進來)

太太

(顯着很能幹的奸猾的鄉下太太，左手挾着有算盤和賬簿的包，右手提一個石灰粉稻印的木匣子)呀？趙老奶奶，你家大兒子不在家嗎？

媽媽

(奉承地)呵，區長太太，快請上面坐。

太太

(滿不在乎地只用貪婪的眼光搜索室內，視線停在稻園上，一忽兒才安慰似的坐下)你家老大不在家嗎？

媽媽

在家，他病了，在裏屋睡着呢！

太太

不能起來嗎？



媽媽 能吧，太太。我去叫他啊！（進）

（區長太太擺開帳簿，打起算盤來）

媽媽 （出）就出來，太太。（停）可憐他還沒有睡熟呢！

福裕 （帶顫抖地出來）財忙，區長太太，辛苦了。（坐）

太太 不瞞你說，趙大哥，真的，這幾天我比較忙些！

媽媽 （靠着稻囤）區長太太真是貴人多忙！

太太 （不理會，只用指頭敲敲算盤）這筆米賬今天算給我吧，一共多少？你自己算過沒有？

福裕 太太，您請算，您老沒有錯的。

太太 （拍拍算盤，斜看下稻囤子）我，你們是知道的，本來不用靠着放債過日子。可是，去年因爲大水災，鬧成荒年，到今年端陽節的時候，各處地方鬧起搶米，吃大戶的亂子來，我們看見你們沒有飯吃，只能吃草根樹皮過日子，實在太可憐了！所以才想法子借些米出來，讓你們煮點稀飯喝的。

媽媽 是呀，您老借米給我們吃，是行好，您真是慈悲的菩薩！

太太 實在說，我家的米，也不挺多，借給你們的米，還是區長他們外面花錢糴來的什麼西貢米呢。

媽媽 噯，聽說是外國來的洋米，煮的粥，不及本地米那麼好吃，說是還有石灰粉摻在裏面的。

太太 (不高興地) 你，你聽我說！

福裕 媽，你聽區長太太說。

媽媽 (沒趣地) 噢，噢……

太太 (改換了口氣) 趙大哥，你是借我兩石米。

福裕 是，是兩石。

太太 (按弄算盤子) 當時說定：一石米還四擔稻。按照當時的市價，稻是五塊錢一擔(計算)兩石

米，八担稻。五塊錢一擔，五八四十，一共四十塊錢。(看福裕，看稻囤) 合算起來，一共四十塊

錢，對不對？

福裕 是，太太……

太太 四十塊錢，那末，現在你打算給我現洋呢？還是稻？

福裕 我只有稻，給你稻吧，太太。

太太 稻也好，那末，按照現在的市價，稻算兩塊錢一擔。

媽媽 太太，不是兩塊兩毛錢一擔嗎？

太太 啫，你又來給我打麻煩了，兩塊，是兩塊，沒有錯！

福裕 昨天，我家隔壁的阿根把稻去抵債，是算的兩塊二毛錢一担。

太太 噢，那是昨天的價錢，今天可不同了。嚇，這幾天稻價的變化很大，你那兒有我那麼清楚。（不

高興地）

福裕 是，太太。

太太 （厲聲）要不然，也好，給我現洋吧！你把稻留着糶像去年的六塊錢一担，（更撒嬌擺架子地）

我本來不願意要稻，怪麻煩的，那兒有現洋那麼乾脆！（威逼地）怎麼樣？你自己瞧着辦吧！

福裕  
（無言）

(外面麻雀聲起，鼓噪聲又起)

媽媽 (陡然憶起什麼來) 呵，討厭的麻雀又來了！(拿竹竿) 區長太太，你在這兒多坐一忽兒，我

去趕麻雀。

太太 (有了題目似的) 麻雀真可怕，看他身子挺小的，吃起稻子來，真厲害！

媽媽 是啊，(對福裕) 明天你可別出去，就是帶着病，也得把稻割起來，免得麻雀來吃。(出)

福裕 (埋怨似地看母親出)

太太 (不耐煩地) 趙大哥，你主意打定了沒有？給現洋還是給稻？

福裕 反正一樣，就給你稻吧。太太。

太太 (勝利地笑) 稻兩塊錢一担，四十塊錢，就要二十担稻。

福裕 唉！完了。(指園) 種了一年田。收到這二十担稻，全給了你了！

太太 什麼？光是二十担？二十担是不夠的。

福裕 咳？欠你兩石米，算作八担稻；照那時候的稻價作四十塊錢，現在把稻低給你，算兩塊錢一担，

那末二十担，不是恰好嗎？

太太（教訓地）我跟你說還有利息呢？四十塊錢是端陽節前作的價，現在中秋節也過去了，就依照每月三分利息算，三四一塊二，三個一塊二，一共二塊六毛。

福裕（急）可是，太太，我種一年田，收到的稻穀，全在這兒了。

太太（鄙視地）你們這種人，就會賴窮賴債，你媽趕麻雀去了，不明明還有稻子在田裏不曾收割起來嗎？（責罵地）真的，吃了我的米，怎麼就不想還債呢！

福裕那只有半畝田稻，我病了不能收割。是留着明年做種的。

太太嘿，目前的債，不想還，倒去打算明年的什麼？俗語說：有借有還，再借不難。現在把我的米債還清了，我可以再借給你啊！（思索一下）好，（起，加重地說）石灰印子我帶來了，先打在這個稻上封了吧。明天我放船來載稻。

福裕（慘然地乞求）太太，你發發慈悲，可憐可憐我吧！我種的是潘大先生的田，田租還沒有還呢。我求求您，和您打個商量先給你一半，留一半讓我繳潘大先生的租。

太太 那可不成，你去找潘大先生商量，我可不成。（說完親手在稻囤上加蓋石灰印子）

福裕 （無可奈何地）太太！

太太 （蓋完）好，那半畝田稻子，你既然病了不能收割，我明天帶了長工來替你收割。（思索）唔，半畝田，要是能收割到二百斤稻子，就是四塊錢，我扣下三塊六毛錢的利息，還得找還你四毛；要是收割不滿二百斤，那麼我也不在乎這些，有多少算多少，這筆賬，咱們就算清了吧。

福裕 欠你的米債，算是清了，我種了潘大先生的田，不能還租怎麼辦呢？太太。

太太 不，你是潘大先生的老佃戶，你去跟他商量，他也許就會讓你欠幾天再想法子的。好，我去了，

趙大哥，你也進去睡睡吧。（勝利地出）

福裕 （跟着她的背影在室內徘徊）我從來不曾欠過潘大先生的租稻，這回跟他商量，他也許會肯的。

（麻雀飛鳴，接着小孩婦女們的鼓噪）

（桂生吆喝着進來）

桂生 (說好些是一個好管閒事，說得不好是走狗式的三不四的人) 呵，老趙！

福裕 桂生哥，你怎麼有空來的

桂生 潘大先生來收租了。

福裕 唉，我正想找他打個商量。

(潘這時候已進來)

潘大 (貪婪虛偽的土豪) 我說，趙福裕，你想找我打個什麼商量？

桂生 大先生，你請坐。

(潘大不慌不忙地坐下，桂生站在他身邊)

福裕 大，大先生，我今天去找了桂生哥，不曾找着，想請他求求你……

潘大 (審問地) 求求我幹嗎？

福裕 求你遲幾天來收租。

潘大 蠢東西，稻收起來了，不想還租，遲到什麼時候？

福裕 大先生我實在繳不上租。遲幾天等我想到了法子……

潘大 什麼今年這樣的大熟年，還繳不上租，那末我這許多出產，還要他幹嗎？嘿，笑話家裏堆着這麼一囤稻，倒來說廢話，實在繳不上租。那麼你是居心想抗租呢？哼，種租出不償租，這可不是時候。我說，在我潘某人手裏，至少別做這樣的夢！

福裕 大先生，請你不要生氣，我那兒敢這樣想，實在……

桂生 （不知什麼時候到了稻囤前）呀，這囤稻子怎麼封了，蓋上了張字的印子呢？

潘大 什麼姓張的封了。（立起來，想去看，又坐下。）

福裕 大先生，我姓趙的一家子全靠種您老的租田過日子的。從來也不會短少過您的租。可是這幾年來種田人實在沒有辦法。幾年的災荒不算，今年春天我弟弟在上海工廠裏又給機器壓傷了，回家來吃閒飯。我老婆，兒子都爲了吃多了草根樹皮，死了。（抽咽地）這些事情，您老，桂生哥全都知道的。（停）在那個時候，多謝張區長太太借給我兩石米，剛才區長太太來了，把賬一算，連本帶利總共欠她四十三塊六毛，這一囤二十擔稻，全種了她還不夠……



桂生 你一共只收到這點兒稻嗎？

潘大 你租我七畝田，照今年的收成，不止只收二十擔稻啊！

福裕 七畝田總共收到二十五六擔的樣子。在我老婆死的時候，欠了木匠店的棺材錢，前天抵押了五擔稻去了。還有半畝田稻不會收割，想留着做種籽的。剛才區長太太說：明天她帶了長工來割了去補償利息。（病上加一陣傷心，幾乎跌倒，）真真的，大先生，我，桂生哥，我怎麼辦呢？

桂生 （感動地）這真沒有辦法。（同情的眼光從福裕身上移到潘大臉上，去懇求地）

潘大 （很討厭桂生這樣的同情先發制人地）哼，區長太太的米賬該還，固然不錯，可是我問你，要沒有我的田租給你種，你拿什麼去還他（加重）還債也該有個分寸，那兒該先，那兒該後，要分個輕重呀（狡猾地）噢，我說這話，並不是和區長太太爭先（陰險地）桂生，我沒有這麼多功夫來和他糾纏不清，還得上別家去。這兒你看該怎麼辦（雄糾糾地立起來走）

桂生 （看勢頭不對，逼視福裕）

福裕 潘潘大先生……

桂生 大先生我那里會知道得那麼多，你有話儘管吩咐下來得了。

潘大 (回和平沉着地) 話只有一句，有錢錢抵，無錢人當。

福裕 (一楞……)

潘大 (摸口袋出名片) 桂生，你送張名片到區公所裏去，請張區長備份公事，派兩個人來送趙

福裕到縣里去，要不然，我的租還有法兒收嗎？

桂生 (接名片，走向福裕) 老趙怎麼辦，打算拚着坐牢去嗎？

福裕 (完全被征服) 大，大先生要我去坐牢，我有什麼法子……

潘大 (怒) 放屁，你自己混蛋，倒說我要你去坐牢！

桂生 (世故地) 老趙你這傻瓜，話不該這樣說，大先生這是照公事辦，依我說，你還是求求大先生，

大先生不致於一點兒商量的地步都沒有的。

福裕 (想說出什麼來)

桂生（名片送還在桌上）我說大先生，你開開恩（笑）你是我們西鄉的第一家富人，對可憐的窮人寬讓些，是不在乎的。

潘大：嘿，窮是他的命，誰累得他窮來（又賣弄人情地）唔，就算是我不在乎這些，租可以不收，可是，可是國家的稅，却不能不完納啊！難道說，我的田租給你們種了，倒該我白白地掏出腰包來償捐納稅嗎？

桂生（無言）

潘大：趙福裕，我早說過了，我不能爲着你幾擔租，老等在這兒，就誤了別的事情，你這樣老不開口，事情不能就算了結的。

福裕：我，大先生，我向你磕頭，央求你……

潘大：唉，別來這一套，膝蓋骨，是抵不得錢的。

桂生：大先生，老趙也想不出什麼法子，你有話，儘管吩咐得了。

潘大：他既然繳不出租，又不願意坐牢，那末按照今天稻的市價，兩塊三毛錢一擔，算一算，再說吧。

福裕 剛才區長太太，算的是兩塊錢一担稻。

潘大 那裏？今天的市價是兩塊三毛錢。我還會有錯嗎？每天幾百擔稻在手裏出進的，難道市價還會記錯？

桂生 昨天是兩元二……

潘大 好好，就照昨天的市價算。七畝田，每畝田一百五十斤租，五七三十五，一七得七，總共十擔另五十斤稻，兩塊二毛錢一擔，核算起來是二十三塊一毛錢。（看屋內）唉，真麻煩！

福裕 大先生，這一毛錢，我今天先給了你，其餘的廿三塊，讓我欠到明年，收起稻來，加利償還，好嗎？

潘大 吓，你別說笑話吧，誰還相信你？你除了這兩間破房子，還有什麼值錢的東西，配欠我二十三塊錢呢？

福裕 大先生，我姓趙的……

潘大 別廢話，我是來收租的，沒有稻，拿錢，拿不出錢就把房子抵押！

桂生 老趙怎麼樣？大先生說把房子抵押！

福裕 我只有這兩間破房子。我以後，老娘，弟弟，我們住在那兒呢？

潘大 誰管得着你這許多？桂生，你在這兒做個證人，明天寫張契紙，這事情就算完了！

桂生 好吧。

潘大 (看四週) 其實，這兩三間破房子抵二三十塊錢，太貴了！哈哈！

福裕 那麼，田呢？田還租給我種嗎？

潘大 那自然不能再租給你了。(命令地) 明天，就搬出這房子去；把你的東西全搬走。聽見沒有？

福裕 (呆了)

(媽媽在門外)

媽媽 (只聽見聲音) 咳，福生，你站在家門口聽什麼？怎麼不進去？

福生 (在門外) 媽，我們沒有家了！這房子……

潘大 (愕然) 桂生，誰在門外？

福生 說話的是福生吧！

潘大（驚）呵，就是上海回來，那個不安份的傢伙？

（福生突然進來，媽媽跟着）

福生 放屁！什麼叫安份不安份？要叫你們這些……把我們的性命血汗，全都剝削了去，讓我們活活地餓死，還不反抗一下，才算是安份嗎？別做夢吧，不能讓你們把我們最後的一滴血也吸了去！

福裕 弟弟，媽，我們沒有田種，沒有房子住，我們只能死了！（要倒下去的樣子）

媽媽（扶住他）

福生 不，哥哥！我們要活下去！我們要反抗他們！

潘大（拉住楞着的桂生）桂生趕快到區公所去報告；反了！反了！（想走）

桂生（遲疑）

福生 桂生，你不也是窮人嗎？幹麼跟着他替他們當走狗呢？（禁住潘大）好，人家收了賑濟水災的捐款，買了洋米洋麵，叫你們發給災民難民吃的，你們都拿來放債。借給窮人，一石米要還

二十塊錢，稻的價錢，又隨便你們定多少？把我們辛苦一年耕種得來的稻全都搶去！弄得繳不上租，就得把房子抵押！我們沒有田種，沒有屋住！可是我們是人呀！

（外面有叮叮噹噹，打犁頭的聲音）

福生 聽，犁頭響了，這是我們的聲音走！大家

（犁頭聲中羣衆騷動起來）

聲音 去呀，大家到土地廟前去……

……

福生 桂生，聽見沒有把他拉走！（與桂生拉之出）

福裕 媽，我們也去！真的，難道讓他們壓迫一輩子嗎！

（母子急出）

——幕閉於羣衆聲中——

——一九三二年冬作于北平——

打回老家去

# 狂歡之夜

人

柯仲儒

方家彥

左國璋

于乃匡

張欽鏘

林藝英

小柏

潘小姐

梁小姐

譚小姐

吳先生

醫生

看護

六六

尤兢



景——

中學生柯，方，左，三人的宿舍，顯着大考後放假前的零亂狀態。尤其是方的床與桌子上零亂得有明天就走的樣子。室中佈置可以按照普通的實際情形，只要能相當地表現出三位主人的性格來。牆上的裝飾也可以隨意佈置。必須的是兩個窗子，一通走廊，較低，較高的臨着街或空地，可以透進月光來。

幕——

晚飯後的不久，柯哼着「夏夜夢」的曲調，在打扮。方伏在桌上寫詩。左躺在床上出神。一會兒：

于（出現在窗口。）好美麗。你們這房間真像一幅漫畫！

柯你這理論家又來批評了，多少天忙着畢業大考，會考，誰都懶得整理屋子。

于（進來。）我是說零亂的美呀！

方蜜斯忒于今晚不去教夜課麼？

于 去教夜課還早呢。我們同房間的老趙他們都回去了，空床倒舖地就像死了人似的，叫我不能就在房間裏，來打擾你們了！

衆 那裏

于 怎麼老左又病了麼？

左 沒有！

于 沒有病幹嗎又這樣沒精打采地躺着？

柯 老左就是這樣愛躺！

左 就像你愛鬧愛跳一樣……于你看了「晚報」沒有會考什麼時候發榜呢？

于 報上還沒有消息，總還要過幾天吧……你要等到發了榜才回去嗎？

左 打算是這樣……不知道及不及格，畢業不畢業，怎麼好回去呢！

柯 我就要在沒有發榜之前回去，趁着不知道及不及格的時候。回家裏人說：畢業考試多麼艱難。會考是怎樣不容易，那末父親馬上會給我一筆錢來慰勞的。而且將來萬一真的不及格，

還有個藉口……

于 老柯，真不愧是我們的交際家！瞧，對家裏人跟父親都會應用「交際術」

（方停筆笑。）

柯 哪你又批評起人來了！

方 于「晚報」上有我們的消息沒有？

于 我們的什麼消息？

方 我們「東北」的消息。

于 啊，對不起，我不是忘了你是東北人，我以為你問的是我們校裏的消息呢！關於東北的消息，有說近來義勇軍更活躍了，日偽軍用十二架飛機去轟炸「戰區特警」還聯合抵抗，防止他們退進來呢！

方 唔，又不知多少老百姓要遭殃了！

于 （走近來）你寫什麼？往家中寫信報告會考的情形麼？

方 我那裏還有家呢！……真是「大陸沉淪人有責，滄海飄泊我無家！」

柯 方詩人，又寫詩啦！

于 呵，又寫詩，快給我拜讀拜讀，前天那首「夏旦曲」寫得真不錯，又熱情，又沉痛，又悲壯，內容跟形式都好！

方 別那麼隨便誇獎吧。（收拾起寫好的詩）

于 給我看，（搶着看）呵，「北歸」這題目就很好！

方 于我真要北歸了，明天就走。

于 回東北？

方 不信，你問老左，我東西都齊好一部分了！

（左像沒有聽見。）

柯 回東北幹嗎呢？

方 在上海幹嗎呢？說是畢業了，職業找不着，大學又沒有錢去讀！

左 你們能畢業的還不要緊，有了文憑，慢慢兒總可以找到事做的；像我會考不及格，拿不到文憑才倒霉呢！

于 哈哈，你忘了「失業青年登記處」的數目字了，捧着大學文憑博士證書挨餓的，在上海就不知多少！

方 上海這地方我真耽厭了。

柯 上海總比東北好呀……除非你回去當義勇軍！

方 對了義勇軍，我就想回去當義勇軍？

柯 那才夠「羅曼底克」呢，詩人，義勇軍，不比拜倫還偉大嗎？只怕密司潘不放你走吧，那麼好的愛人！

方 我要走就走，愛人就能留住我麼？

左 方，你那裏來的這麼大的「勇氣」我真佩服你！

柯 就和你不知道勇氣到那兒去了一樣，你們倆平均一下就好了！

于 對了，老左你真太悲觀！

（張林披睡衣游泳衣入，林在後面哼着歌曲）

張 你們談什麼，這樣起勁！

柯 你們做什麼這樣 Charming!

張 試試浴衣，大考忙得不能過游泳的癮，明天一定去痛快地過一下！

林 你們去不去？

柯 去啊……嘿，你們都是新的！

林 怎麼樣，顏色還好吧？

衆 美極了，真趣！

柯 特別是林真趣得有點「我見猶憐」了！

方 那末，廣東當局單是禁止男女同池游泳還不夠，應該連男的都不許在一個池子裏游了，免得……

林 (跑過去) 你，你還說！

于 說到「禁止男女同游」我倒想起來了，今天晚報上說，北平禁止中學男女同學，下學期勢在必行了，真真……

張 這去管他幹嗎？反正我們上海是不會禁止的，去年廣東禁止男女同池游泳，上海還來個楊小姐親自指導男子游泳呢！北平禁止男女同學了，上海人就會用男女同學做廣告，到北平去招生的，所以我想這全是地方關係，比如北平是老頑固的地方，廣東呢，有點野蠻！

林 什麼，你說我們廣東人野蠻！

張 不，我是說比如廣東這地方。

于 所謂「中國革命的策源地」的廣東並不野蠻。同樣，發動「五四運動」高喊「打倒吃人的封建舊禮教」這些口號的北平，也並不頑固，並不守舊，所以我以為這不是地方問題而是整個「復古」聲中的事實表現，這表現着「女性侮辱」這限制了婦女求學的機會，剝削了婦女做人的權利……

方 我想不久的將來，一定會有人主張「禁止男女一同運動的。」凡是體育競賽，田徑運動，一律男女隔離開來舉行，（誇張諷刺地）「以敦風化，以正人心」……

于 那恐怕「錦標主義」也不能號召運動員了！

張 你們說什麼你們……

柯 這去爭論它幹什麼？我看這些無非是無聊的舉動。比如上海曾經禁止過大學生跳舞，可是結果怎麼樣？別說現在禁令冷淡了，大學生依然去跳，就在當時，還不是禁歸禁，跳歸跳。反而引起平常一般不跳舞的人的興趣，要是禁止中學男女同學，就可以防止戀愛，維持風化，那末中國古代的男女關係那麼拘束，所謂「才子佳人」，怎麼一見面就會在「後花園私訂終身」呢？

林 講下去呀，你的戀愛論！

于 其實男女同學戀愛也不一定就是耍不得的壞事，比如方跟密司潘兩人，相互勉勵，相互競爭，可多好！

林 對了，老柯還不是跟校外人戀愛嗎！



張 而且不止一兩個女學校的一兩個女生呢！

柯 老張你別有嘴說別人，你自己單戀坤模女學的校花呢！

衆 哈哈，彼此，彼此！

張 說正經話，我倒實在想不出方法來對付那傢伙，你們不知道她多滑頭！

于 那末，你請老柯給你做顧問，定個「作戰計劃」好了，老柯是幾經滄海的情場老將，一定有方法對付她的。

柯 我不行……不過，我倒可以推荐老左，他「沉默寡言」才真是軍師哩！

衆 唔對了！

左 怎麼弄到我頭上來了呢！

于 其實，老左的問題，大家倒真應該幫他解決解決才好！

張 左親愛的，什麼問題弄得你這樣「愁眉苦臉」的？告訴我，「小弟有可以効勞的地方，雖赴湯蹈火，亦在所不……」

打回老家去

左 謝謝你，沒有什麼……

（小柏送許多信來）

柏 左先生有信。

左 拿來。

張 （搶）什麼信……呵，三封呢！

柏 張先生，你也有（給一封漂亮的）

張 呵！（急折看）

（柏退下）

（左拿了自己的三封去）

（林湊近張去偷看）

柯 哼！校花的情書，是不是公開！

衆 公開，公開！

張 慢慢兒，等我先看完了！

柯 不成，看完了就不肯公開了（搶）

林 （順手搶過來）哈哈！（獨自看了）

衆 大家看！（擠着看完）哈哈！

柯 有點白糖梅子的味兒，溜兒溜的是不是？

衆 哈哈！

張 （悲觀地）想不到她的架子這樣大……

柯 我說你是單戀吧！

張 說正經話，柯你給我介紹一個吧！

柯 你運動員還怕找不到愛人……

張 你真的介紹不介紹？（做武力征服的姿勢）你……

柯 （退避）阿張，你別儘欺負人！（指看了信躺在床上的左）你能把他的三封情書弄出來大

家看看，就算你是大力士，英雄！個把女人包在我身上！

林 對了！左老板放漂亮點！

左 （幾乎要哭）不，不是情書！

張 （俠士般地）不是情書是什麼？

左 是，是……

柯 是，是，一定是！

張 （搶了來）看情書啊……

衆 大家看（擁上去）

張 別擁緊了，天氣熱的很多着呢！一封一封來，（讀）『國璋英鑒啟者……』（停）還是古典派的情書哩！

林 打什麼岔？你快念下去呀！

柯 讓阿林念吧，他是歌唱家，可以表情的！

林 我來……（念）『……接來信，知汝已參加會考，畢業在即，可喜可賀，惟所託代謀職業一層，一時實無辦法，最近因走私猖獗，本國商業，大受打擊，敝公司亦岌岌可危，原有職員多人尙在擬裁之列，吾姪……』

柯 （懶散地）換一封看看吧，這是他姑父寫來的，沒有什麼意思！

張 好，看第二封（授）

柯 （接念）『國璋』

張 嚶，這一定是情書！

柯 老張叫你不要打岔，你偏……

林 （接念）『時光過得真快，從你離別母校已經六個學年了！……以天資敏慧，勤學好思的你，此次參加會考，諒必名列前茅，領導羣英，爲母校爭光不少……故鄉小學教育在整個農村經濟崩潰中，已完全破產了。暑假後，成立二十多年的母校，已決定停辦，我和在校諸先生，已不知下半年又在何處……你打算回母校來服務，固是一番好意，但是……』

方| 但是，但是畢業就是失業！

林| (問)還要念下去麼？這是他托母校校長找小學教員位置的復信。

張| (他還起勁)還有第三封，第三封一定是情書。

左| 我說過了，這不是情書。

張| 是，你一定把他藏在底下的！

柯| 他既然不願意公開就算了，(懶慵地打呵欠)

于| (感慨地)不，我覺得他的信，都很有意思，不過，不是簡單的戀愛問題，而是整個的社會問題。

張| (把第三封信給他)那末，你去研究吧！

左| 讓我自己告訴你們吧，這是我母親來的家信，說是在兵荒，虫荒，水災，旱災中，父親死，家庭破產，

這六年裏，總算竭盡心力，財力，把我栽培到高中畢業了，希望畢了業，得了文憑回去，唉！(哭)  
要是會考不及格，不能畢業，拿不到文憑，可怎麼辦呢？

于| 你一定會畢業的，過去這幾年，那一次不是你考第一名。

張 是呀，老左要是不畢業，那我們呢？

左 不，自從去年我父親在家庭經濟破產中，急死了之後，我就一點書也念不進了！再加上身體不好，記憶力壞極了，考試的時候，只是心慌頭暈，把應該答得出的問題都答錯了，這次校內畢業大考，雖然是靠着過去的平均分數及了格，可是會考，我知道答的很壞！

張 說到會考，真氣死人！我要不是同老趙坐在一道，我真想繳白卷了！

林 我呢。七搭八搭，自己也不知道對不對。

方 我根本就馬馬虎虎！

柯 我也是馬馬虎虎。

方 我相信畢業就是失業，文憑不能當飯吃！

柯 對了，我爸爸說，他們銀行裏有幾位同事，都不願自己的子女去參加會考，吃辛吃苦的求畢業，他們乾脆不要中學文憑，不進國內的大學就放洋，到日本或者美國法國去補習一下，就進外國大學。他們說有錢，不怕得不到博士回來！

張| 那你幹麼不到外國去得個博士。

柯| 誰說我不出洋呢？不過到外國去聽說也怪討厭。比如說到日本吧，第一日本的生活就比上海艱苦，第二聽說……而且這次會考我自問還可以馬馬虎虎，萬一真的有一二門功課不及格，至多是補考。

于| 對了，補考，左你別悲觀，萬一不及格，就補考。

左| 我連補考都不行。我不畢業，就不能回家，可是在外面找不到事做，又非回去不可。回去了，那兒還會出來補考呢……我，我決定了，要是不畢業我就自殺！

衆 (驚) 自殺！

左 (含淚) 是的，我只有自殺這條路！

方| 自殺？你有必死的勇氣跟我到東北去！去跟着不願做亡國奴的大衆，和壓迫我們的敵人拚個民族的死活，來個悲壯的死！

左| 我沒有這勇氣！(幾乎哭出聲來了)



于 (勸) 左別悲觀，還沒有發榜，你怎麼知道畢業不畢業呢！就不畢業也沒有什麼要緊！

左 乃匡，我很羨慕你，你早就在外面教夜課了，不必擔心失業！

于 教夜課能有幾塊錢一月呢？我不過是在和艱苦的環境奮鬥罷了！國璋論家境我怎麼及得上你呢？你家庭雖然破產了，總還有些田地，還有個母親我什麼都沒有呀！可是，我並不悲觀！

方 對了，悲觀是沒有用的，只有鼓起勇氣來……

(小柏在窗口)

柏 柯先生電話！

柯 啊！(去)

張 小柏，姓什麼的打來的？

林 是不是姓梁？

柏 (點頭，笑)

林 是吧，我一猜就着。

張 我去偷聽他們講情話。(走)

柏 (在窗外) 柯先生回來了!

張 (止) 這樣快!

柯 (在外) 小柏, 去替我拿點東西。(入)

柏 啊!

柯 (找出張定單) 你到「雲漾西裝店」去拿一套衣服, 昨天試過樣子的, 他們知道。

柏 (接) 別的還要買什麼?

柯 不要了, 你快點去了就來!

(小柏去)

張 (左伏在桌上寫什麼東西) 密司梁約你出去嗎? 跳舞還是看電影?

林 讓我來猜猜看……

柯 都不是, 她要來, 說是她同一位女朋友一道來有重要的消息告訴我們呢?

張 同了女朋友來，那你一定給我介紹介紹……

柯 來了再說吧！

（突然有人打門）

柯 誰？

聲 （女人）方家彥在嗎？

張 （林同看自己的裝束）噯！（躲在人後）

柯 請進來！

（進來的是他們的女同學，方的愛人潘倩揚）

潘 大家都在……

衆 您好，（或哈囉）密司潘

（張林狼狽出）

方 倩揚，你怎麼晚上跑到我們男生宿舍來，你不懂規則？

潘 對不起，小柏不在，沒有人來叫你，我想反正放假了，就……

方 你不能等小柏回來再叫我嗎？

潘 我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呢？聽說你明天就要走了，要不很方便，那我出去好了。（將走）

于 密司潘不要緊。你是本校的同學，來了有什麼關係，而且已經放假了，連舍監吳先生也不在校裏……（看手表）啊，快八點鐘了，我還得去教夜課，各位再見！

衆 再見！

于 （將出）左你不去走走嗎？

左 要的！

柯 我也到隔壁去有點事！

（三人做鬼臉，出）

潘 你真的明天就走嗎？怎麼不早點告訴我？

方 （理知地）打算不告訴你的，（取詩）這是寫了留給你的詩！

潘（接看）「北歸——留別情揚」……

方 我讀給你聽吧，也許是我最後一次了！

潘 我不願聽你最後一次讀詩，我自己念（念）

別了，情揚

我要回到淪亡了的故鄉

去找尋我流離失所的爹娘

請莫惆悵啊

我們離別得如此匆忙

是整整的四年了

家破，人散，國土一年年的淪喪

狂歡之夜

打問老家去

不知我年老的雙親啊

是殉了可愛的故鄉

是饑了蹂躪我國土的虎狼

四年來的南流北浪

我嘗盡了

國破家亡的苦况

這次歸去歸去呵

將結束我旅途的感傷

我不再流連這十里洋場

不再沉湎着戀愛的迷湯

回去，回去了

把我一分應盡的力量

獻給中華民族的危急存亡

長白山邊是白骨縱橫

黑龍江中是血流激盪

到這些民族自衛自救的爭鬥里

去辨認我們的模樣吧

別了呀，情揚

潘方：（沉默）忽兒之後，感傷地）家彥，你真的就這樣去了嗎？

狂歡之夜

潘 這不太冒險嗎？

方 是的，也許太冒險吧。但是我決心了！四年前，當我像失了窩的小鹿兒一樣，從敵人的鐵蹄下逃出來的時候，我也和一般等待主義者一樣，相信我太幼小了，太沒有知識，太沒有力量，應該讀書，應該求知識，應該等待！可是四年來的事實，叫我認識了自己的力量……

潘 你一個人有多少力量呢？

方 你錯了，在大家像是忘記了東北的這四年中間，多數東北人却大大地發揮了他們自己的力量了！

（小柏匆匆入）

柏 柯先生，衣服拿來了！

柯 （在外）拿到這兒來！

柏 （出）外面有兩位小姐要看你，我告訴她們晚上不會客，她們說有要緊的事情要會你。

柯 請她們進來好了，放假了，晚上會會客作什麼？



柏 給舍監吳先生知道了，又要罵我了（去）

方 好，我不跟你爭論，總之我決定明天早車走了，情揚！

潘 但是……

（梁譚進來）

梁 蜜司特柯不在嗎？

柯 （穿了新衣服笑進來，張林跟入）對不起，失迎失迎！

梁 我來介紹，（指譚）這位是譚小姐。

衆 ……………

柯 （一一介紹，最後及張）這位就是本校的運動明星，本市中聯運動會標槍最高紀錄的創造

者張欽鏘！

譚 久仰，久仰！

方 對不起，不陪了……

梁 怎麼就走了呢？是不是因為我們來了……

方 那里……

柯 (笑) 他們倆今晚是悲壯的離別，讓你們……

方 再見……

衆 再見……

(方潘出)

梁 今晚特地來恭賀諸位！

柯 什麼事值得兩位小姐……

梁 密司譚有熟人在教育局里，我托她去看會考的分數，因為一部份，還沒有結算好，所以發榜還早呢！爲了知道諸位着急，所以特地把貴校的名單抄來了！

譚 (從手提包內取出名單)

張 (搶過來，找自己的名字) 哈哈，我及格了……

林 (接找) 噲, 我也畢業了!

柯 (接看) 嘿, 我們三個都畢業了! 高興呀! (名單掉在地上)

張 (林同) 高興呀!

柯 (拿「會考指南」等) 「會考指南」、「會考必讀」這些都不用了! (拿起洋燭) 夜車也不必開了!

張 真是天曉得! (隨手拿起兩枝洋燭在桌上當鼓棒敲) 臘燭, 這幾晚的夜車開得我好苦呀! 畢業了, 再也不必辛苦了!

譚 啁! (擲標槍樣的把洋燭投入字紙籠)

衆 哈哈!

柯 還有「會考指南」、「會考必讀」和「會考問題答案詳解」這些書呢! 左一個問題, 右一個問題, 像是相同, 又像是不同, 似是而非地真把人煩得頭昏腦脹的!

梁 會考真辛苦了諸位!

柯 現在可不用這些了！(拋去書)

林 (止之) 嗨，考大學的時候還要用的！

柯 (悔) 啊！

梁 (安慰) 不考大學要另外買「投考指南」這些了！

(大家點頭)

譚 密司梁，他們三位都畢業了，我們該送點什麼禮物作個紀念呢？

柯 不，不，我請客，小柏，小柏，桔子水……

林 冰淇淋……

張 葡萄酒……

(柏在窗口)

柏 什麼事，柯先生？

柯 我們多畢業了！你快去買點桔子水，冰淇淋，跟葡萄酒來！

張 呵，還來點汽水……

(柏去)

譚 諸位畢業以後的計劃，可以讓我知道嗎？想來，都是升大學吧？密司特張，你打算……

張 我打算進大學體育科，要是飛行不太危險的話，將來到美國去學航空；

梁 對了，「航空救國」是又愛國又摩登的事情……

譚 欽佩，欽佩，將來一定勝過林脫白爾。蜜司特柯呢？

柯 家父要我到美國去學銀行簿記，可是我不大好打算盤珠子，記老長的數目字這些事情，我想先在國內進個大學，將來我想到好萊塢去學學拍電影或者……

梁 柯是影迷，將來準是大明星！

譚 好極，好極，蜜司特林，你……

梁 我猜林一定到法國去學藝術！

林 可是家父要我學法律！

譚 好極了，諸位真是前途無量，都是國家將來的大器……

張 譚小姐，你呢？

譚 我……我和蜜斯梁同班，明年才畢業呢……

（小柏拿許多飲料來放在桌上）

柯 酒，汽水，都來了，大家請吧！（開瓶，倒）

衆 請……

梁 （擎杯）恭祝諸位畢業！

譚 慶賀諸位前途無量！

衆 彼此，彼此（碰杯，狂飲）哈哈，哈哈！

譚 今晚真覺得榮幸得很，在這樣歡樂的時候認識諸位

張 這歡樂都是譚小姐帶來的……哈哈……

（衆笑）

柯 今晚真是我們的狂歡之夜！

張 好，狂歡之夜，狂歡吧！林，我們來賽賽……看誰喝得多！

林 好吧，大家請（對張）冰淇淋，還是汽水？

張 隨便你——

（兩人比杯，飲）

衆 好好……哈哈……

（狂歡中，左推門進來，頓時被這快樂的空氣怔住了）

柯 （帶着瓶和杯子過來）老左，快來喝一杯，慶祝，慶祝，我們三個人都畢業了！

左 我呢？

柯 你，快來查查名單（看手中）咳，名單呢？

林 （看手中，杯子）咳，那兒去了？

張 （看手中，瓶）咳……

譚 (梁全摸手袋) 咳……

左 (從地上拾起) 這是不是?

衆 啊, 是……

左 (手抖) 我……我的名字呢?

柯 你自己找呀! (喝)

(衆喝)

(左看了, 不及格, 仆倒床上去抽咽)

(衆把杯子或瓶口從嘴邊漸漸移下)

(左抽身起, 拭淚出)

(衆盯着他去, 回頭, 放下杯子, 搖頭)

柯 真煞風景!

梁 (順手從床上拾起名單, 看) 他叫左國璋是不是兩科不及格……



譚 不得畢業，可以補考呀！

柯 可是他連補考都不能……

譚 那爲什麼？

柯 別管他吧，我們的狂歡之夜，可別讓他空過去這兒既然煞了風景，我們乾脆出去狂歡一下吧！

張 好的，看電影我請客，我們到大光明去看秀蘭鄧波兒的「小將軍」，卡爾登還有她的「小情人」。

梁 看電影太遲了，九點一刻的一場，要到十一點多才散呢！

柯 那末，我們去跳舞！

林 對了，跳舞去，聖愛娜此刻正舉行「瓊島勝會」，萬樂窟今晚佈置着「北極幽境」，多是消暑狂歡的好場所。

梁 (向譚) 去不去？

譚 你去不去？

梁 我……

張 兩位小姐要是不去，我們還狂歡什麼呢？

柯 對了！

林 我去拿點東西。

張 我也去。

(二人下)

柯 (找) 咦，我的皮袋呢？

梁 (幫找) 這是不是？

柯 不，這是老方的……

譚 (幫找) 這桌子上有沒有？

柯 在這兒了，呵。

譚 (在桌子上找得一張紙條，看) 唔，這是誰寫的玩兒，還是真的？

柯 是老左寫的，有什麼話？

譚 寫着「會考不及格，不畢業就自殺！」（讀）「……我真的沒有勇氣麼？死給了我最大的勇氣？死是我最好的歸宿！」這個人是不是瘋子？

梁 這是寫得玩兒的，那有會考不及格就自殺的呢？

譚 說不定。北平、漢口、南京，去年不是有好幾個爲會考而自殺的嗎？

柯 老左平時就憂憂鬱鬱的，而且也說過不及格就自殺的。

譚 那末一定是真的了。照心理學上說，這是「潛意識的洩露。」

林 （張同在窗口）還不走嗎？

柯 老左留了紙條，說去自殺了。

張 是嗎？

林 快叫小柏去找找看，小柏，小柏……該死，小柏又不在，對過舍監室里燈也沒有，怎麼辦呢？

柯 怎麼辦？

梁 我說是寫着玩兒的，那有自殺先寫個條子通知人家的呢？

張 對了，我們出去了再說吧，在附近找找看，找到了，就送他回來了！

柯 出去玩的時候，又遇到這種事情，真殺風景！

（大家出去了）

（傳來淒涼的樂調）

（左淒然地獨自回來，袋子里摸出三個藥水瓶，看，傷心，決心地把瓶放還在袋里，找紙筆寫遺書，拭淚，摺疊，拭淚珠來封信，寫信封，慢慢兒把信放在胸前袋內。這時音樂聲更悲哀了。戰慄的手去摸出藥水瓶，注視室內自己及別人的東西，搖頭，抓取三封信來注視嘆息，目光移到床上見名單，決心快動作地倒藥在一個杯子裏，兩瓶一飲而盡，咬唇，倒第三瓶……）

（于現在窗口）

于 靜悄悄的就你一個人在這兒？

（左急藏去三個空瓶，）

(于挾書本卷子入)

(樂調轉低)

于| 你又一個人在出神了，呆想什麼？外面多好的月亮，走，我陪你出去在月光底下散散步，解解悶！

(拉)聽我的話，不要悲觀！

(左被拉，勉強出)

(噫噫，打熄燈鐘，電燈滅，月光洒進來)

(樂調淒涼地又轉高了)

(方匆匆回來)

方| 熄燈了，東西都沒法兒齊了。(入)人都到那兒去了。(走)唉，口渴死了，(到桌邊)吃了這  
麼多東西，(摸空瓶)都吃光了(摸得那半杯藥水)好還留給我半杯，(喝)怎麼有點棗  
子氣味，是棗子水嗎？(打呵欠)脫衣睡)

(樂調奏起「送葬曲」來)

于 (在門外) 頭痛麼, 心上難過不難過?

左 不,

于 是不是病了?

左 不, 我要睡!

(于送左入)

于 好好兒睡吧, 不要悲觀……明天見!

左 (帶哭聲) 于乃, 匡我感謝你這樣關心我……嗒! 明天, 不, 我們要來世再再見……(哭!)

于 老左, 怎麼了? (取火點燭) 你真的想自殺?

左 (搖頭) ……

于 (見方) 方什麼時候回來的? 明天趁那班火車走? (不應) 睡着了? (推方不動) 睡得這樣

甜!

左 (見桌上的空杯, 狂呼) 快救救方救救他呀! (哭) 我殺了他……

于 (力推方仍不動) 哎呀真的……爲……

左 他誤喝了我的安眠藥水……(說不下去了)

于 怎麼辦? (叫) 小柏小柏, 吳先生……

(左不聲不動了)

(小柏睡眼惺忪地出現在窗口)

柏 什麼事? 吳先生還沒回來!

于 你快去開了電燈, 打電話叫校醫來急救! ……

(小柏去)

(燈亮)

于 (回到左前) 左, 左, (不應) 蠢東西, 爲什麼要自殺? (從床上拾起名單來看) 哼, 哼, 不及格你就自殺嗎? 這樣的會考, 也值得你殉牠……要是會考及格了, 可以免試進任何你要進的大學, 你不及格那末就沒有大學可進, 可是這也不必自殺呀! 不是有成千成萬的人連中學都不

能進麼……要是會考及格了，每人就可以得到一個適當的職業，你不及格，就沒有職業，可是，也不必自殺呀！不是有幾千萬萬人都沒有職業嗎……左，好兄弟……不，蠢東西！你自殺了，還誤殺了別人，殺害了我們勇敢的方……

柏（在窗口）校醫不在家！

于快打電話到廣惠醫院，說有兩個人自殺了……

柏呀，兩個人自殺了（急下）

于噫，兩個人……

柏（窗外）廣惠醫院的電話不空！

于糟糕！

柏吳先生回來了（叫）吳先生……快來……

吳（在外）什麼事？

柏兩個人自殺了！



吳 (入) 呀，自殺兩個人爲什麼要自殺呢？

于 先救活了再問爲什麼吧！

吳 小柏，快去打電話給校醫！

柏 校醫不在家。

吳 啊，對了，我方才在回力球場門口遇見他的！

于 快快，再打廣惠醫院！

柏 呵！(將下)

吳 (阻) 不能叫別的醫院知道，回頭消息傳開了，當新聞登在報紙上，與本校名譽有關，(是)讓我到回力球場去找校醫來。

于 (怒) 醒醒您的回力球夢吧！兩個人的性命……好，死了，你負責。

吳 唯唯，我親自打電話給廣惠醫院……(出)

(于焦急)

張 (在門外) 我說還早吧, 你們看, 燈還沒熄呢!

柏 兩個人自殺了!

柯 呀, 兩個人一個老左, 還有一個是誰? (三人入) 呀, 方也自殺了, 爲什麼?

于 噓!

(各人默默地立着)

(音樂聲低低地)

(有警車聲, 近)

(人急走聲)

吳 (聲) 這兒, 這兒!

(吳領醫生看護入)

(開始診察, 急救)

(音樂奏極悲調)

醫 (指方) 這個人還可以有救, (指左) 他服毒過多, 沒有希望了!

于 (狂呼) 救救他! 救救他呀! ……

醫 (搖頭) 這不是醫藥救得了的!

(吳抓頭)

(看護招小柏, 抬方出, 醫生跟着)

——幕緩緩地落在悲樂聲中——

一九三五年初夏作

# 打回老家去

易揚

時——

一九三三年，春初。

地——

黑龍江省邊境某村。

人——

林伯 六十多歲的貧農。

阿光 林伯的幼子，約十歲。

英姐 鄰家的女兒。

阿全 林伯的長子，是義勇軍的小隊長。

溫勝 青年義勇軍。

王大貴 小地主兼高利貸。

傳令兵。

義勇軍若干人。

老村民若干人。

景——

林伯的家，兩坑，一爐，家具甚簡單。開幕時，全場黝暗，林伯和阿光都睡了。忽然，附近起了很密的槍聲，人們呼號奔走。阿光從坑上跳起來，披起棉衣，點了火，跑到門邊，往外窺望。

林伯  
阿光阿光

阿光  
爸爸，槍聲來得很近呢！

林伯  
我聽見了，快點走過來，萬一飛了一顆彈子進來，那怎麼辦……你的哥哥現在不知怎麼樣了？你……

阿光  
爸爸，你不要老擔憂着吧，說不定哥哥那些義勇軍今晚便把××兵通通趕跑，回到家裏來呢！

林伯  
但願這樣就好了吧！但是王大貴昨天來說，退到蘇聯去的義勇軍，都給蘇聯政府縛起來，交給××的司令部了，假如這是真的話……

阿光  
爸爸，鄰家的英姐不是常時說，王大貴的話沒有一句是真的嗎？你還是放心點吧！

打回老家去

林伯 是的，真也未必是真的，可是，也沒有人能夠證明那一定是假話呵。阿光，你還是回坑上睡吧，免得叫我再多一點擔憂吧！

阿光 好，不過，爸爸，我實在很餓了。

林伯 餓一會有什麼要緊。

阿光 不是一會了，從白天到現在，沒有吃過一點東西。爸爸，天又這麼冷，爐子裏一點煤也沒有了！

林伯 阿光，你安靜一點吧！

阿光 爸爸，我實在餓不過了！

林伯 餓，有什麼法子呢，這村裏，不是誰都在餓着嗎？

阿光 ……………

林伯 哦，我記起了！那碗櫃裏好像還有半邊玉米，（註）你打開那碗櫃看看吧！

阿光 （打開碗櫃，把玉米拿了出來。）爸爸，玉米是生的，爐子裏又沒有煤了，怎麼辦呢？

（註）「玉米」是「玉蜀黍」的俗名。

林伯 唉，等我起來吧！（他顫抖地起了床，披起棉袍，拿了一個小鍋，舀了點水，把玉米放下，擱在爐子上。）這個破板凳，沒有什麼用處了，斫了燒了吧！

英姐 （在外邊拍門。）林伯！林伯！阿光！

林伯 是誰？

英姐 是我。林伯，請你開開門吧！

阿光 來了！（開門，英姐進來。）

英姐 林伯，不知道什麼事情，公路上邊，許多××兵很慌忙的往東邊跑。我跟着水溝爬過來，看得清清楚楚的。

林伯 外邊槍聲那麼緊，又黑，又冷，你還跑出來幹嗎呢？你媽的病怎樣了？

英姐 我媽的病，今天發得很厲害，暈過了好幾回，現在好點了，又覺得肚子餓，家裏一點東西也沒有了，張叔叔那裏也去過了，陳公公那裏也去過了，跑了三四家也找不得一點東西，想來看你們這裏有什麼吃的沒有，隨便給他老人家一點。

打回老家去

林伯 這裏，昨天用一把差不多七成新的鋤頭，纔和王大貴換得七把玉米現在還剩了一半邊，大概快煮熟了，等一會你拿回去吧！

英姐 就在這裏煮着嗎？（揭起了鍋蓋子。）哦，已經黃了，大概已經熟了。

林伯 剛熟了不久，大概還沒熟得透吧？

英姐 沒熟透也不要緊，拿了回去再打算，我已經出來很久了，我媽在家裏不知怎樣了。（說着便伸手去拿。）林伯，我走了。

林伯 回去替我問候你媽媽。

英姐 謝謝你。

這時槍聲更密更近，英姐正要開門出去。

英姐 噯！噯！（連忙闔了門，從破隙往外望。）

哎！噯呀！

走走！



走中國的義勇軍衝過來了

走！那班土匪真厲害！

走呀！往東邊走！

往東邊走！

哎唷呀！

英姐 又倒下了一個××兵！

阿光也跑到門側。

阿光 許多××兵呵！

英姐 很多！很多！

阿光 英姐，你看清楚，那幾個不是我們中國的義勇軍嗎？

英姐 是呵，我們中國的義勇軍打回來了！

林伯 哦，哦哦！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一一六

衝鋒！

××豬獯那兒去了？

往東邊去了！

東邊去了！

追呵！

衝鋒呵！

衝鋒呵！

在一陣緊張的搏戰之後，槍聲漸稀，許多村民，燒起火枝，拿着燈籠，跑到街上來。他們也跑出了門口，英姐還在這忙亂中走了。

是義勇軍打回來了嗎？

怎麼不是呢！你看，來的不全是義勇軍嗎！

是的，快拿燈籠去照照他們呢！

阿光 爸爸，全哥回來了！

阿全和溫勝提大刀匆匆入，後邊有村民追着問。

民一 老總，××兵全都打跑了嗎？

阿全 （回頭）是的，今晚我們義勇軍完全收復這村了！

林伯 哦，阿全，你回來了嗎？

阿全 是的，爸爸這位是我們的弟兄溫勝，今晚收復了本村，大隊是准我們休息一點半鐘回家看看，我們打仗打得餓極了，家裏有什麼吃的嗎？

林伯 吃的嗎……

民一 老總，自從你們退了兵，這村裏的老百姓真的給那些××豬獠搜刮得一乾二淨呵！公路車站的警察，天天帶了××兵來，說是搜查土匪，到後來豬也拉去了，雞也捉去了，要是桌子上的燒餅，饅頭收的不快，也就要通通給他們掃光了呵！

民二 這些日子，我們老百姓，不單是要挨餓，每天聽見說警察又要帶××兵來搜查土匪了，誰不

發慌說不定那一個給他們說是「匪」，便有給他們打，給他們殺的危險了呵！

民一 我真不明白，爲什麼那班豬攏，總是把我們老百姓叫做「匪」的！

溫勝 他媽的這些日子，受罪的就是我們窮百姓！

民三 這話倒是真的。從去年十一月起，聽說是××兵要打來了，有錢的，不是通通都跑了嗎？有的跑進關裏，還安安樂樂的過他們的快樂日子，有的沒有跑進關裏，就是跑到××人的地方，××兵也保護他們，我們連忙拾好了行李，搭上了火車，也給警察趕了回來，××兵打來了，年青的不投到義勇軍，便祇有給他們當「土匪」來宰；大姑娘們要不想給他們強姦，便祇有通通攢進草堆裏去；我們年紀老的，不給槍打死，便祇有活着挨餓，受恐嚇，說不定也要和年青的一樣，給他們當「土匪」來宰，操他媽的，有錢的人，就是天掉了下來，也是一樣的可以過着快活的日子，我們沒有錢的人，永遠都一樣地受他們欺負！

阿全 這是有錢人的世界，有錢的人當然無論在什麼地方，是中國，是外國，都佔了上風，壓迫着我們去造成他們的威勢！我們沒有錢的人，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不論男女老幼都是給他們壓

迫着的，祇有起來打倒他們；他們也不是一定永遠可以過着這樣威勢的日子，我們也不是  
一定永遠要受他們欺負，這世界，總有反過來的日子！

民四

老總，我們村裏，實在窮空了，打了年多的仗，年青有氣力的不能留在村裏，大豆，小麥沒得收成是不用說了，連在門口種的幾把玉米，都給××兵拔去了，餓也不是今天餓起的，村裏的  
王大貴說，南邊的民衆已經集了很多錢由政府匯給你們，這話真的嗎？

阿全

如果真有匯來的話，我們打了年多的仗，早就該匯來了，爲什麼要遲到現在呢？如果我們有  
錢，有糧食，有軍火的接濟，怎會到這個地步呢！

溫勝

老鄉，等我告訴你們吧，我是由南邊來的，這些事情，我知到得清楚一點。南邊的民衆，自從得  
到了瀋陽失陷的消息以後，便開始了各種的抗×運動，請願咧，遊行咧，示威咧，單是籌款的方法也有許多，捐輸咧，節食咧，募捐咧，有許多學生都不上課，跑到街上甚至跑到鄉間，去勸  
捐抗×軍費，一時也籌集了不少錢，聽說後來政府組織了一個什麼「籌款委員會」，所有  
籌得的款都要交給給他，這樣，我們東北的義勇軍，便不要再想得接濟，南邊的民衆千辛萬

苦捐來捐去，祇是捐肥了官爺們的腰包，我們幾時得過一個錢的接濟！

民四 不是說，南邊的民衆已經成立了許多抗×會，這些抗×會不會和他們查數嗎？

溫勝 民衆的抗×會不是給他們解散得乾乾淨淨了嗎？現在的抗×會連提都不許提，愛國就有罪，誰還敢出頭去查那些過去的糊塗賬呢？只有眼睜睜的望着那些借名辦捐的官老爺發財罷了！

民四 混蛋！民衆千辛萬苦集來的抗×軍費，他們竟一口就吞吃了，如果這樣，南邊的民衆倒不如不捐的好！

溫勝 要捐就祇有自己攤，交給了他們是一定會吞吃了的！現在南邊的民衆許多都已經明白了，自己沒法子攤便率性不捐，但是他們怎肯把這種不用本錢的好生意放下不做呢，那麼，他們便改用了強迫的方法，做小學教員的也要抽什麼××救國捐，做工的也要剋扣××救國捐，租房子住都要交什麼××救國捐，「××救國」這幾個字簡直就給他們多了一個剝削的好名義！

民二 他們怎麼會有這樣的舉動？不是說，他們每一次演說的時候，都滿口說要「抵抗」，還要「長期抵抗」嗎？

溫勝 「長期抵抗」不如老老實實說是「長期不抵抗」吧！他們口頭上說「抵抗」，不過是欺騙民衆，希望民衆對他們留着點幻想罷了！如果他們當真要抵抗，爲什麼××佔據瀋陽的時候，不發一槍一彈？爲什麼東三省給××吞完了，還不派出一個兵來爲什麼十九路軍的士兵在上海抗戰的時候，忽然便下令撤退？難道所謂「長期抵抗」是要等到全中國都給帝國主義吞滅了纔開始抵抗嗎？

民一 村裏的王大貴還說，他們還時常把「滿洲國」的達官貴人們罵做「傀儡」呢！這還不是和「滿洲國」的達官貴人們罵他們做「民賊」一樣嗎？他們張三罵李四，李四罵張三，都不過是在主子的面前吃醋，狗爭骨頭罷了！實在那一個不是「民賊」，那一個不是「傀儡」，他們的背後，都有帝國主義在拉線的呵！

阿全 時間大概不早了，再等一會，我們便要回去歸隊。爸爸，想想有什麼法子可以找點吃的東西，

就是一點也好。

林伯 想法子……那便只有找找王大貴吧。

民一 是的，王大貴的倉裏，大概總還存着不少糧食。

林伯 阿光，你快點到王大貴家裏，請他打發個人來吧。

阿光 好吧。（出）

民三 說了半天，我們還沒有問你，老總，自從去年年底，××開了大兵打來，你們給他們逼到什麼地方去了？這回是怎樣打回來的？

林伯 聽說，你們退進了蘇聯蘇聯的政府曾經把你們都縛起來，交了給××的司令部，這話對嗎？

阿全 爸爸，這話是誰說的？

溫勝 他媽的，又是那一個王八羔子造出來的鬼話！

阿全 爸爸，假如這話是真的，怎麼我們今晚又可以回到老家來呢！那班帝國主義的巴兒狗，自從俄國革命一成功，便開始捏造蘇聯的壞話，現在看見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五年計劃成功



了。連他們的主子也嚇得屁滾尿流了，便更加亂放狗屁！但是事實總打破了他們的謠言，比如他們說蘇聯要把我們退入蘇聯的義勇軍交給了××，但是現在人人都眼見我們跑回中國老家來了，他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溫勝

實在說吧，就是退進關裏去的軍隊，也沒有受到我們這樣好的待遇呵，咬定要抵抗的士兵，不是全都給他們遣散了嗎？參加過義勇軍的朋友，回到那邊去，不是要給他們綁架，暗殺嗎？但是我們這回退進了蘇聯，每到一個地方，他們都歡迎我們，說我們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戰士，真正老百姓的軍隊呢！

民二

爲什麼蘇聯這麼好呢？

溫勝

這就是因爲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啊！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正是死對頭，所以帝國主義和他們的走狗奴才們，就專愛說蘇聯的壞話，還常時想找個口實去向蘇聯挑戰。但是他們的話只好拿去騙騙他們自己！我們早就明白：他們的朋友，便是我們的敵人！他們的敵人正是我們的朋友！不抵抗主義者是帝國主義最相好的朋友，也就是我們最痛恨的敵人！

阿光跑了進來，王大貴跟着，背着布囊，提着燈籠。

阿光 爸爸，王大貴來了。

王大貴 喂，老林，那雙鏟子你肯答應了嗎？

林伯 王老哥，真對不起，這麼晚了，還要你親自出來跑一趟。

王大貴 這有什麼相干？只要有合意的買賣，就是再晚一點出來也樂意的！那雙鏟子呢？

林伯 在這裏。

林伯從爐邊拿出了一雙很新的鐵鏟，遞給了王大貴。王大貴拿到燈旁很仔細地看驗着。

王大貴 做買賣不親自出馬是不行的，一不小心，便要上當！

林伯 放心吧，是昨天那雙沒錯的。

王大貴 好，就算了吧！

把布囊交給了林伯。林伯數着囊裏的玉米。

林伯 王老哥怎麼少了兩把的

王大貴 不是給夠六把玉米了嗎！

林伯 昨天不是說八把的嗎？

王大貴 那麼，爲什麼你昨天又不願意交易呢？今天難道不用加價的嗎？

林伯 今天爲什麼要加價呢？

王大貴 今天本村裏的糧食，不是比昨天更少了嗎？這就當然應該加價咧！

林伯 不過……

阿全 （一手抓着王大貴的領口，）爲什麼滿新的一雙鏟子，只值六把玉米？

王大貴 別動手？我是來做買賣的，又不是來和你打架！

阿全 我要你回答我！

王大貴 真笑話！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人做買賣的，大家願意就做，不願意就不做，雙方答應，天

公地道的

阿全 好滑的嘴！（給他一個嘴巴。）

打回老家去

民三 老總，他從來賣東西給我們都是這樣貴的！去年年底，聽說是××兵打到來了，我們便連忙把大豆，小麥，玉米都割光了，急急的想賣了錢好逃跑，村裏頂有錢是他，大家都求他買，那時候是泥土那麼賤的！後來××兵果然來了，我們卻跑不了，只好回到村裏來，那時候誰都不夠吃的，自己種得一點，又給警察帶××兵來搶了去，只好和他買，他便把價錢抬高起來，一天高過一天，高得從來聽也沒有聽過的！

民一 起初我們用錢和他買還好一點，後來我們的錢用完了，要用東西和他換，就更了不得呵！

民四 聽說他的姪兒是在警察局裏辦事的，和××人很要好，所以我們的東西都給搶完了，他還安樂得很呢！

阿全 哼，好一個漢奸！趕着老百姓最受苦的時候，你便投機發財！你確實有點小聰明，但可惜還沒有畢業，你們這種人祇好憑着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勢力，作威作福！可是現在，軍閥的勢力消滅了，帝國主義的軍隊，給我們趕跑了！我們是老百姓的軍隊，我們的責任是保護老百姓！殺絕壓迫老百姓的人像，你！哼！像你這樣的人，瞧着吧！（對準他的胸就是一拳。）

溫勝 小隊長，我們不必再化太多工夫對付他了，馬上拉回司令部去吧！（執着他的背後直走  
出去。）

民衆 去，我們跟着去吧！

民衆全去了，阿全正要出門，傳令兵入。

傳令兵 報告，總隊長命令，明早敵人總反攻，立即準備抵抗；所有沒有抵抗能力的民衆，馬上一律  
退出戰區，由司令部派出保衛隊送到安全地帶。（出。）

阿全 爸爸，司令部的命令，要你們馬上離開這裏呢！

林伯 不，我不離開這裏，我要跟着你，我再不能讓你這樣糧食也沒有，槍彈也沒有的和日本人  
打仗！你們的大刀怎拚得過人家的機關槍呵！

阿全 爸爸，你不許我打仗，便是一定要我餓死；不單是我餓死，還有爸爸，還有小弟弟，還有許多  
人的爸爸，許多人的弟弟，還有許多男女老幼的百姓都要餓死！不打仗就一定死，那麼，爲什  
麼不和那些帝國主義的獸兵拚一拚呢！而且也不見我們一定會敗給他們的。自從前年

九月十八的事變以後，政府一點也沒有抵抗便撤了兵，我們老百姓不是馬上就成立了義勇軍，自己起來抵抗嗎？現在一年多了，××和「滿洲國」派了多少軍隊來，說要撲滅我們，但是直到現在還不能撲滅，這便顯出了我們義勇軍的力量是多麼偉大！也許，在這一回，我會打死了也說不定的，但是一定會有更多和我一樣的義勇軍起來，他們是死不完的反過來，他們一定要撲滅一切帝國主義的強盜！

林伯 但是戰爭到底是可怕的呀！

阿全 爸爸，如果我們害怕戰爭，那便只有延長了戰爭！帝國主義的強盜一天不消滅，戰爭一定是會發生的！我們祇有用戰爭去消滅戰爭！爸爸，你年紀太老了，又有病，還是快點到安全地帶去吧！

林伯 ……（似乎有點領會了阿全的意思，還是很悲鬱，說不出話，阿全幫着他拾好了一個小包袱，點了一個燈籠，便牽着阿光的手，頹然地出門去。）

阿全 （提起了玉米袋子，趕上前去，）這裏還有六把，阿光，玉米你帶着，留着在路上和爸爸吃吧！

林伯 不，我們是不中用的人，不應該享用了這些難得的東西，還是留着給弟兄們吧！

林伯和阿光出。那時，門外已有許多義勇軍和雜亂的難民走過，阿全把玉米乾糧袋擱下了，正想提刀出去，英姐走了進來。

英姐 林伯！林伯！全哥，你回來了嗎？林伯那裏去了？

阿全 他和阿光剛剛出去了，他們要離開這裏，避到安全地帶去。幹麼你還到這裏來呢？

英姐 全哥，我的媽媽已經死了，現在……

傳令兵入。

傳令兵 報告，總隊長命令，據報五里以內發現敵人踪跡，馬上集合，準備應戰！（出）

英姐 好，全哥，我也加入義勇軍，和你們一起去打帝國主義吧！好久以前，我便想加入義勇軍的了，但是那時候，我媽和許多人都還以為女子是不能夠打仗的，不答應我，實在我們女子怎會弱過你們男子？為什麼男子可以參加義勇軍去打帝國主義，我們女子便不能呢？

阿全 ……………

打回老家去

英姐 | 全哥，你不必多想了，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沒有錢的女子，比你們沒有錢的男子還要痛苦呢！我們大家都是被壓迫的人，我們大家都祇有起來救自己！我們沒有錢的女子要起來救自己，是誰也沒有權力阻止我們的呵！

阿全 | 好，那麼你就加入了我們義勇軍，跟我們勞苦的弟兄一起和帝國主義拚命去吧！  
兩人匆匆出。這時，門外已經有許多義勇軍的搬運隊、交通隊來往奔走着。

—— (緊密的哨子) 集合！各大中小隊集合！

—— (哨聲) 集合！

—— (哨聲) 集合！

忽然，遠處來了一陣槍聲。

—— 散開！

—— 衝鋒！

—— 衝鋒！



打倒××帝國主義

打倒帝國主義

(幕閉後，聲猶不止)

打回老家去

水

水

一三二

旅岡

時——

一九三二年春夏之交

地——

洪水泛濫的湖南

人——

趙三爺

三姆

劉二媽

春生嫂

大福

二福

菊姐

老外婆

二毛

老么

三毛

婦人A

龍兒

婦人B

夜里，淡青色的月亮照着一所茅屋的門前，距門前几步的地方，是一株大桂花樹，在月亮的朗照之下，可以看見那桂花樹的倒影。離這屋左邊兩三里，便是橫互着那防禦洪水的堤；在這夜裏，無數的人，很忙亂地爲抗拒這未來的災禍而在堤的周遭哄動着。

茅屋裏面靜坐着幾個婦人和小孩子，在沉鬱的空氣裏，大家都露着一張異樣的苦臉。

劉二媽 聽呀，聽見沒有你們聽呀！

三姆 是有人在喊着什麼？

春生嫂 是的，像是東邊渡口那邊傳來的。

大福 見神見鬼，老子什麼也沒有聽見。

劉二媽 真像有點响聲呢，不要做聲，聽吧。

打回老家去

片刻，大家都沉默地傾聽着，而且有點不耐煩的樣子。

老外婆

（缺了牙，聾着耳朵，而且頭髮也脫光了的。戰戰的用着那乾了的聲音，自語起來。）唉，怎麼得了，老天爺算命的說我今年是個關口，水不要趕來就好。我一輩子經了多少災難，都逃過了。這關口不曉得怎麼樣，我並不怕死，就怕這樣死！子子孫孫這末一大羣，我的尸骨不要緊，我怎麼能放心他們……

大福

大數一到，什麼也管不得，管他娘，管他子子孫孫……

三姆

（帶着一點怒氣，睜視大福。）你的聲音不好小點嗎？你這沒良心的雜種，你要讓她聽見了的！

劉二媽

（喚着二毛。）叫她去睡。毛妹，你招呼奶奶去睡在三姑媽的床上，她今天一定累了，她走了不少的路呢。

二毛

（跑去推着老外婆的臂膀。）奶奶，奶奶睡覺去！

老外婆

你這丫頭！我要坐在這裏，我要等他們，他們什麼時候才回來呢？

劉二媽 大媽，真的一點聲音也沒有了，他們不知在什麼地方你說怎麼樣？今夜不要緊吧，我們家裏……咳……

老外婆 鬼曉得這些事，現在求菩薩也沒有用了！

大福 菩薩，我不信他就這末要和我們做對頭！過一年漲一次水，真的只是菩薩做鬼！我們一定要將菩薩打下來，管他龍王也好，閻王也好，哪叱三太子還抽過龍王的筋呢。我們這些人，這些種田的人，這些受災的人，還怕打不過一個菩薩嗎？救什麼堤，守什麼夜，讓他媽的水淹進來好了！（歇了一下子。）我們要去打菩薩，打那個和我們做對頭的人……

三姆 大福，你這小子懂得什麼，菩薩又看不見，你儘瞎說八道……

劉二媽 真是過一年漲一次水……

春生嫂 哼，你們看吧，今年可不比往年……

夾在這些紛亂的語聲中，那幾個被做母親壓住不准出去的稍大的男孩子，時時在吐着齜不起的忿忿的聲音。

老外婆（又自言自語。）幾十年了，我小的時候，龍兒那樣大，我吃過樹皮，吃過觀音土，走過許多地方，跟着家裏的人，先是很多，後來一天一天少了下來，飢荒、瘟疫、尸首四處八方的露着，那個去葬呢？餓鳥鴉，餓野狗！死得太多了，我的姐姐，小的弟弟！吃着奶的弟弟死在她的前頭，伯媽死在後頭，跟着是滿叔，我們那處地方是叫他滿叔的……我那時是七歲，命卻不算小，我拖到了這裏做了好久的小叫化子，後來賣到張家做了頭，天天捱打，也沒有死去。事情過去六十年，六十年了，想起來如同眼前一樣。我正是龍兒這樣大，七歲，我有一條小辮子，像雀尾巴。那是我第一次看見的水……後來是……

龍兒不喜歡聽外婆提到他的名字，他聽着那乾着的聲音斷斷續續的訴說，有點怕起來，有點感覺在同樣不祥的事要接近了，他輕輕的向大福二福的身邊移去。

「砰！」的一聲，不知什麼人在這時碰落了什麼東西，大約是茶杯之類從桌上掉到地下碰碎了。話在這時都停住了。人心裏駭了一跳，也沒有人追究。不要的寂靜又躡了進來。

老外婆（繼續着自己的話。）我是不曉得怪誰才好，死了的老伴是結實的，兒子是結實的，我們

都沒有懶過，天老爺真不公平，日子不得完，飢餓也不得完；我是不要緊，算隔死不遠，可是一代又一代，還不是一樣！從前年紀輕的時候，還只望有那末一天，世界翻一個身，也輪到我們窮人身上來。到了老了才知道那是些傻想頭，一輩子忠厚，一輩子傻。到明兒，我死了，世界還不知怎樣呢？一定更苦……

大福 討厭死了，嘮嘮叨叨有什麼用？更苦，更苦，苦到盡頭就好翻身了，怕什麼苦……

這時，一陣狗吠把這尖銳憤慨的聲音吞嚥了下去。人的視線便集中了透過那青色的暗灰的夜，從開着的門裏望着那迷濛的遠處；於是人聲「吡吡」的吼了兩下，便在路邊的桂花樹下，顯出一個人影來。狗也停止了吠聲，用鼻子嗅着的兩條黃狗，便跟着影子的後邊，走了進來。

春生嫂 呵，是三爺。

劉二媽 怎麼樣了？是堤上來的吧？

三姆 該會退了一點……

春生嫂 二哥呢……

打回老家去

趙三爺 怎麼燈也不點一個，就打仗天要坍下來，不想過日子了麼？

三 姆 沒有油了呀。還剩下兩枝小臘燭，就不留着急時候用麼？

趙三爺 退鬼，人都到下頭去了，下頭打鑼沒有聽見麼？湯家闕一帶有點不穩當，那里堤鬆些。尿急才開坑，見他娘的鬼！我不信救得了什麼！管他什麼湯家闕、李家闕，明兒看吧，一概成湖！

劉二媽 我們這裏哩……

春生嫂 三爺，底下還好吧，明天我們好回去麼？來的時候忘記了那兩隻小豬呢。

趙三爺 （先向三姆問。）有茶麼？（然後說。）說不定，湯家闕要是一壞了，我們就不怕，水往那裏

流，這裏勢力就鬆了一口勁。不過，那邊，那望不盡的一片田，實在沖了這裏還好點，我們這邊趕不上那邊一半多。這才大家都去了。（這時，三姆倒了一碗茶來，三爺一口氣便喝了一大半，繼續着說。）死到臨頭，還分什麼彼此！只是這里留的人也少了一點，我是來叫人的。大福二福都跟我去吧，只要有一個小孔冒水遲一點看見，就會完場的。這不是玩藝兒！（停了一下，把碗裏的茶一口喝掉。）救了下頭，那我們的家就要完了呀，我們能住在這裏一輩子麼？



劉二媽 水要是再大了，這裏也靠不住呢……

三 姆 下半年怎麼得了呢……

趙三爺 眼前就得了麼？

春生嫂 枕頭底下還有一個蠟蠟兒呀，我不該把它放在枕頭底下的，水來了，它一定跑不了呀！

菊 姐 還有那隻烏雲蓋雪貓……

趙三爺強壯雄大的影子，又立了起來，站到門邊去。

趙三爺 安靜點吧，不要慌，事情來了，急是不中用的。我們走吧！（牽着大福、二福、二毛、三毛也好

去的，小孩子眼尖，去幫着看看也好……

孩子們聽着叫自己去看，歡喜的狂跳起來，摸摸索索的去找短褂。

三 姆 到底，怎麼樣了不見總不放心……

趙三爺 看見了也放不了心呢，你去吧，什麼也看不見，模模糊糊一片望不見頭的大水，吼着聲音

激流了來，又激流下去了。晚上聽着，任你心硬的人也有點怕。

三 姆 什麼時候了呢？我一定跟你們去。我不願在家裏，今天家裏有鬼。唉，真怕人呢！

趙三爺 放屁，不准跟去，你有什麼用，在家裏管着龍兒菊姐，家裏有鬼，外頭更有鬼呢！

站了起來的三姆，又忿忿的坐下去了。菊姐就走到她的面前。大福他們輕輕的跳到了屋子外；外面風涼許多，天上有朦朧的月亮，還有密密的星河路斜斜的拖着。

大 福 天河裏也漲水的吧？

二 毛 那織女牛郎也要逃荒囉！

二 福 什麼時候好回來……？

趙三爺 那有一定，大約是天亮吧。

龍兒有點想跟大家去，悄悄地把手放在方才大福坐過的長凳上摸着；又想叫聲爸爸，然而終于沒有開口。

老外婆（又繼續自語着）：「我是不怕的，我活了七十多歲了。我看得真多，瘟疫跟着飢餓跑在後面。我是沒有什麼死不得，世界是這樣。我們這樣子的人太多了，死到陰間不知怎麼樣，總該

公平一點吧……

大家依舊沒有理睬她。有人打了一個呵欠，顯得有點耐不住疲倦的樣子。

老外婆 我曉得的，有錢的人不會怕水的，這些東西只是欺侮我們這些良善的狗。我在張家做丫頭的時候也漲過水，那年不知有幾多叫化子，全是逃荒的人。哼！那才不關他們的事，少爺們都跑到魁星閣去吃酒，說是好景緻呢！老爺就在那是發了更大的財，穀價是漲了六七倍，他們還捨不得賣！看見野外的尸身一天一天地多了起來……唉！講起來都不信，有錢人的心像不是肉做的。天老爺的眼睛，我敬了一輩子神，他連看一下子我們也沒有的，他就只養在有錢人的家裏……

老鼠碰倒了一些東西，把剛剛有點要睡的老么從劉二媽的身邊駭了醒來。

劉二媽（觸起了一個故事。）有些事情是很奇怪的，這老鼠就有點靈，水還沒有來，它就懂得搬家，家裏一到忽然不見這東西，就一定有禍事。你們不信，你們看我說吧。從前……

風從遠遠的吹來，不時有點嘈雜紛擾的人聲。從堤那邊，——屋的角，有時閃耀出烘烘的火把，

不過一瞬便不見了。只聽得遠方有人在大聲喊。狗又在桂花樹前邊吠起來。

劉二媽 從前……

三 姆 (向門前探望) 是什麼人……

從朦朧的月色中，露出兩個高的和矮小的人影。

婦人 A 唉，可憐，可憐一點，是牛毛灘逃來的人……

三 姆 呀，牛毛灘牛毛灘，是前天夜裏壞的事吧……

劉二媽 離五六十里路遠的地方呢……

春生嫂 那裏比我們這裏低些吧……

三 姆和菊姐跑到了屋門邊。

三 姆 喂，近來些吧，你們那裏是怎麼壞的事？

兩個婦人走近來，婦人 B 無氣力地蹲在門限邊。

婦人 A (慢慢地走進來) 是前天夜裏，前夜天魅黑，下着小雨，我們什麼也沒有搶得，全淹了！

都冲走了。我們那小屋，算什麼，抵不住一個浪。我們隔壁人家，連人帶屋一塊走的哪。只遲了一步，他們想搶一點東西哪。昨天每個人只吃了半碗稀飯，今天還沒有吃東西哪……

三 姆 好，我去替你們找點來，一定還有飯的，只怕找不出菜。

劉二媽 你們的男人呢……

春生嫂 你們到那裏去呢……

老外婆 牛毛灘還在水裏嗎？

婦人 A 真是多謝，不要菜，男人留在牛毛灘上面……

這時，三姆轉身到裏面端飯去了。

婦人 B （帶着哭喪似地抖着說。）住的沒有了，吃的沒有了，穿的也沒有了，連做工也沒有地方了，還留在那裏做什麼……

婦人 A 怎麼能走呢，等水退呀，水就把泥土泡漲，還得守着它呀！我們是靠在這上面，總不能不做這行事……

打回老家去

劉二媽 你們到那裏去呢？

婦人 A 先是想同她回娘家去住兩天，還有哥子在；今天又聽見講到烏鴉山去的路斷了呀，內河的水更大，那邊淹得更怕人。我是不知道要到那裏去才好，她又不是這里的人，她是我兄弟的媳婦，我們是妯娌呀。男人還只想到我們是去烏鴉山呢……

婦人 B (更忍不住的大聲抽咽起來。) 明天還想轉去看看……

劉二媽 轉到牛毛灘去嗎……

婦人 A 是的，只有再轉去，只要這裏不來水，轉去還有路……

老外婆 這裏也靠不住，我們人都出去了，不曉得明天又是個什麼世界呢……

菊姐 真的我們這裏也靠不住嗎……

劉二媽 那我們家裏只好打仗去了……

菊姐 那我們到什麼地方住家呢……

婦人 A 路斷了怎麼得了呢……

婦人B 老板還只以為到烏鴉山去呢！……

老外婆 （不安的問。）外面壞了嗎？你們動一些什麼？……

並沒人回答她。這時從堤那邊傳來了銅鑼的聲音，那是正在惶急之中亂敲着响的。

三 姆 （發狂的從屋裏跑出來。）我的天呀！你們聽見嗎？……

除了老外婆，誰都湧到桂花樹的外邊。小孩子叫着在人羣中擠狗又擠在中間。

近些地方也鼓起大鑼來，人在叫着：

「到堤上去，帶你們的鋤頭要救住，男人們不准躲在家裏，不准先逃，我們要堤……」

「帶鋤頭去，帶火把去……」

狗在吠，鷄在叫，人聲在嘈亂地喊着，堤那邊的火球在滾！

老外婆 （狂得跪了下來，哭般的叫）着。要求老天爺保護，保護呀，地藏王菩薩，龍王菩薩……我

們這裏水來不得的呀！……

孩子們都無主地啼哭起來，在遠近驚惶的女人們的叫聲之中，鑼更响了，大的火把伴着拚命

的叫聲出現：

「伙計們都來呀，到堤上去！」

「救住救住我們的堤！我們的家在這兒，我們的妻兒……」

「快跑來呀，伙計！」

「火把舉高些……」

人羣一團團在呼喊聲中，隨着火把到堤邊去了。

三姆正要跟着火把去，劉二媽一把拉住她。

劉二媽 三姆你不能去的……

菊姐 （跑去拉着三姆的手。）媽呀……

三姆 （在掙開她們的牽絆。）不要管我，我要去，我等不得了呀……

龍兒 我也要去……

菊姐 媽呀……



三姆和龍兒飛跑的追着火把去了。

菊姐 弟弟呀……

老婆 （在戰戰抖抖的摸到門前，很悲愴的自語。）算命的說，我今年是個關口……

——幕。

## 第二幕

人——

李踢鼻

趙三爺

陳大叔

張大哥

王大保

農民 A、B、C、D、E、F、……

婦人 C

女人及孩子多人

一條橫互着在距村中兩三里路的堤，無數的人羣，正在動亂着：火把在周圍照耀，鋤聲、人聲、水聲……在緊張的情緒中，無節奏地合流起來。

李踢鼻 他娘的屁！這堤就要不得……

打回老家去

農民 A 罵你的娘，看是什麼時候！只准你有一條心！死守住這條堤！我們不能放鬆一點呀！

農民 B （指揮着喊。）不准圍在這一塊上面下面，分些人去呀！留心看着……

農民 A （在忙亂中瞧見了在看搶堤的女人們。）喊那些堂客們回去！喊她們逃走！跑來這裏尋死！

女人們都拖着跑掉了鞋的赤腳，披着長髮，嘶着，哭着，喊着「天呀！」喊着爹娘，喊着她們的好丈夫，喊着她們的兒子，她們跑到堤邊，想擠了進去，又被一些男人的巨掌推了開來。

李踢鼻 媽的！你們這些鬼婊子有什麼用！

農民 C （在比較黑一點的堤邊。）大姐！桂兒的娘！趕快帶着桂兒逃吧！不要管我！

從遠處又送來慘酷的叫，在動亂的人羣中，湯家闕也猛然响起了緊急的鑼聲，接着又是同樣的號叫，人們都停住了聲來聽。

農民 D 唉，只怕那邊還要危險呢……

農民 B 不要管！留心看着！不要放鬆住！不得手呀！

農民 E 再燃幾個火把

農民 A 喊那些堂客們滾開！

鑼聲又緊急了起來，女人們還是越聚越多，有跑了回去又再來，有些帶着兒子孫子，四散的亂跑，不平的路，常常把她們摔倒，她們也哭得更厲害了。

鑼聲突然沉寂下來，大家又都起了異樣的驚駭。

農民 B 你們聽聽呀……

慘厲的叫，使人愈感到不安。

趙三爺（帶哭着的聲音喊。）天呀，可不是湯家闕就壞了……

農民 F 把火把從堤邊傳到河里去。

農民 F（一種喜悅的叫。）低下去了。低下去了。好了，好了！

於是曠野里傳遞着這福音：

「低下去了！低下去了！好了，好了……」

打回老家去

人的心在這之間都鬆了一口勁。女人們的號叫也漸漸低弱下去。但接着她們又像記起了什麼似的，四處來找她們的親人，喊着名字，遠近在呼應着，人在擠着。有些男人跑開去找老婆。

陳大叔（用手在腰間探了一下）媽的！我說什麼這樣難過，是鬼把我的烟管搶去了！……

農民D 老子這裏還有兩口……

陳大叔 媽的，不管他一口兩口，總得給老子抽一抽！（跑過去拿了農民D的烟管，抽着烟。）

農民D 水漲了，烟也漲起價來。

陳大叔 這個年頭兒，生活總是難得多了！……

農民E（在罵着跑開去的男人）豬糞！我們鬧些什麼快活嗎？死在眼前呢！媽的臭屁，這紙紮的堤，你們就打算不怕了麼！……

幾個男人不聲不氣的跑了回來，又在堤邊擠着。

張大哥 仲火把再看看，水到底低了多少呀！……

農民F (拿火把往河裏照了一照) 沒有多少,兩尺,頂多三尺吧!

李踢鼻 不相干,再低也不相干,這全是窟窿的勞什子的堤,終究保不住,遲早要被沖去的!各人還是趕緊逃命吧……

王大保 逃命,那來容易!水比你跑得快多了……

李踢鼻 管他娘,好生看住,今晚總不會怕了的;喊那些堂客們帶着小鬼們跑,壞了,她們活着,守着,讓她們回來……

農民F 上面的來頭還大的很呢,這不是一兩天可以退去的水,不知道什麼鬼作怪!……

農民A 好吧,先喊她們滾……

于是曠野又沸騰了起來!不安、恐怖、號哭……又佔據着。男人們都發氣的驅着女人們跑。

李踢鼻 媽的!你們這些臭堂客!你們滾呀!留在這裏送死!……(驅着她們走。)

婦人C (哭喪着喊) 啊呀!怎麼得了呀,阿毛的爹呀……我的親人呢,你在這裏我是不走的呀!要死在一塊死……

農民 D (發着脾氣的喊。) 媽的，動不動就哭，老子臊你娘！……

農民 E 告訴她們，要她們先走，天亮了，我們再跑，就打算真的沒有救了麼？明天會好好的築起來，一處一處的修好。不怕了，她們再回來。告訴她們，求她們，媽的，真要人命的女人！……

王大保 (驅着女人們。) 要你們走呀！堤明天會修得好起來的！

女人們在無可奈何之中，帶着哭喪的臉扶老攜幼的跑了。

李踢鼻 (目送着跑掉的女人。) 媽的，討厭的賤種，總是哭……你娘的屁，難道哭就哭得水退掉下去麼……

農民 A 一天到晚吃還沒得飽，又是她媽的水，淹咱們的田，咱們的屋，咱們窮人，爲什麼老是這麼受苦，不是官老爺來抽什麼捐什麼稅，就是老板要加什麼租，一年難過似一年；媽的，今年又鬧這致命的大水！

農民 F 有錢的，聽見水漲便老早趁洋船跑掉了，剩下的只是我們這一班沒有飯吃的人，築堤，天天在這裏餓着肚皮賣氣力，如果不是爲着大家，誰還願意幹這鳥的事！

陳大叔 年年是災，天天有難，一年又一年，還不是一樣！

農民 A 媽的！官老爺，兵大哥，成年他媽的鬼打鬼，今天同你拚個你死我活，明天卻又要好起來了！

媽的，打來打去，還不是在我們老百姓身上着想！

王大保 年年打仗不知死了多少條人命，燒壞了幾多房屋，踏毀了幾許田禾，宰殺了多少老百姓的牲口，臊他娘的屁打仗，打仗把老子的飯碗都打掉了！打……

張大哥 去年我們鄉裏的團總王老爺，迎了個什麼劉團長來，硬要我們每家繳上三毛錢的紮防保安費，眼看着我們的收成都糟透了，還繳他媽的什麼費？大家都那末窮，誰會有錢給他？可不繳又要怎樣？不是坐牢，就是捱打，弄得大家都坐臥不寧，還說保什麼安！

李踢鼻 保他媽的王團總的安！

張大哥 又不是保入什麼劉團長和王老爺的荷包裏去嗎？……不是麼？老何因為遲繳了一點，捱了一頓板子不算，還要綁到團裏去坐牢，後來放了出來還大病一場呢。

李踢鼻 媽的！現在水災一到，王老爺早就挾着姨孃子跑掉啦！

農民A 死的是我們受苦的窮人，有錢有勢的雜種，卻安安然然的和姨太太在高樓大廈尋快樂，享福……

在憤然的談話中，不時風仍吹着一些帶慘酷的聲息。同伴們互相鼓勵着。

農民F 不怕了！好了！這兒好了，留心那邊。

趙三爺 快天亮了！天亮了！縣裏派人來修堤，那就不怕了！……

遠近的鷄在叫，東方也漸漸發白。

張大哥 哈哈（冷笑。）縣裏派人來修堤等着吧！……哈，你要等縣裏派人來，你老子就要和你變

成水鬼了！

農民B 不准看着，都要動手呀，急，中什麼用，拿出臂膀來呀！

大家又拿起鋤來填着堤，在忙亂的狀態下，大家都用喉嚨來呼喊著。

農民E 不要怨天尤人，等好了咱們再算賬他媽，有他們年年賺的捐，左捐右捐，到他們的烏那兒去了。可是現在不要罵！我們把堤救住了再說……



農民 A 媽的屎抽了老子的稅不築堤，老子一定要算他們的賬，看你這烏龜雜種跑到那裏去？  
子的耙會對不住你！

李踢鼻 (憤激地) 臊他媽！

一個地方忽然缺了一個口，水沖了進來，巨大的聲音吼着！

「天呀完場了呀！咱們活不成了……」

「糟啦！這裏滾進來啦……」

「媽的，快快來呀來呀……」

農民 B (急急的跑來) 快些把土填上去，不准怕死！

許多人在動亂之中，慌張的把鋤耙挑着土塊傾到堤上去。

農民 E 再挑些土塊來！

農民 F 怕什麼，要活大家活

農民 C (發狂的，本能的朝四下跑) 救命呀！救命呀！天老爺……

打回老家去

農民 E 大家在一起呀！大家振起一點精神吧！

農民 B 把土塊蓋上來！

農民 E 搶住！不然，咱們就活不成啦！

缺口漸漸大了，人在水里用力的朝外跑。

農民 C 救命呀呀！我的媽呀，我要死了咧！

陳大叔 天哪……我死了……

農民 A 媽的！不准哭，要救自己的堤呀！

女人的哭聲又漸漸地响亮！

農民 E 誰跑掉了媽的，自己跑掉就活得成嗎？

陳大叔 喂，這裏又來了！（又是另外一個駭人的叫。）

王大保 糟透了，這趟可完了……

水勢更汹涌地衝進來，人漸漸在動亂中往外跑了。喊聲、哭聲、水聲……交織着這崩坍中的最

後防綫；

「救命呀！天呀……！」

「跑啦！還哭什麼？」

「死到臨頭，哭就活得成嗎？」

「他媽的天，不會救你的，救你的只有你自己的腳，和在這裏的許多受難的兄弟……！」

——幕就在這號聲中急閉。

### 第二幕

人——

陳大叔

陳大嫂

趙三爺

鎮長

王大保

李踢鼻

張大哥

大福

少婦

鄉民頭腦 A、B、

打回老家去

水

一五八

農民 A、B、C、D、E、F……

賑災員 A、B、C、

婦人 B、C。

巡警多人。

孩子 A、B……

其他男女災民。

在長嶺崗的鎮外，有兩株蒼穹的大樹。無數的餓羣，攤坐在這鎮外不平的地上，路旁老的、幼的、男的、女的，帶着憂鬱的臉，三五一羣的在商量些什麼。巡警們四面八方的站着，巡邏着。

孩子 A （吵着自己的母親。）媽呀，肚子餓……

少 婦 乖乖，靜一點吧！等一會兒，一會使好了……

孩子 B （年紀比較大一點的。）要到什麼時候才有東西吃呢……

女人們在沒奈何的歎息。

農民 C （哄着一個丟了母親的孩子。）狗狗！媽媽替狗狗買把粑去了，乖的狗狗不要哭……

陳大嫂 唉！三爺，你寬心些吧，我看見你家三姆早就帶着龍兒走了的，她們一定朝她娘家去了，是

朝太陽山那邊去的……

趙三爺 唉，不會活的，她這幾天總是見神見鬼，我料到兆頭就不好，奶奶成天說今年是個關口，她七十多歲了，一生吃過了多少苦，還得這末的一個結果！唉，龍兒……我那末多一家人，就只剩下我和大福兩個人了。（說着，不覺流起淚來。）

王大保 哭有什麼死的？死去了，哭得轉來嗎？不死的總得鼓起氣來想法，未必也讓他死去麼？

李踢鼻 不要哭！跟我來！在這裏不愁他們不給我們吃，這幾個吃得起的，有三百條街，一百多家舖子，三富莊、馬鞍山的大戶都有人在那裏，有縣裏派來的鎮長，有分局長，有兵警，有學堂，唔，老子們家破人亡了，老子們就得留下這條命，還得算算賬呢……哭什麼？不要哭了，男子漢！日子還長呢，哭成得個什麼事！

王大保 住在長嶺崗，吃在長嶺崗，等老婆來，等兒子來，只要沒有死，慢慢的他們也得逃來的。水總有天會退的，屋子沖走了地總還在啦，那屋子值什麼錢？值錢的是老子們自己，兩條毛腿，和兩條臂膀；今年算完了就苦一點，世上那有餓死的人？明年再來，有的是氣力，還怕什麼……

李踢鼻 別處我就不曉得，三富莊我就清楚，打開他們的倉，夠我們一渡口的人吃個幾年呢。看他們就真的不拿一點出來忍心讓我們餓死麼？

王大保 踢鼻，你莫吹，你有本領不會連條不破的褲子都沒有，你做了二十年長工，插田，種地，打雜，抬轎，你還沒有餓死，已經算你運氣，你還把你的東家當好人，你這豬糞。

李踢鼻 禽你的娘，怎的罵我？你才豬糞，我做奴才是沒有法，混一碗飯，也是沒法，你以為我是甘心的？別人不起來，我一個人有什麼用？現在我們是一夥了，沒有法；家被水沖了，又不是懶，又不是搶，為什麼他們不給我們吃，他們他們拿了我們的捐，不修堤，去賭，討小老婆，讓水毀了我們的家，死了我們多少人，他們好不給我們吃嗎？又不是我們裝着這樣，我們怕什麼，逃水荒的人多得很，只要我們在一塊，想法，不愁餓死的；你們放心，包在我踢鼻身上……

王大保 我們一定不要哭，一會兒我們去找他的局長，或團上的人，有人問話踢鼻你答應。（拍拍李踢鼻的臂膀。）

農民 A （看到了剛進來的逃荒的人。）你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陳大叔 從一渡口嗎？先也來過一些了……

農民D (很焦急地) 呀！有個穿藍布衣的女人麼？要麼妹在裏面就好了……

婦人C 我的天呀，該是我的媽還活着吧……

張大哥 (新來的逃荒者) 你們是那裏來的，來了好久了麼？

趙三爺 (對着新來的同伴，搖了搖頭) 唉，他們餓得真不像樣了……

王大保 踢鼻世上那裏沒有餓死的人，以後你看吧……

新來的逃荒的人，有些在找着自己的親人，也有些慢慢地一起坐下。

農民A (向着王大保他們) 喂，你們打算怎麼樣？

李踢鼻 (搶着答) 到鎮上去，想找鎮長，局長也好，先給我們一點吃，我們是昨天晚上遇難的。

農民F 他該管你們麼？我們都不准上街，他們比防土匪還怕我們呢。

少婦 真的嗎？那我們怎麼得了呢……

農民D 牆上不是貼着告示麼？說是已經上呈文到縣裏去了，不久就有好消息來，要我們安份的

等着，如有不逞之徒，想趁機搗亂，就殺頭不赦！……

女人們又是在哭，在噙着鼻子歎氣，孩子們總是吵餓。

王大保（有點耐不慣他們的吵鬧。）你們吵些什麼呀？不怕的，等着吧，真的不想辦法，好讓我們這許多人餓死麼？

鎮上來了些賑災員，帶了一些穀粉之類，交給鄉民頭腦分給這一羣餓荒了的災民。

賑災員 A（帶着假仁慈的面孔。）這都是沒法的災！……鎮裏只有這一點，不是不想法，人太多了，分不過來……

賑災員 B 鎮長親身上縣裏替你們請米糧去了，你們該安心的等着……

賑災員 C 這水太大了，別處比我們這裏還大，幾百年沒有的事，真是菩薩發氣！……

賑災員 B 現在替你們帶了這些苞穀粉來，出了大價錢買的呢！以後這些還得大漲價！……

賑災員 A 你們放心，縣長也是愛民的，總有辦法來的。鎮長太太前夜還替你們上城隍廟燒香來呢。



賑災員B 縣裏，省裏，都是在募捐呀，說還要募到京裏去，外國人那裏也要募捐……

賑災員轉了回去。

大福 (很覺驚奇的問。) 募捐是什麼呀？

趙三爺 募捐就是化緣呀……

王大保 京裏，京官們才真闊呢！他們肯拔一根汗毛，我們都要肥起來了……

農民D 外國人是些什麼人呢？也化緣去，大約都是些好人吧……

趙三爺 鎮長總算好，縣裏的知事，大約也是清官吧？爲民父母，不愛百姓是不好的呢……

李踢鼻 (向着一些年青的農民。) 說鎮長好，知事好，他們爲什麼不把他們的倉打開，分給我們

一點呢……

農民D 募捐，等他們募捐，等他娘屁，老子們的鳥要餓死了！

農民A 燒她的鬼夜香，燒到她的野老公懷裏去了，那堂客老子看見過的，顛着屁股，花狐狸精似

的，是縣裏的一個三等土娼，那個不知道……

打回老家去

農民 F 什麼叫做土娼呀？

李踢鼻 土娼還不懂，你這豬糞，是賣屁的！聽說要一吊錢一夜呢……

農民 F 吓，要命！

農民 A 動不動天災，菩薩發氣，就真是菩薩發氣，可不應該發我們的氣！爲什麼他們那些拿了錢，不管事，刮盡了地皮，成年打仗殺人的人，又不倒霉呢……

鄉民頭腦 A （發了脾氣的罵。）媽的！你們這羣餓不死的忘八！你們嚼些什麼，想不安份麼？罵他們……你們要連累大家的！假如他們不管，我們才真不得了……

農民 B 他們不管嗎？我們起來，自己管得着！

羣衆 自己也管得着！

鄉民頭腦 B 不要聽這些忘八龜子的話，他們要害你們的，再敢這末胡鬧，捆起來送往鎮上去……羣衆在大聲的鼓噪起來，頭腦們立刻要到鎮上去；鎮長也從縣裏跑了回來。

鎮長 喊那些流氓安靜些，我自然得替你們想法呀，要鬧是沒有用的。縣裏請米什麼都沒有用，

城外擠滿了都是災民。別處的捐穀又沒有到，難道我還情願你們捱餓嗎？你們要鬧可不行！

羣衆們又有些靜下來了，頭腦們就活動起來。

農民 D (軟聲的向着頭腦 B。) 我想跟着你，隨你到那兒去。唉……

頭腦 B 好的，你肯安份嗎？你有幾口人？出去可不比在本鄉，得聽我的話……

農民 F 我們呢？

頭腦 B 哼，你是什麼地方人，我怎麼不認識你？你常耍嗎？我帶起人出去，是担着身家性命險呢！我還要找保的，你們想走就走……

農民 A 這是不公平的！我們就該死在這裏嗎？

頭腦 A 這末多人，總是不能全走呀……

趙三爺和大福也很想出去混混，不意在這時遇着了劉二媽和老么，大家都顯出異樣的驚訝。然而除了「啊」的一聲之外，大家都說不出什麼來。

打回老家去

女人們在無力地嘶着：「一定要死了，路在那裏呢？」……

李踢鼻 不要做夢了。沒有人來救我們的，活像豬一樣的活着，死去像豬一樣的死去吧！……

張大哥 什麼募捐，傻子等着去吧！哼，他媽的屁，到了手的肥肉還肯放手嗎？還不是脹在他們的腰

包裏去了！

農民 A 你們，啻你的娘的這羣餓不死的忘八蛋，餓死了同他們有什麼相干！……

農民 F （坐在大樹的枝椏上，裸着半身，張着黑色的臉。）亂吵一些什麼鬼，雜種們想法子呀，不

准吵，聽我來講！……

大家的頭都轉到這一方去了。

農民 B 是呀！我們要想法子呀！就聽他說！……

農民 D 張大哥呢，你也應該替我們想想法子呀！……

張大哥 我也要說呢，我一輩子嘔的氣簡直會把我的肚皮炸破呢！……

農民 B 不准吵，吵些什麼雞巴！讓他先說！……

農民E 現在明白了吧，雜種！我們，鼓起眼睛看去，凡看得見的地方，再走去看看，只要是有着田的

地方，只要有有着土地，就全有我們在。告訴你，就全有我們胼手胝足，捱凍捱餓的在。老子走過好幾省，年輕的時候，抬過轎，吃過糧，看得多了，處處老鴉一般黑，那里種田人有好日子過？水要淹死你，旱要乾死你，土地就是我們的命呀！好容易這年的穀子收到了，他媽的衙門里的人來了，老子一股兒種了他媽的三斗六升田，喝稀飯還不夠，那里容易夠得他們左捐右捐；再不是東家老板來了，他們一動也不動，不出穀種，不出肥料，坐在高房子里拿一半現成的還不夠，還要恃凶來索詐，哼，你敢哼一聲嗎？有牢給你坐的。你坐了牢，你的娘，你的老婆是死呀！哼！老子現在是明白了的，餓鬼，告訴你們吧，老子們不好生想個長久的法子終歸是要餓死的。而且還要留下些兒子們孩子們跟着餓死呢！……

農民B 是呀！他講得不錯！

羣衆 不錯呀！……

婦人C (向婦人B。)二姐，真的是這樣的呢，唉，我們太可憐了！……

打回老家去

羣衆（沸騰的喊起來。）我們得打算一打算呢……

農民B（在對面的大樹上喊起來。）爲什麼打算呢，講什麼空話，眼前比什麼還要緊呢。我們的  
人死去又死去了，我們的肚子空着，我們吃死人也不夠呀！我們的皮肉是硬的，我們的心總  
還是人的，我們總不能吃活人呀……

農民F 呸，臊你的娘！你去吃活人吧！

農民E 吃活人，有什麼希奇？老子們不就在被人吃着？你想想，他們坐在衙門里拿捐款的人，坐在  
高房子里收穀子的人，他們吃的什麼吃的是我們的力氣和精血呀！真是雜種！老子們被人  
吃瘦了，把娘子也吃了去，還糊塗，還把別人當好人，等別人來施恩，還打算有人來救我們，哼，  
等着吧，把腸也餓了出來，你們看有冇米會送來告訴你，我們人這末多，餓死幾千幾萬不  
算什麼，還愁不剩下一些再做奴隸麼……

農民F 啊呀！真是怕人得很！我們被人吃得真怕人呀……

李踢鼻 怕什麼人起來拚它一拚，全不過是死吓！

羣衆（呼應者）對呀！全不過是死吓……

街的兩頭，衝出一些帶鎗背刀的兵士，他們趕散着人，那些在嘈亂聲中的災民。

軍警（大聲呼叱道）你們這些餓鬼！吵些什麼？敢再鬧，老子把點顏色給你們看！你知道，老子

又沒有開米行，堆在那里；鎮長法子也想完了！又不比往年，今年漲水的地方，你們怎麼會知道，可大得很呢。以爲就只是你們麼？你們這些值個什麼！

羣衆又漸漸沉靜下去。可是兵士走後，卻又激昂起來。

慢慢轉入了月色的夜……

農民E（又爬上大樹）傻子們！不要再上當，再聽他們的話了。他們今天說想法，明天說想法，到

底法子在什麼地方說募捐，說賑濟，他媽，日子這末久了，募到他們的鴿巴那里去了！他們沒有開米行，那個見過的那些米行里的米呢，他們都藏起來了，他們要好價錢才肯賣呢！我們的東家老板呢！不是穀子裝滿倉了麼？怎麼不拿點給我們吃，從他們的祖宗就都是靠我們過活的呢！

打回老家去

李錫鼻 他們倉里多得很，別處我不曉得，三富莊我是清楚的，只要他們肯打開，夠我們大家好久吃呢！

農民B 肯打開，你做夢！他們守得緊緊的呢！他們恨不得再加上鉄牆，恨不得能悄悄運起走呢。莫說三富莊，什麼地方不有好些在那里，可是我們只有樹葉吃！告訴你們，雜種！要我們自己動手去打開呢！放在那里不去吃，卻要餓死，真是雜種！現在，起來呀，起來呀！……

李錫鼻 起來走，他媽的，拚一拚吧，左不過是一死，現成的放在那里，爲什麼不搶呢？……

羣衆（又呼應着）起來走呀！……

農民E 走到什麼地方去？豬糞，亂吵些什麼？好好再商量呀！

農民B 伙計，你有道理，你再說呀！……

農民E 蠢東西！真是雜種！你們要搶什麼？老子是不搶的！老子們又不是叫化！又不是流氓，是老老實實，安安份份的農民。現在被水沖了，留在這里捱餓，等了他媽的這末久的救濟，一批一批的死去了，明兒我們都會死去的！比狗不如！告訴你們，起是要起來的，可是不是搶，是拿回我



們的心血告訴你，雜種，只要是穀子，都是我們的血汗換來的，我們只要我們自己的東西，那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呀……

羣衆 是的那是我們的呀！

農民B 走去拿回我們自己的東西！

羣衆 走去拿回我們自己的東西……

李踢鼻 到三富莊去，那裏有我們幾十年的血汗！

張大哥 李老板家里去吧，我們幾代人都做着他們的牛馬的……

農民B 豬糞又亂起來了，不准吵，我們不能亂來的！我們要在一塊，我們要有一條心聽他說呀！他

比我們有道理呀！他說的都不錯呀！伙計，你有本領，你再說！

羣衆 對的！我們都聽你的話，我們要怎麼樣呢？

農民E 雜種！怕什麼，老子們有這末多，還怕什麼！大家一條心！把這條命交給大家走！去幹！老子們

就成了！我告訴你們……走去幹吧！大家一條心……

打回老家去

農民 B 走大家一條心去幹吧，伙計們！

羣衆（在呼應着這巨浪般的聲音。）走幹啦！

取回我們自己的血汗！

我們不再作牛馬啦！

伙計們去取回我們自己的東西呢……

大家在浩蕩的聲中，憤激地奔撲前去！

——幕閉時，還有無限的哄音在吼着。

七月，一九三三年。

〔聲明〕這劇本是根據丁玲的剗作小說水所改編的。

# 禮物

旅岡

時——

一九三五年六月廿三日深夜至翌晨。

地——

吉林東部寧安縣底一個偏僻的山野。

人——

楊挺 遊擊隊員。

任伯 遊擊隊員。

老章 遊擊隊員。

李二春 義勇軍隊長。

林守 朝鮮人，義勇軍。

張奇 義勇軍。

陸民 探兵，遊擊隊員。

日兵尸體。

幕啓，舞台黑暗，隱約可以聽到遠遠的槍聲，風吹樹葉的響聲，頗有風聲鶴唳之象，情景淒然。舞台轉亮，是清紅色的火光，漸漸現出山林的景色。楊挺從林后躍出，慢慢地探步向四周張望。后面有急促而低沉的呼聲：「老挺，慢點兒，我走不動了。」

楊挺 不要張聲，這裡不曉得有人沒有。

任伯 （背着很沉重的包袱和槍械，身邊還有刺刀，乒噹乒噹地響。他顯着很疲乏的樣子，拖着蹣跚的步子，從斜坡慢慢地走上。）媽的，這樣密的林子先躺了一會兒再說。我可要累死了！

楊挺 （回頭把任伯身上的槍解下來。）你太累了，讓我來跟你背一下子。老韋呢，他在山坳下幹嗎？

任伯 （一面放下背上的包袱，在樹根坐下。）他拉屎去了，過一會會來的。

楊挺 我到那邊去看看情形怎麼樣，老韋來了你要他候候我。大家集中了隊伍再說，反正咱們兄弟們多，他們殺不了……

任伯 兄弟多？沒有子彈總是敵不過他們的。老子這裡只有兩排子彈了，要是再打起仗來，恐怕也

不會支持得多久。要是后方沒接濟……

楊挺 老任，我們是用不着悲觀的，后方沒接濟，我們也總得想想法子。難道你忘記了那逾許多學

生來慰勞我們麼？他們帶來了多少棉衣和糧食。

任伯 (插進) 只是沒有子彈！那些學生們倒是熱心的。

楊挺 所以，就是憑住了大家的熱心，我們這兩年間才能夠三番四次的逼近了哈爾濱和瀋陽城，

把他們嚇得屁滾尿流了！

老章 (荷槍上) 我們殺你賊子兵…… (一面唱，一面踉蹌地奔上) 殺到老家瀋陽城……殺

殺殺……

任伯 老章！你又大唱什麼鳥？不曉得這兒有沒有鬼子兵？

老章 (粗暴地伸出拳頭) 要是有，老子就給他管管利害，你看看，這拳頭！

任伯 你的拳頭有鳥用，他們的飛機大炮，遠遠就炸毀了你！

老章 老子有槍，他來，老子就試試眼界！你看利害不利害！

任伯（冷笑）你搜搜你的身邊看，還有幾顆子彈好試？

楊挺 你們真是，就是要試，也不是隨便就試的。我們每一顆子彈都應該向我們的敵人描準，不亂花了我們的一顆子彈……

老章 老子一顆子彈就取了一顆鬼子頭，這代價還不夠！這手溜彈一炸，不怕他不送幾條命！你看這本領大不大，老挺？

任伯 這不是本領不本領，要后方有接濟才成，不然，看你用完了這幾顆子彈怎末辦？

老章 我還有刀，怕什麼呢？這總得殺他一個痛快！

楊挺 是的，衝鋒陷陣總用得着。

突然！一陣汽車的輪音，漸漸向山坡移近。楊挺中止了談話，到斜坡下面探望。

任伯（背起了地上的包袱）老章，這邊來！（鑽進了林的后邊去。）

槍聲漸密而近。

楊挺（從山坡下復上）老任，那里去？

任伯 這邊來！（從林后出。）

楊挺 好像東路的遊擊隊退卻了似的，這邊槍聲很近！我們到那邊去看看，怎麼樣？

老章 大隊長不是要我們在這兒等候從百草溝開來的部隊嗎？要是他們碰不着我們怎樣辦？

楊挺 那末，你們在這里候候，我立刻就來。（把背着的鎗交回任伯。）你換把刺刀把我回頭見！

老章 （把槍倚在樹根坐下。）老任，你還有子彈麼？我這里只有兩顆了。

任伯 這里還有兩排。媽的，不要碰到賊子兵就好，不然，老子可要完啦！

老章 （分了一排子彈。）怕個卵！他們來，老子就躲到石壁后面去，給他們放兩口冷槍，取他們的

老命！

任伯 你說得好聽，他們放一把火，把山嶺都燒個精光，看你躲到那里去？（從袋子里拿出一個旱

烟斗。）恐怕你我都燒成兩隻燒豬了呢？

老章 媽的，老子就不信他們會燒山，那麼厲害！怎麼樣？還有麼？給我抽兩口！

任伯 趕了一整天的路，煙也沒有功夫抽一口，真累死了！且振振精神再說。這里給你一口兒。

老章 (從身上尋煙斗) 媽的,我的煙斗那兒去了?

任伯 再找找看,你總是那樣粗心!

老章 沒有,什麼也沒有!

任伯 也許在路上丟了,說不定給東洋鬼子拾去了呢?——幸好不是值錢貨!

汽車的輪音又從山坡下傳來,一瞬間就突然停止。

任伯 媽的,是鬼子的坦克車還是汽車,你聽?

老章 (起立,探頭朝山坡下窺看) 見鬼,什麼也沒有!

任伯 恐怕是飛機吧?(望望天空) 黑沉沉的。

老章 真是見鬼,夜里那里來的飛機?

槍聲突然響了起來,二人呈驚駭狀。

任伯 快到那邊去躲躲!恐怕真的是鬼子兵來了。

老章 不曉得老挺是不是出了岔?



任伯 要是老挺那才倒霉呢！

漸漸有脚步聲從山坡下移近。

老韋 不要張聲，好像有人在這山上似的。

任伯 先到林子里躲一躲……

李二春和林守上。

二春 (驚喜狀) 呵，你們原來在這里的。

老韋 (同聲) 原來是二春哥，我們等了半天了。

任伯

任伯 剛才的槍聲，你們聽到了沒有？

二春 是你們放的嗎？

老韋 那里？

任伯 恐怕這兒有鬼！我真担心楊挺出了岔。你們怎麼樣，沒有碰到過鬼子兵吧？

二春 沒有。不過我們在老爺嶺打了一仗，子彈差不多已經用了十之七八，今天要是趕到穆陵去，恐怕還有一點困難呢！……

任伯 今天不是六二三沙基慘案的紀念嗎？

二春 正是，他已是約好今天和明天在穆陵會合的！只是沒有子彈就難辦。你們——

老章 我們也沒有他媽的！只要像前次在葦沙河那趟一樣襲擊了敵人的軍用車就好了！那次奪得的子彈真多，還有手榴彈！

二春 那趟要是沒有日本的勞苦兄弟做內應，也許是要失敗的！

任伯 根本日本的鬼子兵就不願打。

老章 他們敢來送死麼？狗忘八！

二春 老章，日本兵士不願跟我們打仗，那是爲了不同意他們自己的政府侵略我們中國，壓迫異國兄弟的原故，我們不能把他們和日本的軍閥混亂起來的！

任伯 聽說在上海打仗的那年，有許多日本兵因爲不願意跟我們打，還被長官們祕密槍斃呢！

二春 真的，日本的勞苦大眾和士兵是同情我們的！只有他們的長官才是我們的敵人！

老章 好的，老子這顆手榴彈就好對付那些忘八羔子的長官！替日本的兄弟復仇……

任伯 自然也爲了我們自己！

林守 我們朝鮮的兄弟就曾經用過這樣的法子對付過上海戰爭的日本軍閥的在虹口公園的

那趟，真是炸得痛快！

任伯 只可惜有幾個還沒有炸死！

老章 不管他們死和活，總得給他們曉得我們的厲害……

二春 我們要是沒有異國反帝的朋友和自己的勞苦民衆來援助，我們這樣的抗戰就決不能持

久聽說在北寧路一帶的日本士兵，還給我們的遊擊隊接濟過餉械呢！

老章 他媽的，就只有我們后方的政府卻老是不來接濟！不曉得他們懷的是什麼心思！

任伯 我們的子彈都快要完了，要是再沒接濟，恐怕遲早是要完蛋的！

老章 他們老是要他們忍耐，忍耐，現在都忍耐了三個年頭，還不是這個樣子。聽說日本兵又要入

關了，可不曉得關里到底怎麼樣？

任伯 老挺就是從關里來的，那里還不是一樣，連救國都不好說一聲，許多人都捱了打坐了牢！

老章 關內的民衆到底是好的，他們常常送東西給我們，慰勞我們……

任伯 老挺就說過：關內的民衆要援助我們，要帶兵的人出兵，組織抗日聯軍，可是他們老是不

肯——

老章 不曉得他們到底是什麼心腸……

任伯 聽說上海戰爭的那一年，還有一個姓王的什麼長官，給東洋鬼子獻地圖呢！

老章 這些狗養的就這末沒良心！

任伯 老挺這傢伙真能幹，他在古北口打過東洋鬼子，打得他們落花流水，吃了好幾次敗仗！

二春 現在跟日本兵在古北口打過仗的狗子長官，居然又和日本鬼子混在一起啦！

林守 這些狗子就這末不要臉……

老章 他媽的，老子們一輩子在關外受敵人的欺侮，他們就一輩子享福，做漢奸的……

二春 我們有許多民衆援助我們，總有一日取了這些賊子們的狗命！

林守 在老爺嶺的時候就有許多農民們給我們募集了糧餉。他們的熱心真使我感動得流淚！

二春 真的我們要是沒有那些糧食，恐怕到這邊來就要捱餓了。你看這一帶都是荒僻的山嶺！

林守 他們有的是中國人，也有的是朝鮮人，他們都說：我們家也沒有了，國也沒有了，一輩子受苦，做亡國奴，受人欺侮，這個年頭兒又捐又稅，東洋鬼子還要逼出租……老子們真是受不了，橫直打也是死，不打也死，倒不如樂得乾乾脆脆來打一場……

二春 真是呢，他們真慘，有的沒有了田地，就投到我們的隊伍里來！

老章 老子要不是被鬼子逼死了妹子，奪去了田，就不會苦得這一輩子，這仇不報非丈夫！老子拚了這條命！（悲慟地）

林守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這仇人！——

張奇奔上，狀極匆惶。

張奇 你們還這里談什麼，東洋鬼到了嶺背那邊了。剛才探兵回來報告說，他們好像追趕什麼似

的，但是又不是我們的遊擊隊……

二春 也許是逃兵？

張奇 說不定立刻就會到我們這邊來，我們總得準備。

任伯 可是沒有子彈怎末辦？

張奇 正是，二春，大隊長找你正要商量這件事。

二春 我們檢查過全隊的子彈沒有還剩了多少？

張奇 不多了，現在大家正着急！

楊挺從山坡下走上。

任伯 （瞥見了楊挺。）你，老挺，你回來了？我們倒以為你完蛋啦！怎麼樣？那邊——

楊挺 那邊沒有了子彈，恐怕不容易支持了，我們快去援助他們，不然……呵，二春，你們來了，來得真好，隊伍怎麼樣，來齊了嗎？

二春 來是來了，只是沒有子彈！

老章 真糟！一樣沒辦法！

張奇 那邊探兵來說，日本兵也迫近了，現在總得想個法子。

任伯 難道我們聽死麼……

槍聲人聲，漸密而近。

老章 媽的，來了，快衝過去！（欲往山坡下。）

二春 老章，我們先和下面的隊伍集合起來，突破了這個重圍再說。

天色漸亮，火光在林間閃爍。七人向山坡下走去。突遇探兵陸民上。

陸民 你們來得正好，那邊山麓下不曉得從什麼地方來了一汽車的軍械，還死了一個汽車夫，看

樣子好像是日本人似的。

老章 吓，真的是軍火嗎？

任伯 怪不得剛才聽到槍聲。

二春 到下面去看看。

衆下。片刻，衆抬日兵尸體上。

楊挺 放在這兒！

林守 好像剛死了不久是的，血還是鮮血呢。（撫摸他的身上。）呵，這兒有一封信。

二春 老張，你快點到下面去召集他們來連了這一車軍火不能遲了，日本兵逼得緊！

老章 （急催。）快點，不要讓日本兵追來了，那才倒霉呢！（張奇匆忙下。）

林守 這里有一封給我們的信。

任伯 給我們的？

老章 讓我看看。（接過信。）媽的，老子就不懂這鬼子的字！

二春 老林，還是你念念看，你是懂得日本字的。

老章 好的，兄弟，你念念看，到底講的是什麼忘八羔子？

林守 （接過信，念。）「親愛的異國兄弟們：我送給你們一個小小的禮物，——六萬發子彈和許

多手溜彈，炸彈……」



老章 送給我們……

林守 「我願意親自告訴你們日本勞苦大眾對於你們民族英雄，對於我們至親至愛的中國人民，對於你們無限的愛情，團結與尊敬。我等了許久，我已聽到追來的隊伍的槍聲，我不能夠，而且也不願意回到日本軍隊里去。所以我決定了結我的生命……」

任伯 原來那槍聲就是他自殺！

林守 「所以我決定了結我的生命，給你們留下一個小小的禮物。我不知道你們能否得到它，我只希望你們能得到……」

老章 親愛的同志，我們得到了！

林守 「請接受我的忠心的握手！你們一個日本的同志。六月二十三日……」

楊挺 （感動地，撫尸。）呵，光榮的自殺，英勇的犧牲，隆重的禮物，我們是接受了，這贈品是全世界最偉大的人類同情的表徵！

二春 （對着尸。）親愛日本兄弟，我們代表着中國四萬萬要求獨立自由解放的人民向你致敬。

(全體肅立) 向你們日本的勞苦兄弟致敬，感謝你們這隆重的禮物和你底英勇的犧牲！我們銘感着你們底偉大的同情！同志，你向我們告別了，這世界殖民地運動史上將永遠印着你光榮的血跡！(悲痛地) 你昭告一切有正義感的人們，從帝國主義的鐵蹄下，在他們的國家中，居然產生了你這末一個英勇的鬥士，全世界引為驕傲的偉大的兒子……

楊挺 兄弟，我們接受你忠心的握手，我們握手吧！

林守 我們應在這兒給他建立一塊偉大的紀念碑。

槍聲愈緊，山下有緊急的喇叭聲。張奇匆惶上。

張奇 二春，快點到下面去，大隊長找你。我們快點集合起來，敵人的前鋒已經趕到了。

二春 你們大家也準備好，我們馬上就出發！

老章 二春，我們應該向這位同志行最后的敬禮！

任伯 是的，他爲了我們英勇的犧牲了！

下面緊急召集的喇叭聲，人聲，混在一起。

聲音 兄弟們，集合起來！

把我們的敵人逐出中國去！

楊挺 兄弟們，我們往前綫去！

二春 大家把子彈配好了沒有？

張奇 弄好了！快點！

二春 且把這尸體埋一埋，回頭再說……

槍聲突然繁密，愈來愈近，人聲，喊殺聲，喧天地響。火花閃於林子裏，和山野間。

——幕急閉。

四月，一九三六。

# 殘 芽

章 泯

人——

春兒 十一二歲。

少婦 廿餘歲，春兒的母親。

農婦 五十餘歲，春兒的祖母。

老農 六十餘歲，春兒的祖父。

開幕時，農婦坐在一旁，少婦坐在一盞昏黃的煤油燈前縫補一件舊衣。穿着孝衣的兒坐在棹旁。

地——

羅明 四十餘歲，棺材店老板。

劉三 三十餘歲，放印子錢的。

小二 劉三的幫手，約二三十歲。

鄉間貧農家的一間起居室。

農婦 春兒的爺爺怎麼還不見回來！

少婦 那樣遠的路，今晚恐怕不會回來了。

春兒 我沒有吃飽，我還等他給我買東西回來吃呢。

少婦 春兒，你該睡覺了，進房裏睡去，明早晨再吃好了。

春兒 我不，我不！我好幾天沒有吃飽了。

少婦 誰又吃飽了呢？今晚那點兒紅心山芋，你一個人就吃了一大半。

春兒 那幾塊山芋通通給我吃，還吃不飽呢。

少婦 別鬧了，你先去睡了，等爺爺借到錢買東西回來，我再叫醒你。

春兒 我不，回頭你不叫醒我呢。

少婦 快去睡吧！

春兒 我不，我不……

農婦 好好好，不就算了，來靠着睡好了。（使春兒伏在她的腿上。）要是借不回錢來，那才真叫人

爲難呢，那位姓劉的，不是今晚要來拿錢嗎？

少婦 拿錢！春兒的爺爺這一趟不準能借錢回來。

農婦 惟願老天爺可憐我們；那些有錢的親戚這次許會大發慈悲，也說不定。

少婦 哼，這個年頭兒，你凍死，餓死，有誰來管你。

農婦 這次的事可比凍死餓死還重大呢。

少婦 慫是說春兒的事嗎？

農婦 是的，那姓劉的不是說今晚再不能還他的錢，他就要把春兒帶到上海去了嗎？

少婦 唉，春兒的爸爸從前怎麼要給姓劉的定下那樣的約。

農婦 我們又沒有田沒有地，要沒有抵押的東西，人家肯借錢給我們嗎？

少婦 拿自己的骨肉去作抵押借錢用我寧肯餓死也是不願意的。

農婦 你忘了那次爲什麼借錢嗎？什麼捐什麼稅逼得人想死都不能。那次要沒有借到那筆錢呀。

我們真不知要變成什麼樣呢！

少婦 我倒不是在春兒的爸爸剛死後就來埋怨他；那不過是因爲我想到現在的情形，沒有辦法，心裏難過。

農婦 真是要是把春兒拿去了，那簡直就斷了我家香火。我們這一家只有春兒這點希望。

少婦 春兒現在是我惟一的命根！

農婦 惟願老天爺保佑我們，我們這家人沒有作過一點罪過。

少婦 天老爺也常有瞎眼的時候，好些人無惡不作，簡直就像是惡鬼下凡那樣的，他們可吃不盡穿不窮；我們這樣勞苦，一點過錯都不敢作，才受凍挨餓，現在還要逼得你骨肉分散。

農婦 真是，這個世道太不成話了。（停）春兒的爺爺還不回來等得人真心焦！

少婦 恐怕今晚不會回來了。

農婦 今晚不會回來，那倒有點希望了。

少婦 怎麼的？

農婦 他們也許爲我們設法去了，要他在那裏等一等。

少婦 惟願是這樣的。我們頂好是不等他老人家。有點冷了，你老人家請去睡吧。

農婦 不再等一會兒看看。

少婦 那末我先把春兒抱進去睡了。（走去抱春兒，春兒不起，撒嬌。）

農婦 算了，他睡得好好的，不要弄醒他了。你找點東西給他蓋上。

少婦 有什麼東西呢？（四顧無所得，解下她身上的一條舊圍腰來給他蓋上。）

農婦 你不冷嗎？

少婦 不要緊。

（正在她們給春兒蓋時，老農蹣跚上）

老農 春兒怎樣了？

農婦 啊，你回來了。

少婦 沒有什麼。

農婦 怎麼樣了？



老農 什麼怎麼樣？

農婦 借錢的事情。

老農 得了，別提了！

農婦 又跑一個空。

老農 這不用說。

少婦 那末我們怎麼辦呢？

老農 真沒有辦法！那位姓劉的來過沒有？

少婦 沒有。

老農 棺材舖裏的羅掌櫃來過沒有？

少婦 也沒有。

農婦 今晚也要討那棺材錢嗎？

老農 當然是來討那棺材錢了，我先在路上碰着他，我告訴他找錢去了。

農婦 這真要把人逼死！

少婦 您吃過了沒有？

老農 吃什麼？

農婦 剩下的那點紅心山芋我們早吃完了，那麼辦呢？

老農 一點兒也沒有剩得有！

農婦 那能有剩的。

少婦 我去黃太太家借一兩斤，看他肯不肯。

農婦 沒有法子，你就去試試看。（少婦下）今晚的事怎麼辦？

老農 你想得有辦法沒有？

農婦 你才問得奇怪，我想得出什麼辦法來！

老農 桂生這一死，我們真沒有一點辦法了。

農婦 沒有辦法，也得想辦法。我們這老骨頭，隨便怎樣都不要緊，早死一天少受一天的罪；不過春

兒和他的娘總要有個安身的地方才是。

老農 我剛才在路上來是這樣想的。

農婦 想出法子沒有呢？

老農 想倒想得有一個法子。

農婦 什麼樣的法子？

老農 我說出來，你恐怕不願意。

農婦 你說來商量看看。

老農 其實也非這樣不可，不管你願不願意。

農婦 你說。

老農 唉！我們這一家人辛辛苦苦，規規矩矩地過活，結果只落得這樣的下場！真傷心！

農婦 ……

老農 我想春兒只好讓劉三帶去，春兒的娘以後再想法去上海找事作。這樣他們母子也許可以

常見面，她將來賺到了錢，再把春兒取回來。劉三說是送春兒去作學徒，將來還很有出息。

農婦 將來的事誰說得定。

老農 說得定說不定，倒不必管它。眼前只好這樣打算。

農婦 那麼我們這兩架老骨頭安放在那兒去呢？

老農 這樣的世界那有我們安身的地方！

農婦 難道我們就自己死去？

老農 人，誰願意自己去死。

農婦 那麼怎麼辦呢？總不能老這樣餓着肚待下去。

老農 當然了，所以現在惟一的法子，是作難民去。

農婦 真的，我怎麼給忘了，不是常有人在打救難民嗎？聽說不僅施飲食，還施棉衣呢。你怎不早說

來，這真是我們的生路！

老農 生路：別作這樣的夢吧。你不如說是死路的好。

農婦 怎麼樣？

老農 前幾天岳王廟不是逃了好些難民來嗎？他們都是病得厲害的，有些病得快死了。村裏有些人自己省出了東西送給他們吃，可是他們不大肯吃，有些人簡直就不吃。

農婦 這般人才不知好呢，餓成那樣，人家好意救他們，還不願意吃。

老農 不是不願意吃，實在是不能吃。

農婦 爲什麼不能吃，難道說那些東西不好嗎？

老農 自然不是。

農婦 那麼爲什麼呢？

老農 那就是因爲他們吃了那般賑災先生們送他們的東西。

農婦 你這話是怎麼講的？我真不明白！難道說賑災先生們給他們吃的東西是仙藥，吃一次就永遠不會餓了嗎？

老農 一吃下去，真會永遠不再餓了。

農婦 有這樣的事

老農 也許還會使你離開這痛苦的世界，跑到極樂世界裏去呢。

農婦 這真是仙藥，我不信世上有這樣的仙藥。

老農 有的是，那些難民都說他們不願意再吃了，那裏還留了不少的仙藥呢。

農婦 你這話我有點不相信。有那樣的好東西放在那裏，他們爲什麼還要逃到我們這個窮村子裏來？難道他們真的永遠不會餓了，快要成仙了嗎？

老農 可不是。

農婦 我真不相信有這樣的事。

老農 你別懶了吧，我來老實告訴你。你以後再也不要想吃那些仙藥了。

農婦 怎麼的？

老農 難民說賑災先生們施給他們的東西，都是霉爛生了蟲的，不吃反可以少些病苦。一吃下去呀，身體好點人就加了些病，胃口就沒有了；身體不好的人，如像老人和小孩，不幾天就送你

還老家了！

農婦 真有這樣的事？

老農 誰還有閑心老瞎造謠言！

農婦 這樣那般賑災的人不但沒有做好事，反轉作了壞事了？

老農 可不是。

農婦 那末苦的難民同他們並沒有仇恨，爲什麼來害他們呢，他們這樣作了，又有什麼益處呢！

老農 益處多着呢，那些難民說：好事越做得大，越能賺大錢，那些大慈善家，多半是要成大富翁的。

農婦 這個世道我真看不穿。

老農 閒話少說，我們談談自己的事情吧。

農婦 這樣看起來，當難民還不如去當叫化子呢。

老農 當叫化哭喪着臉，死不死，活不活的，誰理你再說你一兩個人能有什麼辦法？

農婦 一兩人才好辦呢，人多倒不好辦了。

老農 你才想錯了，人越多，越有力量。

農婦 那就只好去當難民了。

老農 可不是。

農婦 要不是像岳王廟裏的那些難民，反倒不如自己去死，少些痛苦呢。

老農 我們當然不去上那樣的當。

農婦 難民不靠人家施捨，難道自己會去找得好東西吃嗎？

老農 也許可以吧。

農婦 上那兒找去？

老農 自然是上那有的地方找去了。

農婦 這樣不是去搶人嗎？

老農 這個年頭兒，誰不是搶人過活的？不搶人就沒法活。他媽的，這個鬼世界，什麼時候才能改變

過！



農婦 被人捉着可要斫頭的。

老農 斫不了這許多。反正我們窮人與現在這樣的世界是合不來的。這樣的世道不變過我們總是活不成的。

農婦 搶人的事情，我實在怕幹得。

老農 有什麼可怕的，反正有那麼多的人。我們不是像普通的強盜那樣。

農婦 隨便你，你走那裏，我跟你到那裏就是了。要死就死在一塊兒。

(少婦上)

農婦 借到沒有？

少婦 沒有。

農婦 一斤紅薯都不肯。

少婦 那位黃太太還生氣說，一斤紅薯倒是小事，要是人人都來借，借了一回又一回，村裏的窮鬼又那樣多，可沒法應付了。

農婦 有錢的人真厲害！

老農 我看最好是從她家裏吃起來，我明天就去同大家商量。好些人都吃過她家裏的虧的。

農婦 這是以後的事，那位姓劉的今晚真要把春兒帶走，那可怎麼辦！

老農 有什麼辦法呢？讓他帶去，春兒也許不會餓死。

少婦 要餓死大家在一塊兒餓死好了，我是捨不得春兒的。

老農 我剛才同他商量好了——

（叩門聲）

少婦 怎麼辦！怎麼辦！他來了春兒，春兒，我的春兒！

老農 誰？（走去開門）

（羅明上）

老農 我當是誰呢，原來是羅老板，請裏面坐！

羅明 對不起，這樣晚了，還來打攪你們！

老農 不用客氣，還早呢。

羅明 我可真不客氣，你們有熱水嗎，我真渴壞了！

老農 沒有快去燒一點！（下）

羅明 不用了，不用了。

老農 不要緊，不要緊，我也想喝點。你不是打家裏來的嗎？

羅明 不，奔波了好幾個地方了，一早出來還沒有回去過呢。唉，作人真不容易！

老農 像您已經足夠幸福了，這個年頭，您那種棺材生意是再好不過的了。

羅明 不見得。比方我今天跑了幾處，都是白跑了。催得他們太緊了，他們反倒板起面孔來說，「要錢沒有要命有。」你看有什麼辦法？

老農 實在拿不出，也是沒有法子。

羅明 你今天借錢，想來不是白跑了？

老農 怎麼不是白跑！

羅明 真的嗎？

老農 我從來不騙人的。

羅明 你們令郎的喪事完了，我本來不打算就來討的，我是知道你的，不過我明天就需要一筆款子，今兒跑了幾處都落空，所以順便來這裏看看，現在你這裏也叫我落空，這可怎麼辦？  
好人真爲難！

老農 作窮人更爲難了。等一會兒我們還有一件非常爲難的事情呢。

羅明 你們有什麼爲難的事情？

老農 我們的春兒就要被人拿去了。

羅明 爲什麼？

老農 自然是因為欠了人家的錢了。

羅明 這個人是誰？這樣殘忍，分散人家的骨肉！再說，你家裏將來就祇靠着這個孩子，那能讓人搶去。唉，這個人真是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老農 人要都像羅老板這樣心慈面軟，我們窮人也好過一點了。

羅明 那個人是誰？我也許可以去替你們說個情面。

老農 就是那常常跑上海的劉三。

羅明 就是他呀？你們怎麼碰到他手裏了。他那個傢伙是蠻不講理的。是專門作那種販賣人口的勾當的。

農婦 販賣人口不是犯法的嗎？

羅明 犯什麼法！表面上說得漂亮點，誰來管他？一定對你們說爲你們的孩子謀前程，他是作好事的。我看你們頂好是別上他的當，孩子一讓他帶去，就算完了。好些人不知道他的底細，上了他的當。

老農 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

羅明 這事真難辦。可憐孩子就這樣活活地斷送了！

農婦 可不是嗎？羅老板有什麼法子救救這孩子？

羅明 我看你們真可憐，孩子更可憐，我有一個法子救你們的孩子，不知你們樂意否？

老農 只要能救這孩子，我沒有不樂意的。

羅明 現在乘孩子睡着，你就把他抱着悄悄地跟我到家裏去，就讓他在我家裏待着，反正我家裏正要一個孩子打雜。我就找點輕便的小事給他作，不讓他出去，劉三那傢伙不常在家的一時總看不出。

農婦 阿彌陀佛！我們不知要怎樣才能報答羅老闆的恩德。

老農 要是他來人沒有，我又沒有錢給他，那可怎辦？

羅明 那有什麼辦法？<sup>？</sup>板起面孔對他說，「要錢沒有，要命有」好了。

老農 他不要錢，要小孩呢？

羅明 那你就對他說，「要小命沒有，要老命有。」

農婦 不要管那麼多了，救出孩子再說。你趕快抱着孩子走吧，遲了，他來，可就沒辦法了。

羅明 可不是？我們快點走吧。

老農 好。你進去告訴他娘，我們走吧。

（正在這時，劉三同小二上）

劉三 啊，羅老板也在這裏，久不見了。好？

羅明 託福，託福。

老農 請坐，劉三爺。

劉三 不要客氣。

羅明 打上海回來多久了？

劉三 不久；可是今晚又得去了。

羅明 您真辛苦。

劉三 有什麼法子呢，見着本地的人這樣苦，那能袖手旁觀？尤其是那些小孩，一點大就受凍挨餓，

真叫人見怪過意不去的。

羅明 劉三爺真是個面慈心軟的慈善家。我們村子裏多有幾個您這樣的人，那就好了。

劉三 老實說，這個年頭兒誰願意像我這樣自討苦吃。

羅明 那兒的話。

劉三 你這响的生意很不錯吧？

羅明 說不上，賣倒是賣了些，可是收不回錢來。

劉三 也難怪，這個年頭兒容易死的多半是窮人。像我也放了不少的錢出去，不但本錢收不來，連利錢也常常落不到。催得太緊了，他們反對你說，「要錢沒有，要命有。」

羅明 他們這樣的人可恨又可憐，真沒有辦法。

劉三 老是這樣沒有辦法，當然是不行的。將本求利，利落不到，連本都要吹了，天地間有這樣的事嗎？再說他們老這樣窮下去也是不行的，所以我們就要想出個兩全其美的法子來。

羅明 有這樣的法子可想嗎？

劉三 只要去想，總歸是想得出的，我不是送了不少的孩子到上海作工去了嗎？這樣，他們眼前可以不受凍受餓，將來還有出頭的日子。到那時候再來還我的錢。這樣處處替窮人打算，只有



我這個傻瓜才肯幹。

羅明 劉三爺這樣的人真是難得。真是作好事作到底了。

劉三 別說了吧，好些不知道底細還給我造些謠言，說我是人販子。要不是本地的官長諒解我，認爲我是作慈善事業，上海那面又在公開招收童工，我真會定爲罪人了，這真令人寒心。

羅明 這倒不必管它。只要問心無愧就行了。

劉三 現在不早了吧？

羅明 (看錶) 差一刻八點了。

劉三 我八點半鐘就要去搭船到上海。

羅明 那您該去了，這裏到碼頭還得走一陣呢。

劉三 可不是。(轉向老農) 那筆錢今晚可能給我帶去了。

老農 真對不起沒有借到錢。

劉三 這就難辦了，你許過我好幾次了，總是叫我空跑。

老農 實在沒有辦法！

劉三 老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我替你們想的法子，你們又不願意。

羅明 什麼樣子的法子？

劉三 你還不知道嗎？他的兒子沒有死的時候，因為一點緊急的需要，向我借了點錢。我當時就知道他們家裏是一時還不出的，不過也不好「見死不救」。同時我又覺得他們家裏最有希望的是這個小孩子，應替他找出路才行，可是怕他們一時辜惜孩子，把孩子的一生斷送了，所以我當時就說要拿這孩子作抵押。其實這不過是我替他們想得周到點，當然不是真的作抵押品。

羅明 您用心真算周到！不過他們家裏……

劉三 這我是知道的，我已經答應再借幾塊錢給他們，只要把孩子交給我。

羅明 這是再好沒有的事情！小孩子不會受凍捱餓了，一家人又可以維持眼前的生活。

劉三 可不是。

羅明 我看，你們還是不要固執了吧。劉三爺真算是你們家裏的大恩人了。

老農 劉三爺的意思我是答應的；不這樣又有什麼辦法？只是春兒的母親和……

農婦 他爸爸一死，我們就只這點兒命根了，怎麼捨得他這點大就走遠遠的。

羅明 是的，自己的孩子，誰不疼呢？不過要看事說話。難道你忍心看着自己的孩子餓嗎？他哭着要東西吃的時候，你怎麼辦呢？

農婦 有什麼辦法呢？

羅明 說得是呀，沒有辦法，總得想個辦法，你樂意自己的孩子餓死嗎？

農婦 當然不樂意了。

羅明 這就對了，不樂意看着自己的孩子餓死，就應該讓孩子去活呀，現在劉三爺就是使你們的孩子能活命的恩人。你們應該處處聽他的話，他是不會害你們的。

農婦 你先不是說……

羅明 你先不用說了，反正這事不與我相干，我不過好意勸勸你們，不管怎樣，你們總得把孩子交

給劉三爺帶去的。他從前是和這孩子的爸爸訂過約的。隨便到那裏去講道理，你們都是會輸。

農婦 我們這老骨頭快死了。只是他娘……

劉三 現在時候不早了，我沒有工夫同你們閑談，我總算對得起你們了。你們不願意也是沒有辦法的。

羅明 我看劉三爺，你就照你的意思辦好了，反正你這是作慈善事業，同那些賑災的一樣，是救他們窮人的，不過恁作好事就作到底，再借點錢給他們，使他們眼前可以對付過去。

劉三 這倒可以，我是很可憐他們的，（拿出六塊錢來放在棹上。）我們就走了，遲了趕不上船。小二，叫醒那孩子，弄他走。

羅明 我看，叫醒不好，他鬧起來可就討厭了。大人聽着更難過，同時驚動了他母親不免又要多些麻煩。頂好是乘孩子睡了，他母親又不在，趕快悄悄抱走。

劉三 好極了，好極了。羅老闆只有我們這樣的傻瓜才替他們想得這樣周到。哈哈……

(小二走去抱春兒)

農婦 真要抱走這孩子嗎？

羅明 輕輕的！

劉三 羅老闆，謝謝你，爲我的事使你費了不少的唇舌。

羅明 那兒的話，這算什麼。

劉三 好，打攪，打攪！（隨小二下）

羅明 好了，了結了一件事。（看着那白亮亮的大洋錢，笑嘻嘻地走去拿起來敲試。）

羅明 這傢伙真厲害，只給六塊錢，不要緊；我就先收下這六塊錢連定錢一共收你七塊錢了。那付棺材只算你九塊錢，其餘的兩塊錢給不給都不要緊，等你們有錢的時候再說好了。你們這樣苦，我是絕不會像劉三那樣來爲難你們的。

老農 羅老闆……可不可以……

羅明 時候不早了，有話以後再談。對不起，再見，再見。（急下）

打回老家去

二一六

(靜默一會，少婦提着水壺上。)

少婦 怎麼客人走了，柴沒有，東找一點西找一點，好容易才把水燒開。

老農 ……………

農婦 ……………

少婦 春兒呢？

老農 ……………

農婦 ……………

少婦 真給人抱走了？

農婦 有什麼法子！

少婦 天呀，我的春兒！(哭倒)

(閉幕)

# 毒藥

章泯

——原名「東北之家」

時——

一九三六年四月中的一個下午

人——

嫂 卅歲左右。

婦 卅餘歲。

小翠 廿餘歲。

老何 卅餘歲。

男四人（二軍服，二便服。）

母 五十餘歲。

妹 廿歲左右。

兄 卅餘歲。

景——

一間能使人感到壓抑而不暢快的北方老的矮屋子。後壁中部開有一門通外面院子。院

子裏還有一門通街上，不過這個門並不需要由視覺上讓觀衆知道，而是由聽覺上讓觀衆知道它的。右壁——靠後點——開有一門通內室。

左壁前有一張舊而結實的八仙棹和兩把交椅，舞台中擺了一個小方棹，旁有矮凳矮椅各一；右壁前有一個破沙發椅。

八仙棹上有幾個土碗，一個舊茶壺。

小方棹上舖着一個舊的白線毯，舖得很不整齊；棹上有個圓茶盤，裏面放有幾個玻璃杯，有一個有柄而較大的玻璃杯，可沒有放在茶盤裏。

靠八仙棹的左壁上掛着個像框子；靠沙發椅的右壁上貼着一張庸俗的日本廣告畫。

開幕時，嫂正在八仙棹前含恨地望着那像框子，氣憤地扯了它下來；砰——風吹動門，她一驚，忙把像框子放到棹上，假裝去整理其它的東西；隔一會兒，沒有什麼動靜，她疑惑地回過頭來望着那仍然關閉着的門，好像不相信似的，走到門前開了門望了一下，知道真的沒有什麼，又關上門，轉身回來，思慮着，不知不覺地又走到八仙棹前。無意中，手觸到了那像框子，她一



下又拿它在手裏望着

嫂 你這狐狸精！你這娼婦！不要你的臉，專會鈎引人家的男人（狠狠地把那像框子往地上一扔，它就破碎在地上了。）

外面有關門聲，嫂忙去拾地上的東西。

老何開門上。

何 大嫂子，在幹麼兒？

嫂 沒幹什麼。

何 老大回來沒有？

嫂 你看回來沒有；你沒有長眼睛嗎？

何 眼睛是長得有，可不是長來看老大的。

嫂 管你長來看誰的；廢話！

何 別生氣，是長來看你的……

嫂 什麼說話當心點兒，別瞧錯了人！

何 我瞧你許久了，不會瞧錯的。

嫂 你那雙賊眼，狗眼，能瞧出什麼來？

何 能瞧出你的……

嫂 你這不要臉的東西，再這樣，我就耍……

何 隨便你把我怎麼樣。（逼近對方）

嫂 （退開。）你想幹麼？

何 這還用問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更逼近對方）

嫂 見你娘的鬼！（推開對方）

何 你的男人這會兒正同小翠兒在那兒打得火熱的呢，你又何必這樣饒。（又逼近對方）

嫂 （用力地給對方一耳光。）你這混賬東西！

何 你敢打我好，你打好了，你打好了；瞧着吧，瞧着吧！（砰的一下關上門出去了。）

母（在內室。）誰呀，是桂英回來了嗎？

嫂 妹妹還沒有回來呢，媽。

母 你來扶我出來，我想起來坐坐。

嫂 好，就來了。（進去扶了母出來。）

母 是不是放工的時候了！

嫂 放工的哨子早叫過了。

母 那你妹妹怎麼還沒有回來呢？

嫂 許快回來了。

母 她平常沒有這樣遲過，別出了什麼岔兒？

嫂 許是找朋友玩兒去了。

母 她平常要去玩兒，總是先回來一趟再去的。

嫂 我找她去，好不好？

母 不要，不要！回頭她哥哥回來，沒有人侍候他，那你又有一頓苦頭好吃。

嫂 提起他，我倒有一件事給您說。

母 什麼事，他又打你了，是不是？

嫂 這又什麼可說的，還不是常事！我要說的就是他和妹妹的事情。

母 他們有什麼事情？

嫂 他們兩人不是向來都合不來的嗎？

母 可不是，好像是天生的對頭似的，兩人都沒有好話說。

嫂 我看近來他們越來越不對勁兒，他們兩人，不是你不看我，我也不看你，就是你恨我一眼，我也恨你一眼。

母 唉，桂英這孩子，真沒有辦法，叫她不要那麼認真，什麼事馬虎一點兒，她總說不聽。

嫂 也難怪妹妹恨他，從前有一次，妹妹她們罷工，反對減少工錢，他不是還領着些人去打她們，抓她們？她們妹妹也給他們打了幾棍，她不是手痛了好幾天，沒有去作工嗎？

母 啊，原來是這樣的，你們怎麼沒有早告訴我呢？

嫂 妹妹叫我不要告訴您，怕您難過。

母 唉，真是……

嫂 這事已經過去了這麼久，用不着難過了。

母 你們要在那個時候告訴我，我也可以……

嫂 像他那樣無法無天的人，誰能把他怎麼樣？

母 也許可以使他們話明氣散，不會老這樣對頭似的。

嫂 他那樣蠻不講理的人，還能認錯！我看，他呢，祇好隨他去；倒是要囑咐妹妹，不要那樣對他，恨在心裏，不要露在面上；要不然，會吃虧的，我覺得他近來更見恨妹妹。您一定要囑咐妹妹，千萬不要惹他了！

母 唉，真是……

外面關門聲，妹上。

母 今天怎麼這時才回來？

妹 唔！

嫂 到朋友家玩兒來嗎？

妹 唔。

母 到誰那兒玩來，怎麼不先回來一趟？

嫂 真的，媽見你老不回來，怪着急的。

母 你怎麼的，幹麼這樣不高興？

妹 有什麼可以高興的？

嫂 許是太累了，進去躺躺，歇一會兒。

妹 不累，我不要歇。

嫂 那你就在這兒陪媽，我燒晚飯去（下。）

母 你在外面受了誰的委曲嗎？

妹 別問我，別問我！

母 好好，不問你來，我同你談件正經事。

妹 什麼事？

母 你和你哥哥近來怎麼樣？

妹 幹麼問這個勞駕不要提他了，好不好？

母 隨便談談，有什麼要緊呢？

妹 您要談，我不要談。

母 那麼我給你說一句話，祇說一句話，行不行？

妹 您說好了。

母 你往後對你哥哥不要那樣了。

妹 怎麼樣？

母 對他客氣點，不管他怎樣，他總是自個兒家裏的人。

妹 自個兒家裏的人！自個兒家裏的人！我受不了；我非離開這裏不可！

母 爲什麼？

妹 您不要問，讓我離開就得了。我不能見他，我一看見他，我就會恨不得跳過去扼死他！

母 桂英你發瘋了嗎？

妹 我要是老待在您們這兒，真會發瘋！

母 你不能忍耐一點兒嗎？等你媽……

妹 我再不能忍耐了！您怕弄出什麼亂子來，您就讓我離開這兒，不要給他見面。

母 這那兒成？你這樣年紀青青的，一個人住到外面去，多不好。我那能放心？

妹 那有什麼要緊，我又不是小孩子。

母 那有大姑娘不住在家裏的道理；再說，我現在老了，又多病，你怎麼好離開我？

妹 有嫂嫂服侍您。哥哥不在的時候兒，我還可以常回來看看您。

母 不成，嫂嫂究竟是外面來的人。



妹 他對您也還好呀。

母 好是好；可是桂英，你是我的女兒呀；你忍心掉開我這個孤老婆子嗎？你看媽媽的面上留下再說。

妹 留下，我受不了，您也不會有好日子過的。

母 你祇當是爲我留下，不是爲他的。

妹 那當然；要不是爲你老人家，我早就走開了。

母 是的。我許活不久了，到那時候兒，你再走好了。

妹 媽，您看這樣好不好？還是我同您一塊兒搬出去住。

母 這那兒行，你的工錢不過夠你一人吃喝。我又不能作工，不時還要吃藥，這不行。你還是留下，別要管他，當作沒有他得了，好不好？

妹 （躊躇了一會）媽，這總不是個辦法。

母 孩子，你要是真的不在我身邊，我這日子怎麼過！我老實告訴你，你哥哥從來就沒有給我一天

好日子過，我爲他不知嘔了多少氣！他現在又這樣跟着鬼子跑，欺負人，作壞事，這我也看不慣。  
妹 誰也看不慣！

母 是的。他從來沒有使我心裏喜歡過一次。以後還是不會的。你忍心讓你媽媽一個人待在這兒，連談一句話的人都沒有嗎？桂英，我活不久了，你到那時再……（禁不着淚下。）

妹 媽，您不要說了，不要說了，我受不了！

母 再爲你媽媽忍受一些時再說，好不好？

妹 我實在不能再忍受了，我怕得很！

母 你怕什麼，有媽媽在，他還敢把你這麼樣？

妹 不是這個；我怕我自己。

母 這裏什麼話，怕你自己？

妹 我永不會忘記他近來作的那些事情！

母 什麼事情？

妹 那些可怕又可恨的事情！

母 這一响他在外面又作了些什麼事情？

妹 我真……我真……我索性告訴你吧！

嫂 提開水上。

母 你快說！

妹 ××鬼子不是在挨門挨戶地抓年青人去打仗嗎？

母 給誰打仗！

妹 給義勇軍！

嫂 鬼子他們要打，自個打去好了，幹麼要別人去作替死鬼真可恨！

妹 鬼子是可恨極了；但是還有更可恨的傢伙呢；我來告訴你們：西邊兒劉大爺家，你不是常去玩兒的嗎？

母 是的；怎麼樣？我沒病以前還到過他家裏；我還說他們福氣好，有那樣個好兒子。

妹 可是現在全完了！他們的兒子被打得半死不活的，還是給抓走了；老頭子去拖兒子，也給打倒了，騙了一天，就死去了；老太婆一時氣不過，也跟着吊死了。

母 真有這樣的事？

妹 可不是，你們說那般傢伙可恨不可恨？

嫂 真可恨！

妹 我再告訴你們一件。廠東邊兒，有個五六十歲的聾子老太婆，她祇有一個兒子，她靠她兒子作工養活她；那知前天那般傢伙跑去抓她兒子，她兒急了，拿起一根木棒來打傷了一個傢伙。

嫂 怎麼不給打死！

妹 有個傢伙就一鎗把她兒子打死了；那聾老太婆急了，去抓着那個傢伙拚命，那個傢伙一腳就把老太婆踢倒了，老太婆在地上滾了幾下，也死去了。

母 有這樣毒心的傢伙！

嫂 怎麼這樣狠心！

妹 這個毒心，狠心的傢伙不是別人，就是你老人家的兒子，我的哥哥，你的丈夫！

母 什麼？

嫂 真的嗎？

妹 我幹麼來騙你們？

母 唉！……

嫂 他是這樣一個人！……

妹 好了，現在您想想，媽，我還能同這樣的人住下去嗎？

母 是的，是的。

外面有關門聲。

母 桂英，這多半是他回來了，你要耐着性子，不發作出來，千萬……

嫂忙把那破像框藏進懷裏。

門開了，進來的是婦。

妹 是你嘍。

婦 喂，李大嫂吊死了！

母 那個李大嫂？

婦 就是李大生的老婆。

嫂 李大生不是上月給機器壓死的嗎？

婦 是的。

母 那女人是爲什麼吊死的？

婦 現在他們在到處抓女人……

嫂 抓女人去幹麼？

妹 組織成什麼慰勞隊，去給那些打義勇軍的傢伙們踐踏。

母 扯到那兒去了！李大生的老婆到底是爲什麼吊死的？

婦 嗯，那個傢伙想敲她的竹槓，要她拿出錢來，才不她把編進慰勞隊裏去，她沒有辦法，把

她丈夫的一點撫恤金交給他；那知那傢伙還不足，還是同她糾纏昨天她還到我那兒來着，怪可憐的，我勸她趕快躲開；不知爲什麼，今天下午就有人發覺她吊死了。她死已經夠慘了，她肚子裏還懷着一個三個月的孩子呢！

妹 逼死她的那個傢伙是誰，你知道嗎？

婦 在這一帶地方，還有誰呢！

妹 又是他嗎？

母 怎麼，又是我家裏的那個傢伙幹的？

妹 可不又是你老人家的兒子我的哥哥幹的好事！

母 我的天呀！我前世作了什麼孽，養出這樣——這樣個……

婦 老太太，不要太難過了，慫有病……

母 病我怎麼不早給病死……免得……免得……

妹 媽，慫……

母 養出了這樣一個兒子，真是罪過……罪過……

妹 媽，您別這樣了，進去歇一歇，回頭再說。

婦 真的您太難過了，進去歇一會兒，回頭再說好了。

母 回頭又有什麼好說的！反正是命裏注定的，把我給苦死，難過死，就完了！

嫂和妹扶着母下。

婦 （坐在小方棹前，沉思着，無意識地弄着那個大玻璃杯。）

妹 （走出來，把門掩上。）大姐，咱們走吧。

婦 走……你要走到那兒去？

妹 我再不能忍受了，我要離開這兒！

婦 幹麼要離開這兒！

妹 我不能看見我那個混賬到極點的哥哥！

婦 爲什麼？



妹 我一看見他，我就恨不得……

婦 (忙接上) 恨不得怎樣？

妹 恨不得——恨不得殺死他？

婦 (忙逼近對方) 你真有這個意思？

妹 是的；但是……

婦 但是什麼？

妹 但是……但是……我不知道要怎麼說才好！

婦 你沒有那種勇氣，是不是？

妹 不是，不是！

婦 那就是有你媽在，你不敢？

妹 也不是不敢；不過是……

婦 啊，怕使你媽難過，對不對？

妹 有一點兒；不過也不盡然，因為媽也痛恨他。

婦 那麼你就是有點兒不忍，對不對？

妹 （默然點頭）

婦 你真的不忍幹掉這樣個罪人？

妹 ……………

婦 你真的不忍幹掉這樣個禍害？

妹 ……………

婦 他是我們的敵人——最惡毒的敵人！你知道嗎？

妹 （微微地點頭）……

婦 從前他破壞了咱們好幾次的罷工，害了咱們不少的人，你就忘了？

妹 ……………

婦 現在，他在咱們這一帶，更不得了，隨便敲竹槓，隨便抓人，隨便鎗斃人，踢死人，逼死人！這些人說

是咱們的人，咱們能不管，看着咱們的敵人隨便處置他們？——不是我們！

妹 我知道了！

婦 知道了又有什麼用得幹去！爲咱們過去的犧牲，爲咱們現在和將來的活動，都不能不先幹掉他！你說是不是！

妹 你們大夥兒都覺得要這樣作嗎？

婦 這還用說，他是咱們的心腹之患。

妹 心腹之患。

婦 我想，你總不會因爲他是你的哥哥，就讓他這樣橫行下去吧？

妹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哥哥又怎麼樣，敵人總歸是敵人！

婦 對！那麼我來問你，你可要老老實實地答應我。

妹 好的，什麼？

婦 你願不願你哥哥死？

妹 他這樣的傢伙，我又有什麼不願意的？我早就想他死了。

婦 那麼你願意他死在什麼人的手裏呢？

妹 當然死在咱們的手裏！

婦 對！咱們的敵人應該在咱們的手裏。他不死在咱們手裏，還能死在什麼人的手裏呢？

妹 但是……

婦 但是……但是什麼……你又……

妹 不是；我是說用什麼法子來……

婦 最好是有機會下毒藥。

妹 （沉思着點頭。）不過機會恐怕很難……下手的機會……

婦 現在且不管這個，咱們先去把藥弄到手再說。總不會沒有機會，祇要你有決心。

妹 好。（去推開右門。）媽，我出去買點兒東西，一會兒就回來。

母 （在裏面。）好，快點兒回來。

何| (在外。)老大，你分這點錢給我，這未免太不公平了。

兄| (在外。)媽的個八子。我得了多少？

何| (在門口。)你拿到一個留聲機呀。

兄| (在門口。)這算什麼！(同何進來)

妹| 走吧。(同婦下。)

兄| (把留聲機放在八仙棹上，坐近小方棹。把帶來的兩瓶太陽牌啤酒，還有一個大紙包放在棹上。)你愛喝這玩意兒嗎？

何| 不大愛喝。

兄| 我可愛喝，外國人都愛喝的。(倒酒。)

何| 你闊氣呀。

兄| 什麼闊氣不闊氣；這是人家送我的。

何| 誰送你的？又是那個矮鬼嗎？

兄 唔，我今天給他辦好了一件事兒。

何 什麼事？

兄 捉那個工人張麻子。

何 好的，閑話少說。幾天過去了，咱們一個女人也沒有交出去。

兄 （非認真地。）真的，這怎麼辦呢？

何 （認真地。）誰叫你死心眼兒。總想弄錢呢？

兄 錢，那能不弄；不弄錢，我還在這兒幹麼兒？

何 弄錢，你也得想法了對付一下，弄一兩個娘兒們去交代交代。

兄 那還用說。你有什麼人沒有？

何 我有什麼人啊，剛才同你妹妹一塊出去的那個不行嗎？

兄 那個傢伙啊？太老了，又不好看。

何 又不是你要的，管她這許多；要不然，就把你的小翠交去好了。

兄 什麼？揆你這個小舅子兒！（要動手似的。）

何 得得，說着玩兒的。說老實話，咱們不能不弄她一兩個。

兄 多的沒有，一兩個還有。

何 在那兒誰？

兄 你可不能告訴旁人！

何 好的。

兄 我還得請你幫幫忙呢。

何 行，你說，在那兒，咱們抓去。

兄 咱們可不好出面。

何 咱們還怕誰？你說在那兒是誰？

兄 一個是我的老婆。

何 你的老婆好極了！我明白，你想把他踢開，好把小翠娶過來，對不對？

兄 一點兒也不錯，她不弄開，小翠就不幹！

何 好極了，好極了！祇這一個還不夠呀！

兄 還有一個。

何 在那兒？

兄 也在這兒。

何 也在這兒？誰呢？難道說是……

兄 是的。

何 是誰？

兄 剛才同那個女人一道出去的。

何 是——是你妹——妹？

母 慢慢地出現在右門口。

兄 她不像是我的妹妹，她是我的對頭，她從來沒有好的臉色對我。不瞞你說，我真有點兒怕她；不



知道爲什麼，我見了她就怪不自在的。

何 真有這樣的事？

兄 可不是。她看我的那種眼光，怪兇怪刺人的。我常常覺得她跟我是勢不兩立似的。我真有點兒擔心——尤其是近來。

何 那你就先下手爲強。

兄 我也是這麼想。

何 好的，就是這一對兒吧。上面要知道了你這樣……

兄 這樣，又怎麼樣？

何 準會佩服你爲公忘私；這次準不會祇賞你兩瓶太陽牌的啤酒了。

兄 好說，好說。我就這麼辦。你去通知他們，說這兒有一對，要他們馬上來逮去。把門牌號數告訴他們就是了，旁的不用提。我來想法留着她們。

何 好的。（起身，望見母在門口，）啊，老太太……

兄 你在那兒幹麼？

何溜走了。

母 (走過去。)你就這樣忍心，把自己的妹子……

兄 別對我這樣哭喪着臉，你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嗎？

母 你的生日……

兄 你要告訴了她，我就打死她，你也……

母 你不能害她！你把我打死好了，我也該死了。

兄 你要死，你自個兒死去好了。

母 你這是對你媽說的話？

兄 不是對你說，還對誰說？我去賣麵去了。她回來的時候，對她說，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要請她吃麵，不要出去了。當心點兒，不能對她說的！（下）

母 啊，我的天呀……（倒在棹上）

妹（在外）不進去望一會嗎？

婦（在外）不了。你要當心點呀！

妹上。

妹（見母，忙把手中的一個小紙包藏在身上，走過去。）媽，你怎麼了？幹麼不到坑上躺去？

母（抬起身來望着對方。）孩子……

妹 怎麼了，媽！

母 孩子……

妹 媽，您怎麼的？

母 你趕快離開這兒！

妹 爲什麼？

母 你不要管，您快走好了。

妹 媽，您放心好了！我是真願意伴着您的。

母 我知道，不過你現不能不走開。

妹 您現在爲什麼又要我走開呢？我怎麼忍心就離開您？

母 我要你走，你就走好了，你不要管我。再不走，你就有危險了！

妹 是嗎……是不是哥哥對我……

母 倒點兒茶給我喝，我口渴。

妹 是了。（她倒了一碗茶送過去。）

母 桂英他快回來了。你快走！

妹 媽，您不要擔心，我自有辦法。進去騎騎吧。

母 不要，我不放心得很。

妹 您放心好了，他害不到我的。我有辦法。

背着母，弄着那個盛有啤酒的大玻璃杯，拿出那包藥末來倒在杯裏。  
外面的門聲。

母 他回來了，你趕快……

兄 抱着麵，菜肉之類的東西上。

兄 你回來了，妹妹？

妹 是的。

兄 （看了母一眼。）今天是我的生日，大夥兒得高高興興地過一過，你說是不是，媽？

母 （強笑。）是的，一家人能平平安安地過下去，那是再好沒有的事情。

兄 （看了母一眼，又望妹一下。）……

妹 （望了那大玻璃杯一下，又看兄一眼。）……

兄 媽，你嘗點外國酒，好不好？（拿起大杯來送過去。）

母 什麼外國酒，好喝不好喝？（欲接。）

兄 你嚐一點兒看看。

妹 媽，那是啤酒，是苦的。

母 苦的，我不要喝。

兄 不喝，我自個兒喝了。（再倒酒在杯裏，注意到棹上的東西。）妹妹，你把這些東西拿去，叫你嫂嫂快點兒燒好。

妹 好。（接過那些東西下。）

兄 （抽煙，徘徊）……

母 連生……

兄 不要老這樣哭喪着聲音，今天是我的生日。

母 唉！

兄 （看了一眼，去開了留聲機，發出『哈哈……』的聲來。）今天咱們真該這樣哈哈大笑才對。

妹 上。

兄 妹妹，你聽笑得好嗎？

妹 好極了。多少錢買的？

兄 嗯——卅塊錢。不貴吧？（走到棹前，拿起那大杯正要喝。）

妹 媽，我出去一會兒就來。

母 好……

兄 （忙放下杯子，過去阻止。）不行，快吃麵了，有什麼事，等吃了再去好了？

母 讓她……

兄 讓她怎麼樣？（怒視母。）

妹 我一會就來的。

兄 不行，不行，非吃了去不可。（把門門上。）

妹 祇得走回來；母望着她。兄去把留聲機關上，又去小方棹前坐下。

妹 媽，你進去歇歇吧。

妹 扶着母向右門走去。到門口時，她回過頭來從背後望見兄已舉杯，忙進避裏面去了。其實他

是在喝老何先前喝剩下的一杯。他喝完了，又去摸着那個大杯，同時却注視到棹上的一個大紙包，忙放開杯子去解開那紙包，取出一件和服來，馬上又給穿上，從八仙棹上拿出一面鏡子來對看了一會，又在房裏新鮮而得意地走來走去。

妹怯怯地在門口伸出頭來望。

兄 你看，穿這樣的衣服，好不好看？

敲門聲。

兄 誰？

翠 | (在外) 是我，快開！

兄 怎麼，小翠嗎？(忙開門讓她進來。) 你幹麼這樣急，就跑了來？

妹下。

翠 | 剛才只有幾個傢伙跑到家裏來，要抓我去當什麼慰勞隊，我駭壞了；騙他們說換衣去，就偷偷兒地從後門逃了出來。你說這般混賬王八蛋可惡不可惡！



兄 你怎麼不對他們提出我的名字來呢？

翠 說了！可是那般傢伙還說管不了那許多。

兄 媽的八子，混帳王八蛋，給老子作對，好！

翠 你快去把那些傢伙趕走，痛罵一頓，使我也好出出氣。

兄 不行！我走不開。

翠 爲什麼，這兒有什麼要緊的事？

兄 你不用管！

翠 我偏要管！

兄 再等一會兒，他們一來，咱們就去。

翠 誰要來這兒？

兄 你不用管！

翠 好好，我怎麼能管你呢？你現在發財了，我配管你嗎？

兄 幹嗎？這也值得生氣！

翠 你也別要管我。讓他們抓去作慰勞隊好了。

兄 得得，得我怎麼捨得你。

翠 你捨不得我，幹麼還要對我這樣呢？

兄 我沒有對你怎麼樣呀！

翠 沒有對我怎麼樣，什麼事都想瞞着我，不用我管！

兄 不與你相干的事情，你管他幹麼？

翠 那麼，我問你，你好幾天不到我那兒去，這與我相干不相干，我可不可以管？

兄 這可以管，可以管。

翠 那麼，我來問你，爲什麼老不上我那兒去？討厭了嗎？

兄 沒有的事。我近來很忙。我本來想今天一過，我的事情辦完了，就來找你。

翠 找我幹什麼？

兄 還有什麼吧？咱們兩人可以常在一塊兒快活了。

翠 你的老婆呢？

兄 這就要離開了。

翠 不回來了嗎？

兄 大概不會回來了。

翠 那你得乘早多弄點兒錢，沒有錢我是不幹的。

兄 你放心吧。喂，喝一點兒啤酒吧？（倒在小杯裏。）

翠 （接過來喝了一口。）這啤酒我總喝不慣，苦的。（放下杯子。）

兄 你們這些鄉下老兒，玩不來闊。（拿着那個大杯子。）

翠 （看見了留聲機）你買了一個留聲機？（走過去。）

兄 可不是；爲你買的。

翠 嘖——嘖——嘖，說得真好聽。你們男人的嘴啣。（開放出一種跳舞曲子，她就合着那拍子扭

動起來。)

他手裏拿着那大杯子，呆看着她的扭動，越看越興奮似的。在她那最刺激的一個動作和一瞥上，他興奮到了極點，一下把手中的一大杯啤酒喝了盡，把空杯往棹上一擲，衝過去抱着對方亂跳起來。

翠| 你這是跳什麼舞？

兄| 管他什麼舞，跳就得了。(抱着對方狂跳。)

翠| 得，得，得，我受不了啦。(推開對方，走去換上那張哈哈片。)

兄| (逼近對方。)再來一下。

翠| (驕懶。)等你學會了再來。

兄| (追着對方。)你來教給我好了。

他抓着了她，她推他一推，他後退了幾步，突然按着肚子蹲下去了。

翠| (驚愕地。)怎麼的，怎麼的？

兄 肚子痛——哎唷——痛——痛死——（倒在地上。）哎唷——哎——唷——哎唷——唷

……（他在地上滾着。）

翠 | （驚惶地叫着。）你怎麼了，怎麼了……

母，嫂妹上。

母 （忙跑去跪在她那正在無力地呻吟着的兒子身旁，急切地。）你怎麼回事？怎麼回事？那裏不好過？快去找個醫生來！

這時妹在門口，背着別人，埋着頭靠着門。嫂恨恨地釘視着翠，慢慢地將懷中的那個像框子摸出來，用力地向翠扔去。翠躲開了，正想往外逃，嫂忙追過去抓着她。

母 你們在幹麼？快去請醫生來！

外面有門聲，人聲：『這就是十三號！』雜亂的人聲和步聲逼近來了。

母 （忙爬起來，對妹。）孩子，他們來了，快躲起來！

妹 誰怕什麼？（忙去把棹上的毯子拿來蓋上那尸首。）

母 你不要問，快——快——快（拖妹進去了。）

在翠與嫂欲逃時，四個男——兩個武裝，兩個便服——擁上。

男甲 站着，往那兒逃？

四人跑過去抓着翠和嫂。

男丙 大概就是這兩個。

男丁 （問母。）你家裏還有女人嗎？

母 沒有了，沒有了。

男乙 得了，一家人出了兩個也夠了。走吧。

嫂 不是我，是她。（指翠。）

翠 不是我，不是我這是冤枉！……

衆人 什麼冤枉不冤枉，……走，……走，……快走！……

四男及二女人同下。

母走到尸旁站不住就坐下來，呆呆地望着前面。妹偷偷地走出來，四圍望了一下，默默地走到她母親面前，望着她，慢慢地跪了下去。一下就哭倒在她母親的膝上；母親用手輕輕地撫着女兒的頭。

——幕——

# 沒有牌子的人

陳明中

人——

阿芳  
姊

阿秀  
妹

母

王媽  
隣婦

景——

工女甲、乙、丙

地——

上海某國工廠附近地帶之一貧民窟。

時——

日出之前。

破舊的屋子，橫順安置兩架木床，當中擺小桌，堆些家常用具，如碗筷，梳篦之類，屋角蹲



着的是爐子，壁上掛着鍋兒，一個缺嘴的藥罐放在爐子上面。旁邊擱着兩隻上工用的飯籃。靠街的一面是一片可以開閉的窗子，開幕時關上。

妹妹已經離開床鋪，慌慌張張地梳洗着準備出去，姊姊坐在床頭，似乎沒有起身的意思，母親睡在另一床上，彷彿在夢中。

妹（油黑的臉兒，有着一副剛強的性格——煩燥地理着頭髮。）你說天還沒有亮嗎？我不信你的夢話！（走去開窗，放進一線曙光）可不是天邊已經有了彩霞，街上也有了人影子。

姊（比較要長得白淨一點，神情憂鬱，而且頹喪。）你真性急，你想恨不得半夜就起來進廠去——可惜還是做不了工！

妹 討厭的話（態度堅決。）你要相信：希望就在今天早上！

姊（冷靜地。）好像是呢！比方昨天早上，我們也曾夢想過今天早上的希望！

妹（微慍）昨天（走到姊的床邊。）你爲什麼還要提起倒霉的昨天來？我說今天是今天，你只知過去，那裏懂得未來的事？

姊（不理會她。）冷呀，冷呀，不要打開窗子，已經是秋天哪。

妹（如同聲。）已經是秋天哪，冷的時候還長着咧。（重復關窗，屋內依然黯然無光。）看吧，這樣又透不了光，要不是怕有風來吹翻了媽媽的病，我倒不愛關它咧。（窗外隱聞車聲，倒糞的開始拉長嗓子，在叫喚「呃——呃，」同時有擦馬桶的沙沙之聲，成交響曲。）

妹（梳頭，草率地洗了冷水臉。）聽！倒糞的又在叫喚了，還說天沒有亮呀！

姊（輕聲。）我說，妹妹，今朝你還是不要去的好……

妹（打斷姊的話。）別講了！我又不像你那麼胆小！

姊不是說胆小，我不過要比你心細一點兒。

妹心細就是胆小，胆大自然心粗，這有什麼說的呢？

姊想想吧，昨天早上的情形，她們那樣多人包圍我進去，第一道鐵門是混過去了，可是闖到第二重關口又怎樣？

妹自然是失敗了。可是王老虎站在那兒，儘管他那麼威風，總還沒有把你活生生地吞下去吧！

姊 我不是和你賭嘴勁啊，妹妹！你忘了他那雙惡毒的眼睛，首先就把你我發見了！你別忘了他那一聲「沒有牌子的人滾出去」，叫得多麼兇狠……

妹 那又怎麼樣？

姊 無論怎樣，總之是，你別忘了那是××紗廠，那「赤佬」是××鬼子的走狗，我們又是××鬼子的奴隸，這裏沒有什麼道理可講的。

妹 對呀，正因為這樣，所以大家才爲我們不服氣！

姊 但是，不服氣又有什麼辦法呢？大家，大家都是靠做工吃飯的奴隸！奴隸幫助奴隸，還不是可憐虫同情可憐虫，到底又有什麼力量呢——

妹 (反詰)你說沒有力量這是什麼意思！

姊 力量，不是完全沒有，不過縱有也不敢用，或者用也是白用的；看吧，她們大家擁着我們進廠去碰一碰，鬧一鬧，至多也只是鬧一鬧，碰一碰，末了還是經不起××鬼子的吆喝，經不起王老虎的鞭子，一個個又規規矩矩地進了機器房，各找各的位子坐下去，那裏還能顧得你和我呢？

妹（自信的口吻。）不，大家有的是力量，昨天雖然還沒有完全使用，可是還有今天，還有明天，還有明天的明天機會多着呢！

姊機會多着嗎？（失望地搖首。）我們那能餓着肚皮久等呢？

妹我們不過才停上兩天的工啦。上海儘有成千成萬失業的工人，難道他們都會餓死了不成，你真像個小姐班子出身的傢伙呢！

姊（不理睬她。）唉！從前到廠裏去一坐上「位子」就有些頭痛，現在呢，沒有它坐不下，倒覺得心痛它了！

妹（憎厭地。）看你又想「位子」，又怕搶「位子」，你還是成天坐在家裏啼啼哭哭地叫着「位子」呀，「位子」呀，「位子」就會要來貼上你的屁股吧！（憤然敲得桌子響。）

姊（揚手示意。）輕點！別把媽媽驚醒了。其實呢，最就心的是我們縱然混進廠了，佔到「位子」了，只是到了月底，會計處却不肯發工資！他們會說：誰管你佔了「位子」沒有佔「位子」！你只要拿得出一塊牌子來，才配領一份錢！

妹 沒有的事！到了那時，大家自會替我們證明！我們也是做了工的！——天下那有做了工不給錢的道理？

姊 哼！因為你沒有牌子啦！牌子才是領錢的憑據。

妹 既然這樣，所以就該去搶！

姊 怎麼搶法呢？

妹 老實告訴你，她們打算在今早上要為我們示威了！

姊 （驚。）示威她們？我們失掉兩塊牌子就要示威嗎？據我想，他們一向受了王老虎的惡氣，不過要藉我們來打賭拚一拚罷了。講到利害呢，恐怕始終只有我們是吃虧的！

妹 胡說！你不應該侮辱大家的真心，那是值得我們感激的真心。你才是個不識好歹的人！

姊 話雖是這樣說，就是示威又未必有好結果吧……妹妹，你要去，也不要冒裏冒失去當先鋒，闖頭陣，凡事要自己打定主意，不要輕易聽信人家的話！

妹 （憤慨起來。）我已經打定主意了，就是不聽你的鬼話！——難道這道理還不夠明白嗎？我們

要做工！我們要靠做工來养活自己和媽媽，我們不能夠有一天待在家裏閑耍現在，我們做工的牌子，却無緣無故被工頭兒搶去了，不——不是無緣故，實在是由於王老虎想糟踏你和欺負我，我們都不願做那下賤的事，因此便搶去了我們的牌子，奪去了我們的工作，難道這還能忍受（重複）這還能忍受嗎？

姊 安靜些吧，妹妹！道理自然是那樣，就算你講贏了，可是你只能講給我聽，王老虎和××人倒不同你講道理，他們却要向你賣弄武力和金錢！（重複）金錢和武力！

妹 （氣憤之至）金錢和武力只配收買漢奸，壓迫奴隸（逼走向前）我們都是堂堂正正的人，我們都是有血，有肉，有骨氣，有良心，也有人格的工人！怕什麼？我們無非靠做工吃飯，我們不做漢奸，也不做奴隸！

姊 （露窘狀）夠了，夠了，不要把媽媽鬧醒了好不好？我又不是居心和你吵嘴呢！

妹 （盛怒未已）姊姊，我看你真沒志氣，真沒腦筋！你就只有臉子比我長得漂亮一點，講到做人我真替你害羞呢！（說着提起飯籃來，拿了一雙筷子和一隻碗進去，氣忽忽地要走。）

姊 樣子倒真像準備去上工了呢？冷飯還有嗎？

妹 （仍然負氣。）用不着你耽心！本來拿去也是做樣子的。（忽然側耳傾聽，窗外有人打了幾聲哨子，她急忙開窗子向外面揮手，表示就來的意思。）哦，她們在叫我呢。

姊 （望見其母動彈了一下，兩向妹示意。）噓噓噓，小聲點。

妹 （輕輕地叮嚀着。）回頭就說我去上工了。你今天告了假要服侍她，別說老實話！

姊 （伺其妹出，披衣下床。躡足到母親榻前。）媽媽，媽媽，還沒有醒吧？（到窗邊推開一角，風吹動她的頭髮，冷了一個寒噤；同時外面有無數聲音響過，還有小車子與嘈雜的人聲；看見這些，嘆了一口氣，母親咳嗽了。才趕快將窗門掩上。）媽媽，醒來了嗎？

母 呢，天亮了多久吧？

姊 還不久。

母 你們還不去上工嗎？

姊 妹妹已經去了。

打回老家去

母 你呢？

姊 我不去了，今天我想在家服侍媽媽。

母 （驚疑。）服侍我？

姊 是呀，因為媽媽的病……

母 因為我的老毛病，你就不上工了？

姊 因為，因為妹妹要請假，找替工的。

母 你又不是醫生，守着我有什麼用處？隔壁王媽媽不是常來照應我嗎？她真是有好心腸的人，難得她天天來看望我。

姊 但是，媽媽，我到底是你的女兒……

母 （呻吟以後。）請假……找替工……侍候媽媽的病，（苦笑）有了這樣的女兒，多麼幸福呀！

—— 可惜了我就沒有這麼好的命，你們不做工錢從那兒來飯向那裏討？大家還要活不活下去？……不，不要守着我吧，要你們送終的時候還早呢！



姊 哦，別生氣吧，媽媽。

（鄰婦王媽媽端了一碗稀飯推門直入。）

王 阿芳，你還沒有去嗎？我替你媽媽送了一點稀飯來。

母 唔，謝謝你，我怕吃不下呢。

姊 請坐吧，（接過稀飯。）你也像我們自己的媽媽一樣，待我們真好！

王 那裏話！（握着她的手，小聲地說。）去吧，我的女兒正在等着你！

姊 （丟個眼色，打斷她的話。）我請了假的呢，王媽媽，今朝打算不去了。——

王 （沒有注意她的表情。）不要緊的，女兒說，就是沒有牌子也能夠混進去，她們人多呢。

姊 （着急。）不，不是那個意思……

母 （大驚。）哦，牌子，你們的牌子呢？

王 （自悔失言。）什麼？你還沒有告訴你媽媽嗎？

姊 （掩飾地。）你說什麼，媽媽。

打回老家去

王 不要緊的，你們的牌子終歸要得轉來的。

母 這樣嗎，原來你們已經沒有牌子，你們都在騙我啊！……

姊 媽媽，不要着急吧。……

王 是呀，不要着急，你儘管去好了，今朝她們大家都要爲你們去請願的。

母 （指着女兒）哼！你想我不知道嗎？沒有牌子就進不了廠，做不了工，你還想要哄騙我嗎？……

（外面有人叫着。）

聲 阿芳姊，快點兒，時間不早了！

姊 呃，就來。……

王 去吧，我的女兒在叫你呢。

姊 那麼，媽媽請你千萬不要耽心，我就去上工了。回頭我們都要帶牌子轉來的，你放心，我們會有

工做的；（慌張地提上飯籃一面走，一面含淚。）我們就要做工的！（急出。）

母 （大咳之後，喘息着說）天啦！她們沒有牌子，她們爲甚麼失掉了牌子啊！

王 聽我說，事情是這樣起頭的——

母 (插嘴) 那個搶了去呢？她一向不是規規矩矩地在做工嗎？

王 別着急呀！……聽我女兒說，上半月阿秀在廠裏換了一個「位子」，被監工的王老虎查出來，就大大地辱罵了她一頓，阿秀不服氣說：「換換位子也是廠裏常有的事，何必要含血噴人呢？」可是王老虎說：「好吧，你不服干涉，總有一天你會認得我的。」——

母 認得他？又是那該千刀萬割的王老虎嗎？

王 話是那樣說了。其實過了半月，也就平安無事；不料直到前天領薪水的時候，會計處却強迫她們要牌子，說是王老虎打了招呼的！你看這種狗娘養的人心多壞！

母 真是這樣嗎？換換「位子」也要被趕了出來！

王 趕是被趕出來了。這一下可動了公憤，大家都不依教了。所以她們今天要向廠裏請願呢。

母 唉，王媽媽，你想她們今後要是都沒有工做，我們母女三口，怎麼活得下去啊？（不斷地呻吟。）

王 (以手撫其背，安慰着) 不要着急吧，病裏的人總要安心保養呀！你看，她們不是又去上工了！

嗎？瞧着吧，過一些時候，她們就要帶着牌子回來的。

（門外遠遠起了一片喧嚷聲。）

王（推窗。）太陽都出來了。（向外注視。）唔，那樣多的人湧進廠去了。

（一道陽光隨着呼聲鑽進屋子來，隱隱聽到「打進去打進去」的呼號。）

母 什麼？她們在鬧亂子吧？

王 哎呀，她們在鬧亂子了……哦，你的女兒和我的女兒也走去了。

母 是嗎？那怎麼好？

王 呀，打起來了……真打起來了……巡捕也來了……××鬼子也來了……哦，我要去找女兒

去。（奔出。）

母 王媽媽，快些叫我的女兒也要回來呀……

（從床上掙扎起來，蹣跚地向窗邊走，一手按住胸口，不絕地呻吟，一手扶着板壁，一手吊住窗口，街上的鬨聲在吼着「打倒工賊！」「打倒××帝國主義」……她揉着昏花的老眼

探望，突然像受了一種最重的刺激似的，暈厥墜地。）

（片刻。一陣急驟的腳聲響進屋來，工女甲乙丙各帶有牌子，提着飯籃，扶了受傷的阿秀登場，阿芳隨後也提了飯籃子趕來，一進屋便奔向母親身邊。）

姊 哎呀，媽媽，媽媽！……媽媽醒來呀！

妹 （血流滿面，衆人在替她包紮傷口。）媽媽……媽媽怎樣了？……

母 （被阿芳扶着，灌了開水。）哎呀……阿秀……阿秀……你……你（掙扎着，想奔向阿秀）

芳把她攙到床邊去。）

秀 我……我不打緊的……哎唷……（呻吟着）不過……稍微有點兒痛……痛……哎唷……

母 哦，打得這個樣兒了。那些沒娘養的那些禽獸……那些天殺的兇手啊！……（哭泣。）

工女甲 狗東西××鬼子几乎要開槍了呢！

工女乙 這一下，王老虎也總被我們打得個半死半活的了。

工女丙 可是我們的團結力還不夠，大家爲什麼要退却呢？

母 女兒啊，你，你的傷勢真不打緊嗎？（撫視着。）

妹 不……不打緊的，媽媽，我還好……

（鄰婦忽忽上場。）

王 啊呀，我的女兒沒有在這裏嗎？天啦，她們又打起來了……阿秀姊，回頭我再來看你。（忽忽去）

工女甲 （急向窗外探望。）好呀，我們的隊伍又反攻轉來了。後面還有多少民衆呢！

工女丙 我們還不去參加嗎？

工女甲、乙 去！去！我們去替阿秀姊報仇！

姊 去呀！

妹 好，大家都去，我也來了！（掙扎着起來，母制住她叫「女兒！女兒！」）

（台上除母、姊兩人而外，均奔出門外羣衆在怒吼中。）

# 星 火

陳明中

時——

一九三二年之冬。

地——

S省邊界D縣屬的農村。

人——

張興發 老農夫。

張二娘 其婦。

星 火

冬 貞 其女。

李木匠 少年。

鄒大嫂 媒婆。

何管事 收租人。

廖班長

團丁四人。

景——

農家門首，左右有竹籬，枯樹，正中爲大門，通入堂屋，當面開窗，可以啟閉，其餘陳設，一邊置長凳，一邊攔紡紗車。

開幕時，母女倆一面做工，一面談天，母坐在地上砍着豬草，女坐在矮凳上紡綿花。

女 怎麼，爸爸還未回來呢？天又像要下雪了。

母 是呀，天又像要黑了，也該回來了，你爸爸總不聽我的話，他偏要去栽鴉片，剛才把鴉片栽完了，主人家就叫搬家，今天大早起來，他就把那隻肥母雞捉去「求佃」了，真不曉得爲什麼挨了這樣久還不回來？我看張二老爺那種人的心子是早就黑透了的，他此番出去，想來都是凶多吉少啊！

女 爸爸真不該再去栽鴉片，近年「窩捐」不是抽得很厲害嗎？

母 據你爸爸說，這是縣府勸栽的，去年栽過了，今年不栽，就要抽「懶捐」；總之，不管栽與不栽，「捐」總是要抽的。



女 「懶捐」怎麼叫做「懶捐」

母 「懶捐」都不懂嗎？這就是說，你們當種田戶的不栽烟，不上「窩捐」未免——太懶了！

女 那嗎，那些有錢有勢的人，整天白吃白穿，還要吃好的，穿好的，什麼事也不做，懶得比豬還懶，怎麼又不抽他們的「懶捐」呢！

母 是啊，他們有錢有勢，就該當享福了啊！原來他們生就是些懶蟲呀！

女 我不明白現在做官的人除了刮錢到底還有什麼能幹？他們整天只是在叫喊：捐！捐！捐！看吧，他們一年收了十二年的糧稅還不夠，從去年起，再又派了什麼「救國捐」，「清鄉捐」，「特別捐」，「臨時捐」，「門戶捐」，「安民捐」，「×××」，還有多少，多少奇怪的名目，鬧不清楚，也不知道到底要捐到那一天？！現在竟還說要抽「懶捐」呢！

母 女兒，讓他們來刮吧！讓他們來剝我們的皮，吃我們的肉吧！菩薩總有眼睛的……：唉，那些明天以後的事，我們倒不用管它，怕的是你爸爸今天轉來要搬家，我們到底搬到那裏去啊！

女 搬到那裏去？媽媽，從我們這裏到外省去只有兩三天的路程，這裏住不得了，率興搬出省去好

不好？

母 傻女子！天下老鴉一般黑，那裏未必就是桃源洞嗎？且不說這些，你不知道我們還欠主人家的租谷，我們的押佃錢差不多都要扣除盡了嗎？

女 那嗎，我們揩起包袱「吃大戶」去！

母 「吃大戶」？你也是妄想了。那是滿清時候，天下太平，本來無事，只是偶然遇着天乾水旱，才有十家八家邀集攏來去「吃大戶」的事，如今你說是去「吃大戶」，他們不把你捉住當土匪打嗎？

女 這樣說來，難道天下的窮人就只有走上死路一條？

母 我想，這總是因為「真命天子」還未出世，才有這樣的亂法，從前滿清時候做窮人的並不這樣壞哪！

女 哦，李表哥那天告訴我，在山那邊，近來聚集了幾千人要造反了，說是他們當中就拱護得有「真命天子」咧！

母 那也說不定，倒不曉得那個皇帝姓什麼？

女 （轉換話頭，走近母側。）媽媽，我想起了一件事情。（低頭忸怩的說。）李表哥託你的向爸爸說的話，到底答應沒有？

母 話是說了，你爸爸還是不肯答應呢，他說，前一回張二老爺當家的何管事來求親都沒有承認，怎麼好放給像我們一樣赤貧的李木匠呢？

女 （憤懣地。）但是，何管事是「討小」，哪像他那種壞人，我情願尋死也不跟隨他的。李表哥窮雖然窮，到底人窮志不窮；況且天下只有闊人才嫌窮人，那有窮人自己也嫌窮人的道理？李表哥是手藝人，又比不得那些好吃懶做的窮人。無論如何，爸爸嫌他，我是不嫌他的。（生氣翹嘴）

母 唉，你的性情也太做了！凡事慢慢地商量吧，動不動就把嘴皮翹起，又不是我不許你嫁他哩。

女 （憤然走開。）不管！不管！不管爸爸怎樣想，我是不得「依教」的，李表哥說過，他如果讓我嫁給那些「壞透了的」，他寧肯到山上去「造反」，也要回來報仇……

（門外一片犬吠聲。）

母 (側耳靜聽,突然起身。)哦!你爸爸回來了,不要鬧這些閒氣了!走那一架山,唱那一架山的歌,「還是今天希望不搬家的事要緊啊!

(鄒大嫂在犬吠聲中匆匆進門。)

鄒 打狗打狗……吃過午飯了嗎?張二娘。

母 啊呀,鄒大嫂,坐坐!我以為是她的爸爸「求佃」回來了,原來是好久不見的「稀客」呢。可憐我們這裏茶也沒有一杯喝的,怎麼「捨得」動步呢?

鄒 不喝茶,我不是來討口福的,我是來替你報信的啊!你不曉得你的「當家的」張興發今天一早來給二老爺「求佃」,又央請何甲長來求情,也不知說了許多好話,無奈老爺總是不肯寬恩,後來他就跪在老爺面前啼啼哭哭的訴窮叫苦,那時老爺恰好燒了烟,正要團局裏去打牌,看他纏繞不清,一下就生起氣來,很很地踢了他兩脚尖,這才把他趕了出來,誰知等到老爺起身走了以後,他又鑽到灶房去跪在太太面前不肯起來,只是傷心的流淚……

母 (大驚失色,一手抓住鄒大嫂的衣袖,求救似的釘住她。)唉呀,這,這怎麼好?——怎麼好啊?

女 (由驚訝而悲憤) 哼！窮人該死！窮人就是該死的！

鄒 別慌，聽我說呀！——

母 他還在跪着嗎？

鄒 太太本來是個吃齋拜佛的人，存心本來是很慈悲的，看他哭得可憐，就叫他起來吃了午飯再

向老爺說情；無奈他一直跪着，拉都拉不動，他說，如果老爺定要他搬家，只有跪在老爺家裏不走罷……可惜太太既主不了權，老爺現在又沒有回家；你們母女倆倒很安靜的守在屋裏砍豬草，紡綿花，還不趕快想個辦法嗎？

母 是呀，我們剛才還在念他哩，不過，鄒大嫂，你是曉得的：我們的「鍋兒」早就吊起來做鐘打，「沒有什麼東西可賣的了，這兩年天年既不好，又遭了一場大大的兵災，縣府裏還要派捐派款，主人家更要加租加佃，所以鬧去鬧來，脚忙手抓，才欠了二老爺一些租谷，這實在也是出於沒奈何了！前幾天團局上來收「救國捐」，竟連我的小豬兒也要來牽，現在主人家竟要趕我們搬家，你想，我們一家三口怎麼還能活得下去啊……我那「當家的」素來就很老誠，蠢笨，不

會說話也難怪他只有跪着哀求的一樁想法！

女 跪着跪着又有什麼意思呢？還不是像媽媽往常在廟子裏向菩薩跪着一樣沒有辦法嗎？

鄒 （向張二娘眨一眨眼。）是呀，總得想想辦法哪！

母 鄒大嫂，你替我們想個辦法吧，難得你這麼忙跑來報信，你一向對我們是很關心的啊……

鄒 （偷覷冬貞的神情。）辦法，倒有一條，只恐怕你們不肯用它。

母 你說來聽聽吧，辦法只要有，那有不用它的呢？

鄒 那嗎，我也不用隱瞞你們了，你不知道主人家要你們搬家，都是那何管事在從中作怪嗎？何管事對我也露過一點口氣，他說，他也很同情你們的境遇，只要你的女兒肯嫁給他，包管你們把這屋子坐得安安穩穩的；並且，他還願意送二十塊大洋錢來做聘禮呢……

女 （怒極起身。）鄒大嫂，我明白你的來意了，你是受那壞人支使來跑腿的！你想做個瘟媒婆嗎？告訴你：我寧肯尋短，也不願賣給人家當「小」，管他二十塊大洋錢也好，二百塊大洋錢也好，除非把我的屍首抬去賣骨髓！

鄒 (起身指點着她) 啊呀，你這個姑娘的身價好大嘴吧！好利害！要曉得我是懷着好意來的啊！  
母 (起來制止其女) 冬貞！怎麼你連好話也聽不懂？鄒大嫂不過是替我們想辦法啊？你就認真起來了嗎？進去進去！不准在這裏多嘴！(擁之入室) 真是平日把你嬌養慣了。

女 (憤憤地轉身) 進去就進去，我肯信你們就能夠把我祕密賣得了？

母 (回身轉來) 你看，這個橫人，她總是不信我的話啊。就是她爸爸，也是說不願意把她給何管事做「小」呀。

鄒 哼！女兒家的嘴巴倒生來是很硬的啊！張二娘，我說你也太放縱她了，窮人家的女兒，又比不得是閨閣小姐啊！

母 話雖是這樣說，女兒到底是自己身上割下來的肉，怎麼捨得打她，賣她呢？況且，我們又沒有兒子，只有她一個女兒，好容易才把她養大成人啊！

鄒 (起身) 好，別說空話了，我們去看看你那「當家的」再商量吧！只要你去見了他跪在地下傷心痛哭，就像尋短的樣子，慢說你肯捨得嫁一個女兒來救丈夫，就是三個五個又算什麼？女

兒還不是你自已生的麼？（用指頭指點內室。）任她嘴有好硬，她總生不下你……

母 話不是這樣說，女兒大了終歸是要嫁的，只是——

鄭（搶白。）只是嫁了就沒有了嗎？「留得青山在，那怕無柴燒；」走吧！還遲疑什麼？

母（有些爲難。）還是慢慢設法吧……（回頭向內室高叫。）冬貞！我到張二老爺家裏去接你爸爸去了，你出來把這些猪草砍完了再紡綿花吧，別讓那小豬兒餓壞了！

女（室內。）是呵，（出。）媽媽，千萬請你莫管我的事吧！

鄭（臨去又回頭，狡猾地瞞她一眼。）大姑娘！莫憂氣，得罪了你哪！（女掉頭不應，露憎惡狀。）

母 你看，你客走了，連「慢走」的話都說不來了。（與鄭偕去。）

鄭（且行且語。）面孔倒長得俊俏啊，可惜皮氣太乖張了！（出。）

女（罵。）死不要臉的媒婆娘。

（冬貞餘氣未息，用力砍着猪草。少頃，犬聲又起，旋聞人聲。）

聲（戶外。）喂！黑爾，黑爾，認不得我了嗎……好個狗眼睛啊！



（李木匠背負斧鋸，手握「五尺」入。）

女（聞聲驚喜，力爲自持，以手振衣，撩髮，起身相迎。）哦！李表哥，請坐。

李（卸下木器，走近女身。）貞妹！我們又有好久不見面了，近來你們都好嗎？

女好，窮得好！我以爲你永世都不再來了咧！

李（望望內室。）表爺，表娘呢？他們都在家嗎？（女搖首。）你是知道的：前回我到城內石圍長家裏去替他修祠堂，一直走不脫身，說起來那座洋房子倒也修得闊氣，每天用的石匠、木匠、土匠，總有三四百人在趕工程，修成了總不曉得要花好多萬塊洋錢咧！

女房子再修得闊氣，總是闊氣人家住的，總是從窮人身上剝削來的血汗錢修的，像這樣的洋房子，你就替他們修上一千座，一萬座，對於我們窮人，到底又有什麼好處呢？

李（驚訝地凝視她。）不錯！不錯！貞妹，我每次替他們修洋房子也正是這樣想，怎麼我們不能夠用自己的血汗替自己修一座簡單的屋子呢？怎麼我們老是應該替那些好吃懶做的人家修造一世闊氣的屋子呢？……（忽然注視她的神色轉換了話頭。）不過，貞妹，這些話說也無益，

我們且不談牠吧。我看你的神色很不好，莫非又受了什麼人的氣吧？

女（誤會。）窮人的氣是大得很哪！難道人窮連氣也沒有了嗎。

李 唔，你聽錯我的話了，我是說你莫非受了什麼人的氣吧，不是說你的氣大啊！——到底你們家裏又發生什麼事呢？

女 告訴你也沒有用！——張二老爺今天要趕我們搬家了！

李 那怎麼好！你們不是還短少他的租谷麼？

女 租谷由他算多算少，除了正給的不消說，還有攤派多少捐，也要算除在內，那裏是我們爸爸「一鋤頭挖得出金人」來償付得清呢？現在爸爸從早上起就去「求佃」媽媽也趕着去了，剛才聽那個由何管事叨唆來的鄒大嫂說，爸爸一直還跪在他家裏不起來呢。

李 那定是何管事那個狗東西在作怪！

女 還不是嗎？鄒大嫂簡直又來替他向媽媽說了很多的話，我氣憤不過，罵了她幾句，那個媒婆娘才同媽媽一道走的！

李 那嗎，（立起來走近她。）你當然始終是不會跟他做小了？貞妹，（聲色俱婉。）我很感激你這一片心地！（欲拉其手，女急起身避開，猶帶餘憤。）

女 別忙高興！爸爸至今還是不答應你的要求呢！——就是媽媽，也是不大可靠的；他們無非都嫌你窮……

李 （憤慨地。）這樣嗎？他們難道以為我就沒有出息了嗎？好吧！張家灣這個地方，橫順我是不想久住的。貞妹，我們的事，我想終當只有逃走的一條辦法，你有勇氣跟我走嗎？

女 （思索半晌，露疑慮狀。）勇氣，是有的；不過，我怕，我怕……

李 怕什麼？！你們這些女子的身上怎麼只有豆腐做成的肉塊，沒有像鐵樣堅硬的骨頭啊？人家說：「女人只有眼淚，沒有肝膽，」真是說得不錯；但是你——怕什麼？難道跟了我未必就會怕餓死嗎？

女 （畏怯地。）倒也不是怕餓死，不過我也不忍就是這樣離開了爸爸和媽媽，我想同他們慢慢地爭論，要求，只要我死心塌地的不離開你，他們也是沒奈何我的！

李（想一想）既然這樣，那也好，如果張二老爺定要你們搬家，索興就搬到我的母親那裏去住茅草房子吧！

女 就是搬家也「淘氣」啊！天上又不會掉一點金子下來！

李（驀然省悟，忙從身上掏出大洋四元。）好，我這裏還積下了四塊工錢，就借給你們做搬家費吧。

女 不，我不好接收你的工錢，這是你辛苦了多時才掙下來的，你該拿回去養你的老母親啊！

李 還須客氣麼？真妹我的老母親還有吃的，有住的，不要担心她了。（以銀元強遞其子。）

女（收下銀元，緊握其手。）表哥我們的命運怎麼這樣壞，都生在窮人的家裏啊！

李 不要嫌我們窮罷！我們當中要是有一個不是窮人，又不會這樣相好了！（乘勢擁抱。）

女 是的，我們應該永遠相好，便窮到討口，我們也情願在一塊兒！

何（滿懷妒意，咳嗽表示。）好呀！青天白日，好不體面呀！（揮起旱烟棍匆匆上前。）

女（窘極，羞憤無以自容，急藏其銀躲入內室。）碰鬼！

李（惱羞成怒，閃身後退。）哦，何管事好！

何（俏皮地。）好？那有你們好？再遲來一步，恐怕你們更好了！

李 呢，何管事！說話請你口齒乾淨一點，我到這裏來是看親戚的呵，請問你到這地方又有什麼貴幹？

何（故意刁頑地橫抱烟棍作打拱狀。）啊呀，失敬得很！對李木匠說話，口齒還要放乾淨一點嗎？（走近一步。）你們是表哥，表妹吧，是不是？（揚起烟棍來東指西劃。）你真打聽得週到！早也不來，遲也不來，偏偏碰到人家爹媽都不在家，你這位表哥哥就跑來了！好，告訴你，我來做什麼的？我隨時都可以到這裏來公幹（揚揚得意地從懷中掏出一本流水賬簿來，並且搖了兩下，眉宇間充滿傲岸之氣。）就是——替張二老爺收錢（再逼近一步。）並且，老實不瞞你說：這家姑娘是姓何的訂下了，剛才經過她的爹媽親口答應的（至此聲聲俱厲。）以後不准你到這裏來同她胡纏，要是不然，看我把你送到團局去當土匪懲辦！

李 什麼？她是你的「吓」！懶蝦蟆也想喫天鵝肉！告訴你吧，她是我的未婚妻，是她親口許給我的！

何 放你媽的屁！

李 (怒極作預備搏擊勢) 放你爺的屁！

何 嘿！看你不出，你今天倒想在「太歲頭上動土」呢……

李 老子姓李的，不怕你！

女 (急由內室奔出) 李表哥！你犯不着同瘋狗打架，等爸爸回來再說吧。

何 大姑娘！你爹媽剛才親自把你許配給我做二房夫人了，以後不准再同他糾纏！

女 呸！(直唾其面) 闖你的鬼！你是什麼「王八蛋」！

李 打死你這條瘋狗！(一拳擊何於地)。

何 (急起與扭持) 打人嗎？打得好……打得好……老子同你兩個拚了！(挨了幾拳又被撲倒

地)。

(老農夫張興發偕其婦聞聲奔來)。

父母 打不得！打不得……(張急以身隔開李木匠，扶何就坐)。

父 怎麼會打起架來了啊！

母 (拉開李木匠。)你什麼時候跑來生事嘍！李木匠，你敢同何管事打架嗎？

何 (氣喘不已。)打人逞兇……好……打得好啊……

父 什麼事哪？李木匠你癩了嗎？

何 什麼事？青天白日幹好事，他們倆個人抱在一堆，被我拿住了，還出手打人……好！讓我到團局去報告……(起身欲走，張急攔住。)

李 老子怕你造謠嗎？有什麼證據？

父 何管事慢一步，讓我把話說明白吧！

女 爸爸，他完全是扯謊得來陷害人！這不是李表哥的不是，這是他因為來欺侮我，說我是他的人了，李表哥才動手打他的！

何 看你養的女兒，是什麼樣子的人？

李 張表爺「好漢做事好漢當」！你怕他，我是不怕他的……一切廢話都不要說，請問你是不是

把表妹許給他做「小」了！

何 張興發憑你自己說這件事情還怕假了嗎？你的姑娘還在袒護那個窮鬼哩！

父 （吶吶其詞）那是這樣的——摸到良心說，本來這門親事女兒還不願意。（由對何解說轉向

女與李）今天主人要我搬家，我跪下苦苦地哀求了大半天都沒有效，後來，總算幸虧何管事來要人情，向主人家担了保，才賞了恩典；現在，何管事既然不嫌棄我的女兒，（向李）我怎麼敢不答應他呢？

李 （怒目逼視）那嗎，你是怕他才承認他的了？——請問表妹：（向女）這是你的終身大事，你願不願意給他做「小」呢？

女 不行！（氣憤極了）爸爸，我不是三歲小孩子，你賣不了我！——你賣不了我！我已經答應李表哥了，除了他，什麼人我也不嫁！

母 （急插口）女兒！你要放明白些啊！——

李 （搶白）那麼好！表爺表娘都在這裏作證：表妹是自己願意許配我的。（向何）現在你還有



什麼話說？

何（噙噙然欲撲上前。）哼！我還不相信有人想從老虎口裏要肉吃！（又握拳相向。）你好大的

狗胆啊！

父（急攔住何。）何管事，聽我說明白：女兒就算是你的了，好不好？（何露得意神氣，徐徐就坐。）

李木匠（走近他的身邊。）你也該把你的肚皮摸一摸，試試看吃飽了沒有？數一數你的荷包裏到底還掙了幾個錢？你連自己都養活不了，你還想憑一雙空手討老婆嗎？——你給我滾開吧，我不認得你這個親戚！

女爸爸，你賣不了我！你賣不了我……

母（手掩其口。）你還要鬧嗎？何管事家裏有錢啊！

李（緊握拳頭。）是這樣嗎，張表爺！你們幹的好事！他有錢，你們就怕他！我沒有錢，你們就欺負我！你們要把自己的女兒賣給他那個壞蛋做「小」！你們要從我的手裏把她奪出去了賣了好！你們儘管去幹昧良心的買賣吧！將來看我回來給你們算賬，可不要後悔！（回頭向女。）貞妹！

你放心，你只要準備反抗！我不久就要回來保護你的！看吧，我們總有出頭的一天！

李 表哥你放心好了，除了你，什麼人我也不……

父 「造反」了！「造反」了！你們都要想去「造反」了嗎？

李 「造反」了又怎麼樣？

何 （起身向女。）氣壞我了！你這個自甘下賤的毛丫頭，你才不識抬舉，你想把「一朵鮮花插在牛屎上」嗎……（回身向李）好「狗雜種」！你給老子不要跑！（握着旱烟棍示威。）

女 （插嘴。）你是什麼天雷打不死的怪物，滾你的蛋！

李 （同時手持「五尺」作迎敵勢。）怕你，不是人養的！

母 （拉住女。）不要這樣亂罵，他現在是我們的恩人了！

李 （掙扎咆哮。）恩人？那個是恩人？你怕瞎了眼睛！餓鬼吃了你的肉，還你的骨頭，你就說他是恩人嗎？認清楚！他只是幫同張二老爺來咬我們的一條惡狗啊！

何 嚇什麼——

父 何管事，別見小女的氣吧！讓我來給你陪禮，（深深地作揖）人呢，只要何管事賞臉，就讓你來接去罷！

何 （惡得很地）那嗎，你倒要好生給我教管，過兩天我來抬人，好歹我自自辦法（向李）你是好脚色，我賭你到張家灣來（匆匆自去）

李 嘿（勢欲追去）跑了嗎……

父 （急拉住李）李木匠，你真要逞兇嗎？

母 （同時拉住李）你息氣點咧，李木匠！

李 拉着我怎麼樣？你們怕我打死了他嗎？我給你們說：貞妹是我的人，你們不聽我的話，不但何管事不得活，就是你們這兩條老命，我也要來報仇的，你們以為窮人是好欺負的嗎……（竭力掙脫奔出）

女 （哭嚷着追去，被父母抱持着）李表哥，李表哥……

父 冬貞！你看你做的什麼事！「老子」這條命也不能活了！

母 女兒！看在你的爸爸份上，別「淘氣」了吧！看你的爸爸氣得什麼樣兒？（擁女入室。）

父 （氣喘不已，手拊胸膛。）哎！這個地方挨了主人家幾脚尖，好疼痛啊……

女 好！我也不要活了。

父 天呵！天呵！你叫我怎麼辦啊！縣府天天逼我要錢，逼我去尋短！主人家也天天逼我要錢，逼得我走頭無路；如今回到家裏來，女兒又逼我去討死好，我就去死了！死了倒乾淨些！死了免得掛你們的眼睛啊！

女 （聲自內室發出，哭嚷如故。）讓我也去死吧，死了好些！死了好些……

母 （室內）你自己要放明白些啊，你李表哥還要回來的哪！

父 （捶胸號啕。）養女兒！養女兒！養起女兒就是這樣的下場啊！（哭）……今天早上吃了一點「紅苕稀飯」，直到現在還在餓肚皮。可憐我跪了大半天，說了許多好話，眼淚都哭乾了！又挨了幾脚尖，肝腸也痛斷！回到家裏來，還受李木匠一場惡氣，最後竟連我自己的女兒也要找我的命！（捶胸。）天哪！這就是我的家庭！這就是我的命運啊……

(內室嗚咽之聲繼起。俄聞農婦之哀訴。)

母 (帶着哭聲。) 女兒你怨只怨你母親把你生錯了! 你前世的命果真修得好, 就不該投生在我們這個窮人家裏來! 現在你既然來了, 你就該吃點苦頭啊……

父 (呻吟不已。) 哎唷……哎唷……李木匠呀! 你這個沒良心的東西, 你自己沒有錢, 沒有勢, 賭不過人家, 還要找我生事嗎……哎唷……哎唷……哎唷……

(門外又是一片狗叫聲, 從遠處到屋邊, 移時, 廖班長率武裝團丁四名上。)

廖 (見其呻吟, 怫然震怒。) 張興發你別裝癩裝瘋的! 看見我們來了, 跑是跑不了的, 就想裝癩裝瘋嗎?

父 (驚駭起身, 勉強招呼,) 唉, 班長說那裏話? 這是我的家門不幸, 剛才自己又遭了一場禍, 並不是見了班長來才裝瘋裝癩的啊……坐, 班長, 請坐罷!

廖 (踞傲地踏脚在凳上。) 我給你說自己討方便點, 趕快把「救國捐」繳出來! 別多找話說。  
父 請你們看罷! 搜罷! 看我屋裏那裏還找得出一個錢呀? 哦, 班長, 我就只有這一條老命, 早遲是該

死的了！

廖！你想拿你那一條狗命來抵賴國家的王法嗎？我是不愛多說話的：管你死呀，活，今天非要錢不可！

母（慌忙由內室出來向廖哀求。）先生！請你們積點恩德，可憐我們，慢些日子再繳吧，今天實在沒有一個錢哪！

廖！那不行！『沒有錢，就要人！』來都來了，總要帶點東西回團局去——這是團總吩咐我們的命令！

父好！（悲楚地。）走吧！上團局罷！要錢也能，要人也罷，反正我是活不下去了！

廖那也好，拿繩子來！

（衆丁齊上，反縛其手。）

丁A 別狡猾！五塊錢的「救國捐」害得老子們的草鞋都跑爛了，今天要請你坐坐「狗兒所」

（註：卽團局所設之牢獄。）

丁B 我不相信種田戶連五塊錢都繳不出！

母 先生！饒了我們罷！屋子裏實在一個錢也沒有了。

女 （從內室掀開窗門，探首出來。悲憤地說。）爸爸！你怎麼還不去找你們的恩人要錢呢？你們把我賣了還沒有得到一點好處嗎？（從窗口投下四元錢。）快拿去給他們吧！他們要的，無非是這個；爸爸愛的，也無非是這個；聽明白：這是李表哥今天拿來借給我們做搬家費用的，這是他辛苦了幾個月做的工，掙下來的血汗錢，這却不是爸爸賣兒賣女的身價錢啊！

父 （驚異地望見銀元在地上打滾，然後羞憤地向着女說。）冬貞！你對於生身的爸爸，你的嘴吧就這樣刻薄嗎？

女 我的嘴吧再刻薄，總不及爸爸賣女的心很毒吧？

母 （急拾起銀元。）女兒，既然你身上有錢，你就該早說出來啊！你掙下來的是四元錢嗎？還有沒有？

女 四元錢還嫌少了嗎？人家做了幾個月的工錢都在這裏了！（縮頭進去，掩了窗門。）

母 好先生！（向廖班長）這是四塊錢。請你收下吧！

廖 （接過銀元來敲一下，試試真假。）嘿！想不到你這位姑娘身上倒有出息咧！上次來你也說是沒有錢，這次來你還是說沒有錢，到底從你姑娘身上一摸就摸出四塊錢來了，你們真是狡猾呀！

父 班長你親耳聽到的：這幾塊洋錢是我的外姪李木匠借給女兒的；我還不曉得呢！

丁C （嘲笑。）到底姑娘身上好藏寶貝些！

丁A （附和地笑。）本來姑娘身上就是活寶貝哪！

丁B 難怪，難怪，家裏有個搖錢樹不會搖，難怪要受窮吃苦啊！

廖 （佯爲斥罵。）不准你們胡說，（回首向張）張興發還差一塊大洋錢，趕快拿出來繳清楚就放你。

父 （高聲叫喚。）冬！真！你！還有不有一塊錢？再拿一塊錢出來罷！

女 （從室內發出粗魯的應聲。）沒有了，我又不是搖錢樹哩！



母 (急入) 有就拿出來呀!

廖 好狡猾的東西——拉起走!

母 (急出) 沒有實在沒有了。先生請你開恩把他放了罷!

廖 把他放了除非把你女兒拿來做抵押!

父 呢! 班長, 你們只是來要錢的! 不要調戲我們良家姑娘啊!

廖 吓瞎了你的眼睛! 那個在調戲你的姑娘? 那個把你的姑娘搶起走了嗎? 拿錢來! 還該繳一塊大

洋合錢二十四吊! 一個也不少!

父 錢是沒有了。只有這一身骨頭,

丁B 走! (以槍托擊其背) 別裝得像! ……

父 (應聲仆地) 要打嗎? 要打就打死我呢! 反正走不得了! ……

丁C (脚踢老農) 老子們打了你又怎麼樣?

父 哎呀! …… 哎呀! …… 打死人啊! ……

母 (奔向團丁，拉制不住，急轉身跪在廖班長面前作揖哀求) 打不得呀先生！救命呀先生！

廖 (悍然不顧) 拉起走！

女 (奔出攔住衆丁去路) 怎麼只差一塊錢的「救國捐」還要打傷人命嗎？

父 哎唷！女兒！我不得活了……哎唷！你就跟李木匠去罷！叫他來替我報仇罷……哎唷……

廖 走開！姑娘！(持槍相向) 謹防我的東西滑機！

女 打吧！打吧！你有本領把我打死了吧！

丁A 廖班長！我們不用管她！把她老子抓到局上再說！

丁B (抓擁而去) 走……

母 (哭嚷大叫，隨着奔出) 救命哪……救命哪……團丁打死人哪……

女 救命啊……救命啊……李表哥……(從另一方奔出) 李表哥……

(舞台空場片刻，惟聞久喝聲，哭嚷聲，與犬吠聲，嘩然並作，旋聞民衆叫喊聲) 「捉到！」「捉到！」

「捉到土匪啊！」最後鑼聲大起，隱聞李木匠吼聲。

——幕徐徐下。

一九三三年在四川A縣作。

秋

陽

# 秋陽

張庚

——又名「父親和孩子」

人——

小黑子 十三歲。

偽軍兵士四五人。

毛腿 義勇軍二十五歲。

時——

許金標 偽軍連長，小黑子的親戚。

地——

李大成 四十四歲，獵戶。

吉林省某山窪。

李妻 三十歲。

景——

山上的一片平地，李大成家的門口，左面是李的小房子，後面可以望見遠山，但多半被草堆遮住；左面是松林，橫過舞台前部，是一條由山通到松林去的路。

幕開時，陽光正溫暖地射在金黃的草堆和小屋上，松林微微發出靜默中的低唱，小黑子舒服的躺在草上晒太陽，一隻貓睡在他底腳邊，他也許因為陽光太好，所以睡熟了，一動也不動。

（李妻從屋子走出來，到小黑子身邊。）

妻（俯身，輕輕推小）小黑子，小黑子！

（小望了她一眼，翻一個身仍舊睡下。）

妻（稍稍不高興）小黑子起來，和你講話。

小什麼話？人家睡得舒舒服服地。

妻人只有一巴掌大，架子倒學得比爺還大了！

小（不愛她的噱頭，一翻身立起，面對着母親）到底什麼話？

妻 嘖嘖！再長大點，就要吃娘了！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才能夠懂事一點，你爸爸巴不得你一天就長大，做個能幹人……這樣子只有丟醜的份兒！

小 哼，爸爸就不像你這樣嘍嗦。

妻 我怎麼嘍嗦陪來的？

小 還不就是……要是爸爸，只說一句「小黑子，這樣！小黑子那樣！」

妻 （接上）是呀，你看你爸爸，這兒方圓百里地內那個不敬重他？就爲的說一是一，說二是二，講義氣，重朋友，是個做大事的人。他還希望你接他的脚呢？可是你，人長樹大，十二三歲了，就一點事都不懂……

小 （玩皮地掩耳）夠了，夠了，媽媽，你究竟要跟我說什麼？

妻 說什麼？我去接你爸爸，幫他背獵袋回來，教你好好地看看屋子，不要又到別的地方去野去了！

小 我去接，你看屋子（欲行）。

妻 （拖住）說的總不聽！路遠，又不好走。等下在路上碰到了××鬼子怎麼辦？

小 (亮起小拳) 和他對打。

妻 配? (指小的前額) 等下他只要一槍就打穿了你的腦袋。

小 我這樣 (閃身) 這是爸爸教我的。爸爸說, 人總要有胆量, 事情來了總要不慌。

妻 (望他底態態覺得有趣) 好了, 你成, 可是今天爸爸吩咐過了, 叫不帶你去!

小 真的?

妻 (勝利地) 怎麼不真!

小 可是得快點回來呵!

妻 你規矩點等着就是, 回頭闖了什麼禍, 小心爸爸回來揭你的皮!

小 爸爸就從不打人!

(李妻下, 小黑子唱着山歌再躺到草堆上去)

舞台靜了一會兒, 忽然山路的下邊一聲呼嘯, 振動着山谷, 遠遠消失在松林裏, 這聲音攪擾了小黑子底清夢, 他翻身立了起來, 張起耳朵細聽。果然接着一聲步槍, 停一停, 又是一陣

連發的鎗聲，越來越近，最後，毛腿帶着他底鎗跛着從山路的下端出現，他是一個強壯的農民，雖然很粗魯的樣子，可是看得出他很敏捷，但現在他却被打傷了腿子，走路比較勉強。在草堆那裏他發現了小黑子，顯然有些高興。

毛 你是大成哥底兒子嗎？

小 (了解地) 是呵。

毛 那麼趕快把我藏起來吧！我已經走不動了！後面狗們還追得緊呢！

小 (故意慢慢地) 他們怎麼找到你的呢？

毛 (焦急) 這不是說的時候，先找個地方給我躲一躲吧！

小 可是我底爸爸不在家怎麼辦呢？

毛 這有什麼關係，你爸爸回來會說你做得對！

小 誰知道呢？

毛 (忍耐) 快點吧，他們要趕上了！



小 等我爸爸回來再說吧！

毛 混蛋，這是你說的嗎？

小 是呀！

（後面山下，遠遠地有馬蹄聲。）

毛 小鬼，你再不把我藏起來，我就打死你！（舉鎗做勢。）

小 （冷靜地。）你底子彈早已用完了！

毛 （抽出短刀。）這是什麼？

小 你追得上我嗎？（迅速地閃在草堆後面。）

（馬蹄聲更近。）

毛 （氣惱又無法的。）你還算李大成的兒子嗎？讓人家在你們屋子前面捉去，你爸爸面子上有

光彩麼？如果這樣，還是勸你爸爸早點兒收起那幹義勇軍的美名吧！

小 （有點被感動了，慢慢地從草堆後走出來。）假使我把你藏起來，你拿什麼謝我呢？

毛 (拿出一枚銀幣) 這個，怎麼樣？

(小笑了，一下，慢慢走過來，接着銀幣，審視了一下，仍舊還給毛。)

小 誰真要你這些個。你放心好了。

(小在草堆上做了個洞，用手指一指。毛腿連忙鑽進去。小用草蓋好，并且把那隻貓放在上面。表示那麼沒有人動過。然後自己坐在旁邊，背靠草堆，仍舊打起盹來。)

(馬蹄聲變成了脚步聲，許金標帶領三四個兵士上。許是一個會在上司前討好，在下屬前面施威風的人。但這時候爲了對於小黑子有要求，所以很諂媚他。)

許 啊呀，小黑子，你好，你在晒太陽嗎？

小 是呵！

許 你底爸爸媽媽呢？

小 他們打野兔子去了！

許 好極了，你現在真長大啦，一個人能看家了，——你可看見一個傷了腿的人從這裏逃過去嗎？

小 打傷腿的人嗎？

許 帶一頂兔皮的帽子，還穿了藍布面的外衣。

小 穿了藍大衣嗎？

許 是的，他還帶了鎗，身上還繫着子彈帶，你看見他過去沒有？

小 還帶着槍，身上還繫着子彈帶嗎？

許 是的，是的。你不要老學着我說。快些告訴我，他上那兒去了？

小 他上那兒去了！我怎麼知道呢？

許 不要扯謊，他分明是從這條路上逃走的，難道一個人走過去你會沒有看見嗎？

小 難道人家睡着了，也會看見嗎？

許 小壞蛋，槍聲早該把你驚醒了，趕快告訴我，你把他藏在什麼地方了？

小 你這人真不講理！

許 你不說嗎？那我就進進屋子去搜查了。

小 你還算是我底表叔呢，爸爸要是知道你乘他不在家的時候，帶人來抄他的屋子，看你怎麼說。

許 這是公事公辦，（對兵士。）進去細細地檢查一下。

兵士們 是，連長。

（兵士們入。）

許 要是搜出來了，小鬼頭，看我告訴你爸爸打死你。

小 要是搜不出來呢？

許 哼，不是你把他藏起來了，他還有什麼地方去？他已經傷了腿，跑不動了。

小 好，等着瞧吧！

（小微笑，兵士們空手出。）

兵士們 報告連長，沒有人。

許 沒有？這才奇了，前面是林子，量他一個人跛着腳也不敢逃進去。

（小黑子這時悠然地坐在草堆上弄他的貓，許想了一想毫無辦法的走過去，用鎗撥撥草。

堆，但看見了草上的貓，自己覺得自己的疑心有點可笑，又失望的走回來。望望松林，再望望上來的路，打算帶着兵士朝松林子去，又忽然轉來，威脅地向小黑子。）

許 快點說出來，他逃到那裏去了。

小 不知道。

許 （舉起鎗。）快說，不說我一顆子彈打穿你底腦袋。

（小向着他笑。）

許 你以為我不敢打死你嗎？你知道放走義勇軍是什麼罪名？打死你還太便宜了你呢！

小 打死我有什麼用，打殺我就捉到義勇軍了嗎？

許 （氣極。）來，把他網起來打一頓，看他說不說。

（兵士們預備去動手捉他，小黑子跳起來逃到松林旁邊。）

許 （忙制止。）等一等，（和顏悅色的向小黑子，）小黑子，不要逃，剛才我不過是鬧着玩兒的。

小 你先叫你的兵下山去我才回來。

許 可以，可以，（向兵。）你們在崗子下面等一等，叫的時候再上來。（兵士由原路退。）

許 小黑子，我素來頂喜歡你，總是在你爸爸媽媽面前說：小黑子年紀雖小，倒是又乖巧，又有胆量，將來一定是個了不起的傢伙。

小 是的嗎？

許 可是你今天做的事情太壞了，如果不看大成哥的面，老早我就不和你客氣了。我就乾脆把你抓到兵營裏去了。

小 是嗎？

許 等下大成哥回來，我就要把這事情告訴他，說你放走了義勇軍，看他拿藤子把你抽得出血，有這樣的事嗎？

小 你等着瞧吧！……可是，……喂，放懂事點兒。如果你聽話，我可以給你點好東西！

小 我看你還是留着吧！你在這裏越待得久，那傢伙就越跑得遠了！

（但這時候，許金標已經從衣袋裏取出一隻大銀錶，小黑子一見這東西馬上雙眼釘住了）

它，發出了炯炯的光來。）

許 | （拈着錶鍊，讓那錶在空中搖動着。）小滑頭，東西你不想？要是你有一隻這樣的錶掛在脖子上，從街上一走過，那個不說聲漂亮？要是人家問你什麼時候了，你只要指指這地方（指胸前。）說「看我底錶吧！」

小 | 等我長大了我叔叔說要送我一隻的。

許 | 快別提了，你叔叔的兒子在新年裏就帶了一隻錶到我那裏拜年，可是他的年紀比你還小。

小 | （怒氣。）唉！

許 | 但是他那隻錶還沒有這隻一半兒漂亮吶。

小 | ……………

許 | 怎麼樣，你想這隻錶嗎？

（小黑子不敢正面去望那錶，却用眼角去瞟它，又時常把眼睛轉開，好像怕那種誘惑似的。）

小 | （苦笑。）何必拿我開心呢？

許 天曉得，我並沒有拿你開心，只要你告訴我那傢伙在什麼地方。這隻錶，啞就是你的。

（小黑子凝視着軍官的眼睛，停了一刻向軍官做一種懷疑的微笑，搖搖頭然後說。）

小 算了！

許 如果我騙你，我不得好死，怎麼樣？（停）你如果相信，我可以叫弟兄們來做證人。（轉頭叫，）

弟兄們來！（兵士們上。）

許 好了，憑着這樣多人在這裏，小黑子，如果你把那傢伙藏的地方說出來，這隻錶就是你的。

（說着，他把錶一直朝小黑子那邊送過去。那錶擺動起來有時還碰着小孩的面孔。）

兵士之一 說了吧，小兄弟！

（小孩慢慢伸起了一隻手，好像是要把碰着他面孔的東西弄開，然而實際上却將它握住

了。）

許 那麼……

（小孩抬起另一隻手，用姆指從肩頭上指一指草堆，說時遲，那時快，許金標擦下了錶鍊，一



縱身跳開，一面不用他做手勢，那些兵早已衝上草堆旁邊去了！

（草堆裏的毛腿這時却握着短刀從掀開的地方跳了起來，可是還沒有來得及站好，已經因為創痛支持不住倒在地下了。許金標橫在他的身上，奪去了他的短刀，雖然他拚命抵抗，大家還是立刻把他使勁的縛住。）

許  
哼，到底捉住了你！

（現在兵士把犯人安置在草堆上坐着，他呆呆地，但當小黑子向他走來的時候，他突然發出了一句憤怒的咒罵。）

毛  
忘八養的！

（小黑子什麼也沒有回答，悄悄地走開。）

毛  
（轉臉向許。）喂，朋友，我走不動了，請你把我抬到城裏去。

許  
（殘酷的。）你走不動了麼！剛才你跑得比兔子還快呢。再走這點路算什麼？  
兵士之二  
算了吧，連長，只要捉到了，我們就抬他去也成。

許（回頭）什麼（停一停，望望太陽）好吧！時間也不早了，就依你的，免得在路上耽擱，回到城

裏再說！

兵士之二 兄弟們，我們找點東西來替他做張扛架床吧！

（兵士們尋到了兩根樹枝，把毛腿的大衣縛在上面，兵士之一給毛紮着傷口。）

（李大成提着獵鎗，他底妻子背着獵袋，從小路的轉灣處出現。李戴着兔子皮的帽子，黑羊皮大衣擦在手灣裏。他是一個健壯多鬚的男子，他的妻子也是一個結實的婦人。）

（他看見有兵士在那裏，便本能的怔了一怔，並且回過頭去望了一下他底老婆，但是那軍官早已望見了，便也老遠里招呼着。）

許 噫呀！大成哥，真是好久不見了！

李（稍稍不高興）是表弟，好久不見，怎麼有功夫上這兒來的？

許 再不要說起，我帶着幾個兄弟在下面山路上巡邏，正碰着幾個義勇軍土匪，放了幾鎗之後，別的都逃了，只他這傢伙打傷了腿，追到這裏才把他捉住。

李 義勇軍，哦（遠遠望一望坐在草堆上的毛腿，再回頭盯了許金標一眼然後自言自語的說）

他好像傷得不輕。

許 是的，就是他拚命的抵抗，打死了我們一個兵士還不足，又打傷了杉本少尉的膀子。

李 （抑不住興奮地。）哦？

許 （望了他一眼，繼續說下去。）後來他還躲起來，躲得真巧，連鬼都找不到如果不是小黑子告訴我們。

李 （驚。）小黑子！

妻 （幾乎同時。）小黑子！

許 是呵這傢伙藏在草堆裏，可是小黑子把這地方告訴了我。我一定要把他的名字和你的也寫在報告上呈報上司請賞的

李 （一面走過去，一面帶着異樣的聲音。）很好

毛 （忽然轉過頭來望了李一眼然後朝着李底門口狠狠的吐了一口吐沫。）呸！漢奸忘八蛋！

(李默然，顯然心中十分痛苦的樣子。)

小 (李入場時他已溜出去，這時却端了一碗茶出來，低眼睛想給毛腿。)

毛 (接過他的碗摔在地下。可怕的聲音。) 滾開！向兵士，做做好事給我點水喝！

兵士之一 你不喝他家的茶，我可只有涼水。

毛 成，涼水成。

(兵士之一把水拿給他喝，喝完之後，許金標做了手勢，兵士們把毛扶上扛架子床上去。下。)

許 大成哥，改天見，嫂嫂改天見。(下。)

李 (不高興的聲音。) 改天見

(過了幾分鐘李大成還沒開口。小孩帶着不安的眼色，時而瞧着母親，時而瞧着父親。父親倚在椅上以一種憤怒到了極點的樣子向着他。)

李 你做得很好！

小 爸爸……(他想走去跪在父親的膝下。)

李 滾開些！

（小孩站在中間不敢動他哭着，李妻走過去想安慰他一下，忽然發現了鍊鍊。）

妻 這鍊鍊是誰給的

小 許家表叔給的！

（李大成抓過那鍊，用力向一塊石頭上擲去，把它摔得粉碎。）

李 （向妻。）喂，這小孩是我養的嗎？

妻 （紅臉。）老大，你爲什麼說這樣的話呢？

李 想不到我自己養出了這樣不要臉的漢奸！

（他向他的兒子注視了很久，最後才把鎗托向地上一頓。）

李 （向小黑子。）跟我來！

（小黑子恐怖地望望父親然後哀求地向着母親。）

小 媽媽……

妻 (向李) 你要做什麼

李 (不答向小) 快快

(子隨李下。李妻隨着，但又不敢跟去，低頭，木然。)

(太陽的光已經轉成夕照的紅色，約五分鐘之久沒有一點聲音，最後聽到槍聲一響。)

(妻一驚抬起頭來！本能地退後一步。)

(李曳鎗，垂頭上，立在妻子前面。)

李 (低沈地) 我把他鎗斃了。

(妻周身抖了一下，突然大哭起來。)

幕

〔這劇本是根據梅里美的小說馬特渥·法爾哥勒改編的。〕

## 後記

沒有幹過劇團的人，也許不知道劇團最大的問題是上演劇本的缺乏，也更難想像到就只爲了沒有適宜的脚本而把公演擱淺下來。我們親身嘗過這種痛苦，因而也想到各地許多劇團同樣會有這種遭遇。自從最近的救亡運動起來之後，各地演劇的需要也隨着增長。讀書生活，生活知識和其它好幾個刊物，都收到好些要求介紹劇本的信。可是有許多適合上演和演出次數較多而效果較好的劇本，都是隨印隨發，上演過後，也就遺失了：一時要找出來寄給需要的人，竟是不可能；就是可能，也因手頭只有一二份，終于沒有寄出。因此就下了一個決心，各方面託朋友，把各地紀錄最好的劇本找來。結果，在五十多個劇本中，我們選用了十一個。自然，我們是從技巧上來選擇的。可是爲了劇的題材各方面平均，不太片面，便于在各種情形下採用起見，也不能不爲題材選擇而稍稍犧牲一點技巧的選擇。

在這集子中，以農村爲題材的最佔多數，那原因一方面是這五十多個劇本中農村題材的特別多，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出現在在農村中演劇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增長。學生題材和工人題材的是太少一點，但這完全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爲這方面的劇本本來就不少，我們總算盡量使這集子的內容不致于單調的了。

如果這樣的劇本集還能合于一般需要的話，我們還想續編第二集。我們希望這小小的工作能真實地幫助我國大衆戲劇運動的開展。

編者

五月廿八日